旅行雜誌

秋在棲霞
靈巖疊翠
香港旅話
傈儸羣像

棲霞山舍利塔



民國三十五年
十一月號
第二十卷・第十一期

CHINA TRAVELER

Vol. 20, No. 11 · November 1946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COASTAL PORTS 沿海口岸

Branches:	分局
Dairen*	大連
Tientsin	天津
Tsingtao	青島
Haichow	海州
Ningpo	寧波
Taihoku	台北
Amoy	廈門
Swatow	汕頭
Canton	廣州
Hongkong	香港
Haikow	海口
Sub-Offices:	辦事處
Yingkou*	營口
Hulutao	葫蘆島
Chinwangtao	秦皇島
Tangku	塘沽
Chefoo*	烟台
Weihaiwei*	威海衛
Wenchow	溫州
Foochow	福州
Keelung	基隆
Takao*	高雄
Wuchow*	梧州

RIVER PORTS 沿江口岸

Branches:	分局
Nanking	南京
Kiukiang	九江
Hankow	漢口
Ichang	宜昌
Chungking	重慶
Sub-Offices:	辦事處
Chinkiang	鎮江
Wuhu	蕪湖
Anking	安慶
Changsha	長沙
Shasi	沙市
Wanhsien	萬縣
AGENCIES:	代理處
Haiphong	海防
Manila	馬尼拉
*In Suspense	航運暫停


美國博登公司
乳牛有云：
博登出品
盡善盡美
種類甚多
克寧其一
全球各地
爭先採用
KLIM
POWDERED
WHOLE MILK
NET WEIGHT 1 LB. OR 453 GR.
The Borden Company
THE BORDEN COMPANY
安全純潔是
克寧奶粉
之特色

民生實業公司

現有輪船九十艘分別行駛下列航線：

渝申線　渝嘉線　渝瀘線

渝津線　渝沙線　敘屏線

渝宜線　渝萬線　渝碚線

渝敘線　渝長線　渝合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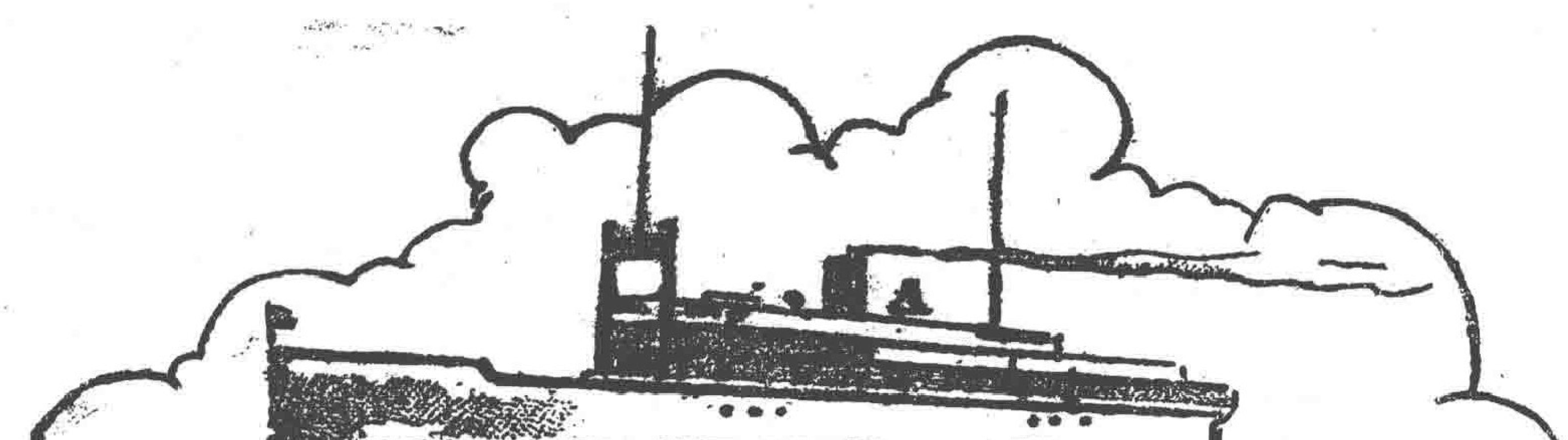
乘本公司輪船

清潔　舒適　迅速　安全

總公司　重慶朝天門　電話　四一三〇六　電報掛號　〇六七四

上海分公司　上海外灘九號　電話　一三五五五　電報掛號　二五八〇

各地分公司　南京　漢口　宜昌　萬縣　陪陵　長壽　瀘洲　敘府　樂山　北碚　合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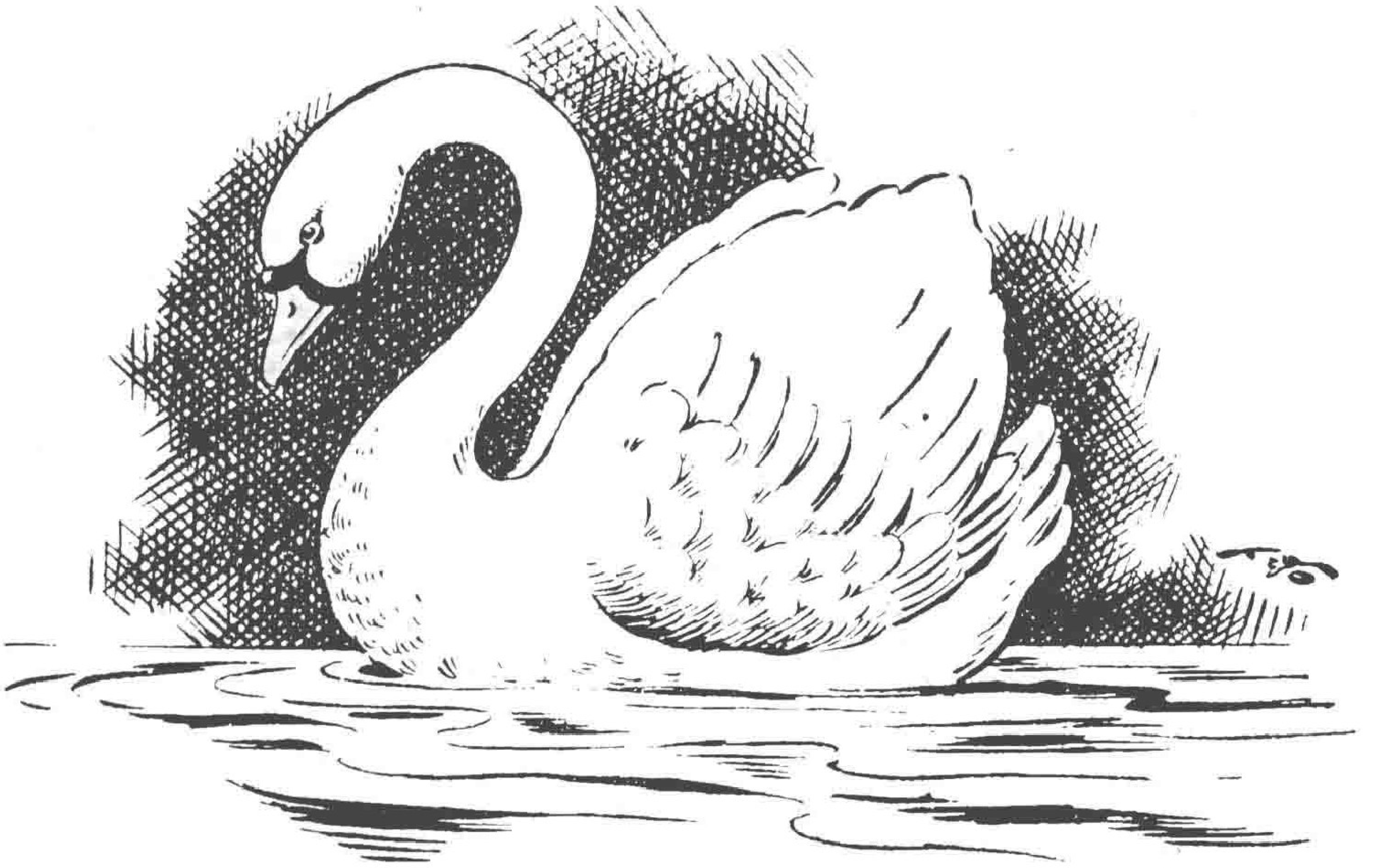
雲南益華商業銀行上海分行開業啓事

本行上海分行經呈奉
財政部核准設立在案現已籌備就緒訂於十月廿五日在上海正式開業辦理國內各地匯兌及商業銀行一切法定業務特此通告敬希
各界賜顧爲荷

雲南益華商業銀行貴陽分行啓

電報掛號　壹貳肆陸
上海分行：行　址　天津路
電話號碼　九七六一一
九一五四一

電報掛號　肆壹叁伍
貴陽分行：行　址　正新路十一號
電話號碼　八七七



鵝牌

麻紗汗衫　涼爽細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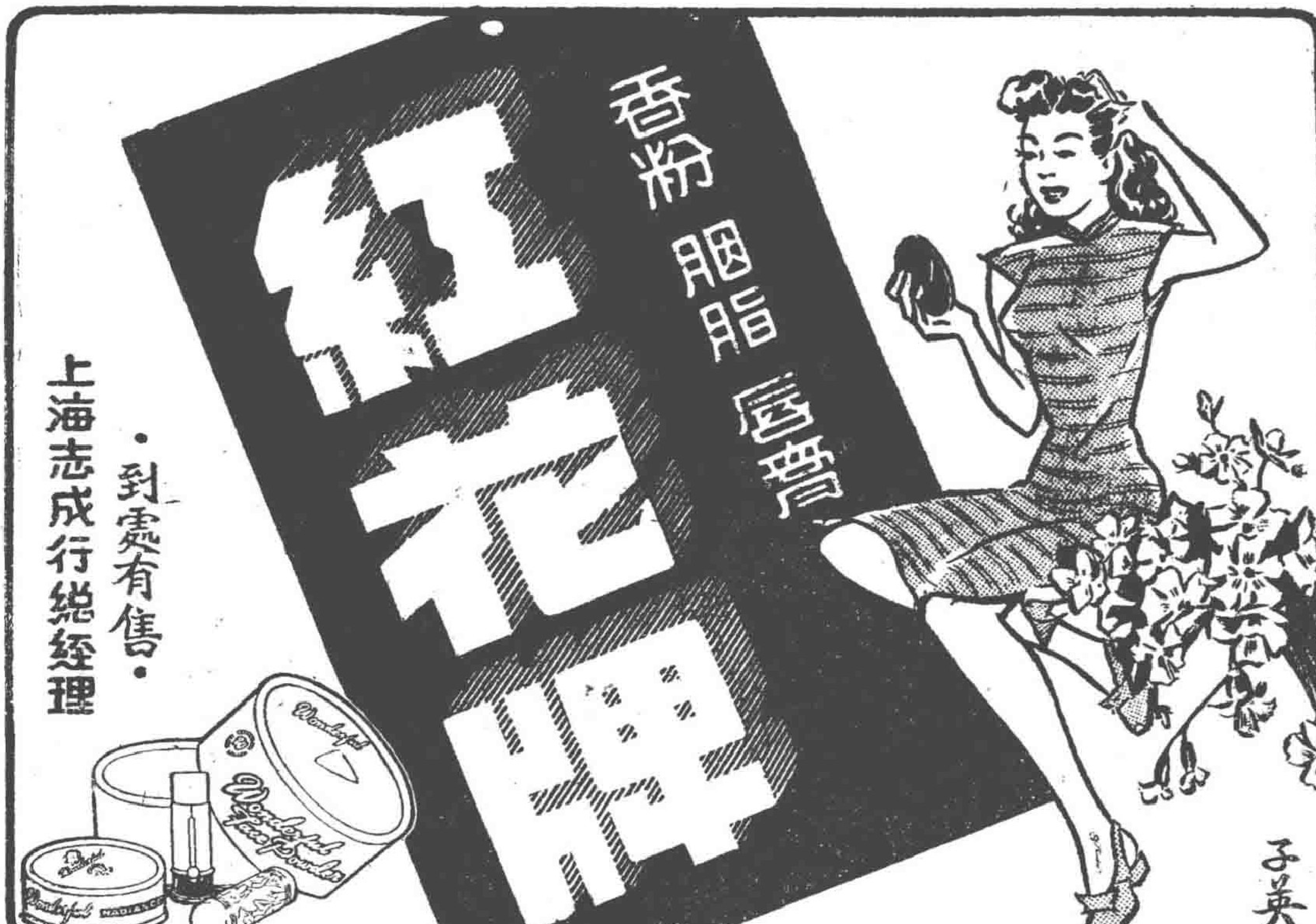
棉毛衫　柔軟舒適

衛生衫　絨厚暖熱

·五和織造廠出品·

上海復興中路一二〇號電話八四二一四電報掛號六四四四


舉首雲天望 低頭思故鄉
王開拍攝照 寄去慰我親
清晰 逼真 不同 凡響
王開照相
南京東路三七八號 電話 九一二四五 九七四四四


紅花牌
香粉 胭脂 唇膏
·到處有售·
上海志成行總經理
子英

強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航線：上海至重慶

業務：客運 貨運

特點：房間清潔 牀位舒適
船期迅速 穩速安全

總公司：重慶白象街十三號
電話四二二〇九 電報掛號四七三〇

上海分公司：上海江西路二四六號三樓三一一室
電話一四六八五
一八四九二 電報掛號七七五九

各地分公司：南京 漢口 宜昌 萬縣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

第二十卷 十一月號 目次

秋在棲霞……陳 修……一

靈巖叠翠……郭祝崧……五

京渝空航……獨 鵠……一三

日月潭風景綫……何敏先……一七

川陝甘新旅途日錄……徐知林……二三

滇池洱海翠湖之勝……朱 偰……二七

西北邊地拾異(九)……陳澄之……三一

戰後初遊歐美(三)……魏文翰……三九

香港旅話……張德乾……五一

台灣游賞(美術圖景)……陳訓悆……五七

西昌的倮儸羣像(美術圖景)……伯 商……五八

倮儸羣像……伯 商……五九

歐美采風記(五八)……沁明女士……六三

從高原到盆地……丹 治……六七

嘉興烟雨……蕭 雯……七〇

海屋劍客羣(長篇小說)(九)……葉勁風……七五

交通消息……八九

兩路行車時刻表價目……九〇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發行人 唐渭濱

編輯人 趙君豪

總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電報掛號二四六四號(旅)

重慶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重慶中正路二〇五號

昆明發行所 中國旅行社 昆明護國路二三號

分發行所 各地中國旅行社及各招待所

經售處 上海及各埠書坊

旅行雜誌自由定戶訂購辦法

一、訂費每戶暫收國幣壹萬元

二、本社收款後掣給定費收據嗣後每逢雜誌出版即按期儘先寄發

三、書價以印刷地點門市售價八折優待郵費另加寄遞方法分自取平寄掛號航空航空掛號數種由定戶自行擇定未經指定者概以掛號寄遞

四、來款將罄時本社當另開計數單以供查考俾便續定

五、凡能介紹親友加入本誌自由定戶滿十份者免費贈閱本誌一份半年二十份者贈閱本誌一份全年

六、本誌自由定戶購買本社出版書籍概以八折計算惟以向上海本社出版科購買爲限

七、來函及匯款請書明本社「出版科」字樣以資迅捷

中國旅行社謹訂 上海四川路四二〇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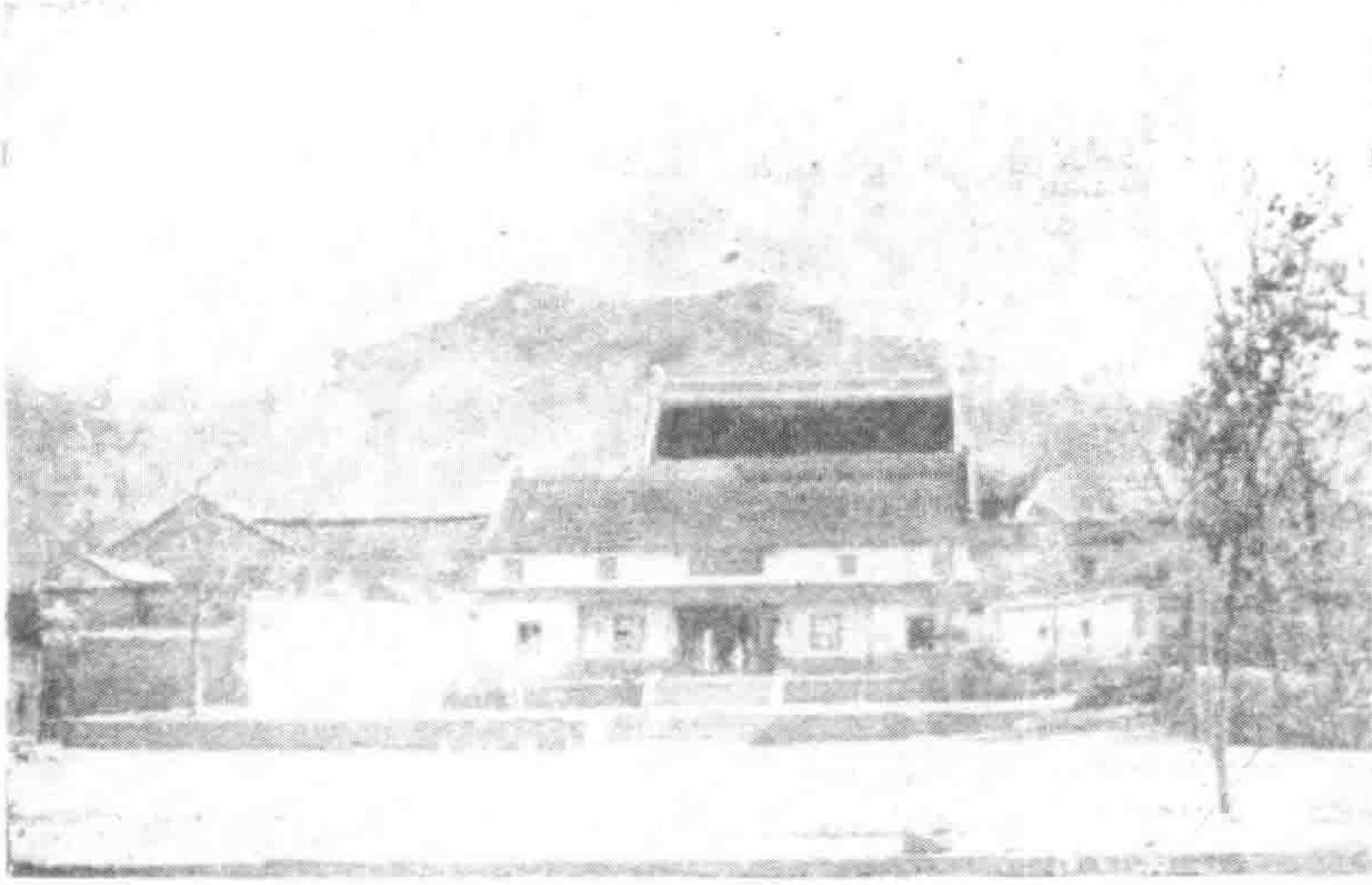
本期實售國幣 [illegible]〇〇 圓


福利多
蕙綢
永不褪色之
深色印花布
單、夾、襯、棉
無不相宜
每一碼有
永不褪色
保單為憑
信孚印染廠出品
公司布號均售

秋在棲霞

陳修

向來談首都名山勝景者，莫不交稱：『春牛首，秋棲霞』。牛首山以形勢險要，在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後數年，即被劃爲軍事要點，未便自由遊覽；經過八年抗戰，江表牛頭，雙峯屹立，天闕形勢雖依然如昨；但山中宏覺寺完全毀壞，荒廢不堪，且路又較遠，往返不便；筆者於今春前往，感到無可供觀覽休憩之處。所以現時首都名山勝景，當以棲霞爲首屈一指。



棲霞寺

棲霞山在春天時，樹木青葱，尤以滿山開遍杜鵑花，紅黃相間；同時又雜以黃褐色的楓花，深紅色的槭花，眞是五色繽紛，實在也够美麗，所以陸鈺詩云：『春日棲霞野景濃，花開躑躅滿山中』。但是棲霞春景儘管美麗，總不若秋光動人；一般尋幽選勝者，不會忘掉了『秋棲霞』。棲霞之秋能够引人入勝，當首推紅葉。

棲霞早以紅葉著稱，到秋深後，滿山紅葉，老遠便可望見，清王士禎江行迴望擷山絕頂詩：『臥聞舟人語，遙指棲霞樹』，即指棲霞紅葉而言，棲霞紅葉在多少年前，經過不少文人學士欣賞歌詠，所以甚爲著稱。本來紅葉爲楓、槭、烏臼等樹葉，經霜後變爲紅色或黃色，以將脫落時爲最姣艷；因爲這幾種樹葉，受嚴霜的壓迫，總是掙紮着，非至最後一刹那，不肯離開牠的母體——樹枝——而隨風飄落。在樹葉的本身是以最後生命向殘酷的嚴霜抵抗，淒淒慼慼像離人般流出血紅的淚，表現胸臆中無限的哀痛！但人們對於紅葉，却感到熱烈的興奮。就色彩學而言：像紅葉這般的紅色，影響到人們的心情，是熱烈，興奮，堅强，進取，活潑有生氣，繁榮發展。因而在國人習慣上最喜歡紅色，視爲歡欣繁榮的表徵，如婚壽喜事，名爲『紅事』；得時人物，名爲『紅人』；尤以對於紅葉，人們往往聯想到唐朝時兩段戀愛——婚姻——美滿的故事，所謂『紅葉題詩』，和『方知紅葉是良媒』者，更增加興奮意趣。因而感覺到霜葉較春花更艷麗可愛，前人有：『霜葉紅於二月花』之詠。

棲霞山作『山』字形，由最高峯——鳳翔峯——分爲東、西、中三峯，紅葉最繁茂處爲中峯及東峯等處，在千佛岩一帶的紅葉，多爲楓葉，樹高二三丈，葉分三裂爲掌狀，深秋後，全樹的葉子都像染了丹般，紅得最調勻；東峯及中峯面西等處多爲槭葉和烏臼，槭樹比楓稍高，葉也是掌狀分裂，經霜後紅色和楓差不多；烏臼樹高二丈餘，葉卵形，端尖，經霜後變爲紅或黃，尤其入冬後，果實成熟爲白色，往往一樹中三種顏色相映成趣；此外滿山中，有栗樹、黃櫱木、衛矛等都是紅葉；到深秋後，除中峯中部若干松林仍蒼蒼鬱鬱之外；即使懸崖削壁也攀長着野葛、蘡薁等，也是紅葉，差不多全個棲霞山爲紅光所籠罩，秋光一片，實太美麗動人了！張繼良詩云：『秋老江南景色寒，萬山草木盡彫殘，棲霞霜葉如何似，染出千林一片丹』。惟就筆者經驗，棲霞紅葉以夕陽時在太虛亭——淸高宗行宮故址——附近欣賞爲最美妙，紅葉受到斜陽照



千佛岩無量殿內供最大之石佛三尊

射，光彩煥發，熊熊欲燃，此時此景，實不易多得，畦鉦詩云：『萬樹霜楓赤似霞，三峯高處夕陽斜，攝山秋色年年好，惹得人稱二月花』；張幹臣詩云：『秋色滿山中，霜楓葉盡紅，晚霞相映處，野火上三峯』；從這兩首中，說明筆者的經驗爲不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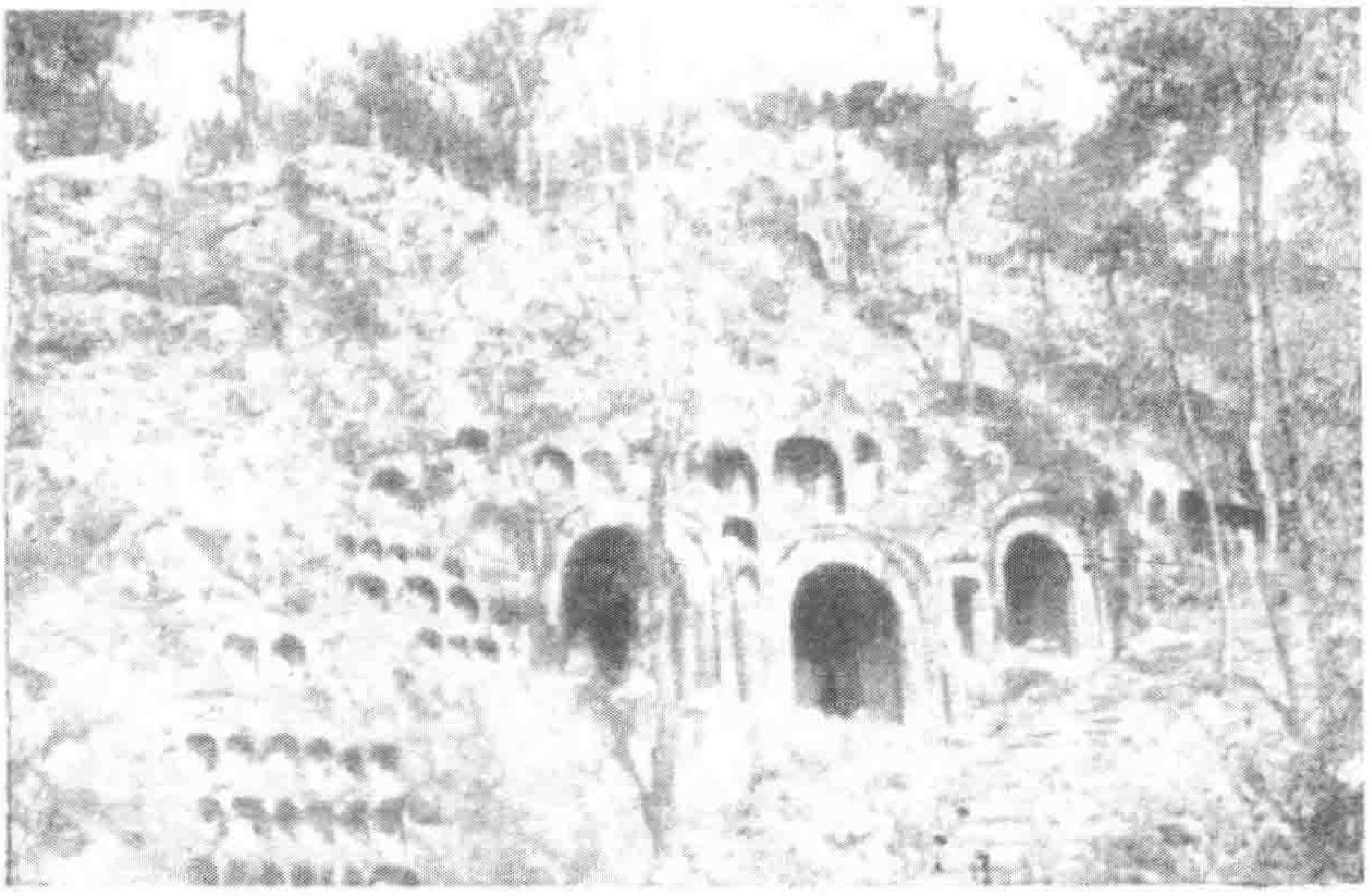
棲霞秋光，紅葉之外，以在鳳翔峯巔遠眺爲最佳。峯高一百三十丈，峯上建有三茅宮，豁然開朗，在深秋後，天高氣爽，萬里長空，一望無際，江北諸山，歷歷在目；長江西來，至此如帶，構成黃天蕩，波光搖搖如練，風帆點點如葉；江之兩岸，圍田如方罫；東望寶華，西望鍾阜，如龍蟠如虎踞；俯視近山如培塿；京滬鐵路如一條線，火車往來如蚯蚓蠕動；至此胸襟當爲之爽然開拓。惟徘徊良久，追溯往事，回顧現實，發生無限感慨。數千年來，棲霞爲金陵軍事要區，六朝時有陳霸先之戰，宋時有金兀朮之戰，清時有太平軍之戰；至民國十六年有孫傳芳之戰，二十六年有日寇之戰；在許多戰役中，往者不必考；而二十六年與日寇之戰；及淪陷時期，敵人爲防我游擊隊襲擊，在棲霞區所謂掃蕩者，肆其慘無人道的屠殺，現仍戰痕累累，血跡斑斑，實予人以無限憤慨！尤其發人深省者：西峯天開岩、一線天、桃花澗一帶，在淪陷期間，爲敵人開鑛所破壞；就風景勝蹟而言，實在是一件憾事！但這些地方蘊藏如許大量的鐵鑛、鎢鑛，吾國前時祇知『天開』，未加人開，任由廢置；卒由敵人開發，用爲再作一步的侵略資本，予我國以接連的打擊，實够有心人痛心和慚愧！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於觀覽棲霞秋光之餘，對此大好名山所蘊藏而尚未爲敵人所掘去的鑛產，應如何利用爲建設國防工業的資源！



棲霞山賞楓葉

就棲霞形勝和古蹟而言，西峯天開岩、一線天、桃花澗一帶僅一小部份，其他大部份亦值得流覽。棲霞山本名攝山，以山產藥物，可

以攝生，爲命名。惟向來求攝生藥者，仍不免埋草莽，攝生之說，未必可靠。自南齊處士明僧紹隱居以後，而攝山始著名；後僧紹捨其宅棲霞精廬以居釋法度，遂爲棲霞有寺的開寺，并因寺以名山。寺在中峯西麓，自南齊以來，經歷代增建，至清乾隆時，寺宇莊嚴宏麗，蔚爲國內四大叢林之一；現時寺宇仍甚宏偉，寺前彩虹（亭）明鏡（湖）雖稍荒落，風光仍不錯。而最可寶貴者爲千佛岩石佛與舍利塔，均在我國文化史上，佛教史上及藝術史上有相當地位。千佛岩又名千佛嶺，自棲霞寺藏經樓左側起至紗帽峯之東止，雖名爲千佛，實則石窟佛龕大小共計二百九十四座，造像大小共計五百十五尊，以無量殿中的無量壽佛和觀音、勢至二菩薩爲最宏偉莊嚴。造像開始於南齊永明二年，僧紹次子仲璋建造無量壽佛，後經齊文惠太子及諸王繼續琢造以至天監十年，歷時二十八載始告完成，在同一時期前後數十年間，有大同石窟，龍門石窟的先後完成。千佛岩雖比不上以上二者的宏偉瑰奇，但在南中實爲不可多得，直至民國十三年棲霞寺僧若舜用水門汀修補佛像，并以朱施唇，以墨畫眉目，致將古人造像原形，完全失去，至爲可惜！若舜復興棲霞，修建房屋，保護樹林，頗具功績；惟於修補石佛，雖出於愛護，竟將古代藝術摧毀，實由於無識。其後棲霞某校長爲破除迷信，率領學生打毀佛像，以至不少佛像因而斷頭殘臂，尤爲大煞風景。



千佛岩之一瞥

舍利塔在棲霞寺藏經樓之南，全塔爲花剛石築成，係隋文帝時所建造，此爲南中有數的古蹟，建築美妙，鐫刻精奇，以美術言之：爲吾國最著瑰寶之一，匪尋常古物可與倫比，前經中大教授多人聯請教育部注意保存，伐去塔巔之樹，并於四週距塔三四尺處作一欄，任人憑式而觀，不令摩撫。此一古蹟以今後當局注意，不至任由無識寺僧加以汚塗；從文化藝術方面而言，至值得欣賞觀覽。

此外，棲霞出產植物，多至千種，以野生植物，藥用植物爲多；動物的虎，鹿等現時已絕迹，但兎、雉等時常可看到，昆虫種類也很多，此爲研究生物學者所應到的地方。

秋在棲霞，欣賞紅葉，實爲良辰勝事；同時作訪古及學術上考察，尤爲一舉數得。旅居京華人士，幸勿交臂失之！

紅葉故事

民間結婚聯語，常用：「詩題紅葉」，以其有兩段美滿的故事：

（一）唐僖宗時，于祐于御溝中拾一葉，上有詩；祐亦題詩于葉，置溝上流，宮人韓夫人拾之。後值帝放宮女，韓氏嫁祐成禮，各于笥中取紅葉相示曰：「可謝媒矣。」韓氏有：「方知紅葉是良媒」之句。見靑瑣高談。

（二）唐宣宗時，有題紅葉隨流者，盧渥舍人應舉偶得之，藏于巾笥。及宣宗有旨，許宮人從人，盧此獲人睹紅葉曰：「當時偶題，不意君得之」。見雲溪友議。

靈巖疊翠

郭祝崧

昔聞靈巖詠。今度靈巖上。幽篁翳蒙密。懸泉發高響。初尋樵徑轉。
別啓松寮敞。境清又如何。石滑堪未往。忽逢海客言。更飽山僧餉。
陳猱交侏儒。寥落慨龍象。宵谷明千燈。危坪寄一杖。孤游復孤返。
無夢亦無想。同瞻藹青城。喧寂不同賞。

——清寂翁：游靈巖

通常我們遊名山大川，總是抱着兩項目的去的；不是爲了略一改換環境，用舒身心之困倦；就是專爲旅行以增廣見聞；所以必須在一種身心安然的情態下遂行之。山水之遊，又各有其不同之點，所謂「浩浩若水。肅肅如山。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我們把它歸納起來，就是說水的本身是汪洋浩瀚，我們玩水也必須「扁舟容與，放乎中流」，隨奔流數千百里，以觀其遷變。山却是沉靜肅穆，端莊不動的，我們觀山不能觀其動態，必須賞覽其幻化詭譎，雲煙變相。假若我們相背而行。就會覺得乏味，譬如站在一座橋頭上，俯視流水，所見之範圍有限，其波浪冲激之狀，也不致有多大改變，只除開它使我們玄想它事以外，其自身並不足使我們留戀十分鐘。看山更不是走馬觀花的事瞬眼一過，無論什麼山，只不過送給我們一個「死板」印象；設或我們能以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去注意它，那麼一切「山外之物都足使它增加生氣，四時寒暑，風雨霪霖，朝霞暮靄，春花秋葉，在在改換它的容貌，對人生出無量的新景象。因此我們覓一江之景，必須上走萬山之間以溯江源，自備扁舟以朝於海。遊山則不必如此，只當覓一名山古刹或竹籬精舍，住上十日半載，遠眺羣峯秀色，近聞空谷鳴泉。但是現在要在國內找一個能使人身心清靜以便賞玩山景的地方，恐怕不容易得很，這固然基於許多原因，但是居止却是其中主要的一環。居止之地必須要舒適潔淨，必須要清靜絕俗，要具備這些，必先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要居止主人「賢」，第二要同處之人「和」。幾十年來，我遊過不少地方，尤其是在課餘暇日，舉凡兩川的北碚南泉峨眉青城以及其他勝蹟所在，我都去過，尤其川西的青城峨眉去的次數更多，青城更是每年必往的；但是每到這些地方去總覺得玩得不够味，窮其原因，不外乎山中僧道的庸俗與乎遊衆喧囂，常令人乘興而來，終致敗興而返。這一個缺憾，直到幾天前遊靈巖纔補足。

靈巖的史話

以靈巖爲名的山在國內想來很多，我曉得的有六個，這裏提出的是川西灌縣的靈巖山；山在縣城的北面，距城約五六里——本地人說是上山八里下山五里；以時間論，若緩緩的走，上山要一點半鐘，下山只四十分鐘就够了。靈巖雖爲佛教聖地，但自開山以來沒有多少人注意，近年尤有此感；考其原因，恐怕是立寺之後就有過釋道紛爭，（原馬祖寺碑有云宣和奪以予黃冠。）以致往復之間，殘破不堪，未爲好遊的宋人所注意。初建時又以地處邊陲，（唐天寶亂後，羌戎吐番常入侵四川西北方之松理茂汶各地，灌縣已是前線的後方。）未能引起唐代諸詩人的興趣。（連青城也未例外，杜集中現就只存有一首詩。）兼以青城山在同一地方爭雄，青城諸山較爲幽曲重疊，又具有道教創建基地的名稱在號召：所以此山就時時隱沒不聞。民國以來，遊人履蹟更見減少，原來自清嘉慶朝葺修之後，因寺僧經營不力，地方人士又強奪廟產，致使寺廟本身基地亦須向人出納租金，諸山樹木，復砍伐罄盡，牛山濯濯，誰乎往遊。

唐朝開元四年有一個印度和尚叫阿世多的來到中國，路經此處見山水佳勝，便在此建道場。據說尊者神異莫測，常命白牛下山募糧取水；惟牛取水不多，他就呪地出泉，鑿成今日的白龍池。泉名靈竇，水冷冽清澈，全池不見何處爲水源，每年只暮春時節混濁一次。池爲方斗形，寬廣約七八尺，四壁巖高丈許；水深闊爲五六尺，但池底纖介可見，頗似一二尺許

，惟以竹桿探測，果在五尺左右。池之北壁巖頂鐫有靈寶泉三字，巖中段有一穹孔，上有浮彫石像七：其中四軀小者只隱約顯現；三軀大者，一趺坐蓮花上，二站立兩旁，其下亦各有蓮花一朵，此三軀通高三四尺，自膝以下在水中；水中之形體甚完整，只有水苔痕，線條甚簡潔有力；露出水面之大半截則損毀甚劇，間亦可見及衣褶紋。寺僧謂最大之一軀坐像為阿世多尊者本人之象，清嘉慶中興之際，香客誤為水月觀音，訛稱以錢擊之，可治身痛，俗僧亦貪其利，大好古蹟，遂化為殘石，幸池水保護足部，使吾人尚足以推想此一偉構。



靈巖寺金剛塑像甚特別內地者多着華服金鎧此獨赤脚敞衣

芭蕉色的茶

靈寶泉水泡茶最佳，灌縣出的茶在四川就是有名的，川茶最好的當數邛崍蒙頂，其次就是本縣茅亭灘口出的。去灌縣旅行的人，通常都醉心於青城茶，實則青城山並非產茶之區，只上淸宮有三五十株茶樹，各宮觀出售者多係在城內所買之最劣等茶葉，然後高價轉售者。他們也有很好的，只不過要與他們有交情纔能吃到同購到。靈巖山也不是產區，附近各山所產也不過數百斤，和尚們也焙製出賣，價錢與城中品質相等者差不多，遠比青城的要相因；可是現為人羨稱的靈寶綠茶，並不是茶葉好得很，乃是山中的這一泉水泡和尚所焙的最好綠茶，香味特濃的原故。我們這次在山上所飲茶，和尚焙者尚不能稱最佳，要一位姓姚的朋友，他親自焙的有兩種才好：一是綠湯，直到半點鐘後仍保持原色不變，其綠有如芭蕉葉；另一種綠湯色不佳，但香氣隔室可聞。

從前靈巖寺產遍及諸山，有寺凡十餘，連接近玉壘關發現一洞藏經的竹林寺，也是從前的別寺；今日出灌縣北門去山寺道中，不遠處有傾頹石坊一座，就是淸時山門舊址。民國初年，寺僧圖利，售地與西人建房避暑，而西人執宗敎成見，搗毀縣人認為祈雨聖地的東嶽廟，由是羣情大譁，地方惡勢力起而逐寺僧瓜分廟產，二十年間無人經營，剩下來的就只有半破的靈巖寺同全破的東嶽廟及朝天寺。現今的朝天寺恐怕不是志書上說的唐朝朝天寺舊地，因現地不似曾建宏偉大廟的所在，且若唐初已有大叢林興立於此，阿世多何致在此另起爐竈。

空谷同音傳話

東嶽廟與本寺並列，其後即為靈巖，山形如屏風，雜樹叢生，野花蔓生巖隙間，巖高五六十丈，壁立多蘚苔，不能步履而上，須猨升籐樹，始能達其頂；惟山後有成六七十度之陡陂，可匍匐爬行至巖巔。嶺上甚平坦，成一字橫列，長約半里，寬處有三四尺，窄處只能容足；兩旁雖懸巖千仞，却因有巨樹灌叢迷阻視線，人行其上，了無所懼。地面積葉厚數寸，其中下層腐濫，甚軟滑。此嶺為附近諸山之最高者，四周均萬丈深谷，舉目環顧，心胸為之一爽。遊人至此每引吭高歌，響徹羣峯。有一次同遊汪蔣兩君（一）在此山頂，筆者在東側二里之青龍崗峯頂，黃覺民先生（二）同傳西方丈則在西側一里之土地岡，彼此藉空谷回音傳話，所談皆各自目中所見佳景，是時天淸氣爽，雲散風流，幾疑此身在天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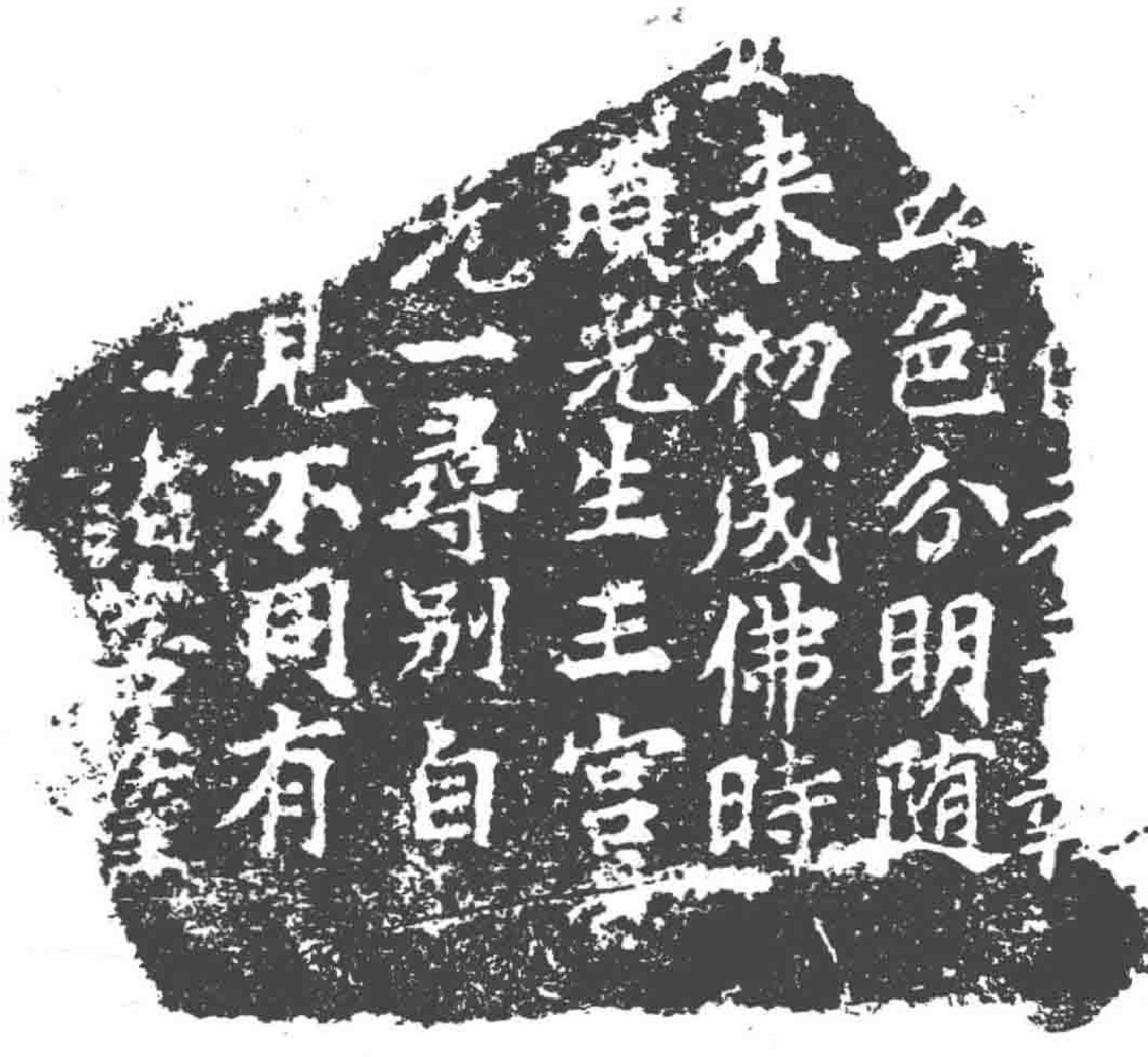
◆青龍崗◆

唐石經二窟

嶺上有一巨大盤石，成長方形橫臥積葉中，卽俗謂南北斗君棋盤石，石上確刻有線紋甚多，不類圍棋與象棋，又不似今日鄉人村夫所玩和尚六子等棋，想係清時民間通行而今已絕跡之一種玩棋。有謂此石側刻有字一行，天祐年號尚甚明顯，（志書上亦有記載。）說是唐時故物；當筆者見此石時，正雨後濘滑，不能剔苔一觀究竟，但以其形式看，此石不類普通石塊，且普通石塊必不致橫臥石梁上，或是唐代碑石，因風雨地震以致倒塌的？山中唐代刻石本不少，除此可疑之石碑及靈寶泉造象外，距今前四十年左右，先後發現唐石經二窟；一處洞藏在東嶽廟右後側一峭壁上，一在土地岡下竹林寺後，所藏者爲大般若經及其他雜品，同時出土者還有開元乾元等朝制錢及其他器物。經石質甚劣，故多破損，且原來寺僧同鄉人多不知珍視，被人搬取一空，其不爲人所取者，又爲鄉農取作各種用途（三）。據清修灌縣鄉土志，地理門謂，經石刻有書人姓名，並且天宮院也有金剛石出土（四），後者筆者未聞，前者則所見百餘石中未見刻有書人姓名。據傳說之出土情形及兩洞經藏之參錯以推測，山上可能還有兩個以上的洞藏。



經石係本山所產之灰白色砂石，石質粗鬆，不耐久，尤不耐墨拓。石片高約十八至十九英寸，寬約十四英寸，厚一叉八分之五英寸。兩面均刻字，每面刻字十四行，另外一行刻有



上下字樣，因殘破未見及有號碼者，一謂號碼經石書人石工姓字皆刻於側棱上，也未看到。私家收藏者，皆壁間鑲嵌、不能見及側棱。每行字數偈言爲十五字，經文恐是十八字。字體爲正楷間有行書及簡筆字。徑大八分之五英寸（最小）至一英寸（最大），文間卷數字則有小至四分之一英寸的。

深秋多紅葉

地方人士與寺僧爭產的結果，以致千百年來蓊茸森鬱的山林，斬除殆盡，除靈巖南壁雜樹因攀援不易，倖免於難外，各地山頭直是寸草不生，八九年來，國立四川大學方在山間造林，現任方丈傳西和尚亦在計劃恢復舊觀之中（五），如今自山麓達寺門皆爲榿柳桐柏之屬，交柯蔭蔽，然不若青城之幽邃，覘峨山九十九倒拐又將過之。每屆深秋，山中紅葉甚盛，尤以靈巖南壁最美，緣雜樹至百餘種，其葉由黃至紅，色變亦十餘種，若仔細別以深淺，那就非以萬數不可。當藍天白雲之下，紅葉璀彩之際，舉國名山，皆當爲此低頭。

寺左有陂道走青龍岡，怪石重疊（六），老樹盤根，皆可供人坐臥，由此可遠眺成都與峨眉。過岡，行經亂石荆棘間，約三五里，可到老母孔，自然又是神話所在，洞深不知若干丈，目力所見之處，斧鑿齊整，能容人爬行，恐是舊日炭洞。本山出產煤炭甚豐，礦苗遍地可見，大小煤洞亦多。老母孔前有一山澗，終年流水潺潺，無有已時；由此而下至平野十里間，瀦成小潭二三十，懸瀑八九練，潭廣者可作游泳池，瀑高者達三四丈，極盡曲折嶮巇之妙。青龍岡的右後側另一座山頭，有一間小廟，名叫千佛塔。內爲一饅頭形物，周圍刻有小佛像甚多，衣紋線條甚爲簡單，不知雕刻於何時，已剝落甚多；惟破損處經清嘉慶中復興寺院時，曾加補塑。塔上佛像共二三十環，每尊像大小如一，約五寸高；塔身全高有八九尺，圍丈餘。塔頂有一軀明代銅佛，是永樂時故物。

長江萬里圖

寺右有土地岡，以其岡高於青龍，白虎抬頭爲大不祥之兆，故取名土地，以制服此虎。岡上亦有一巨石可供坐臥；由此可見雪山蜿蜒，此山在千里外，就是杜子美說的三奇戌地方。諸山終年積雪不化，自四川松潘及青海境內南下到西康印度邊上，橫亙三四千里，此處見到的，爲出產熊貓、麝香與蟲草等特產之茂縣汶川邊界諸峯（七）。越岡有三路：一通二王廟，一通白沙峽，一是去龍洞子捷徑。去二王廟後山途中，下視龍洞子經白沙峽都江堰至新津河口，岷江如帶，橫拔三四百里，襯以遠近諸山，直是一幅長江萬里圖。這一帶可入畫之處甚多，一天我同友人董壽平兄（八）談及，趙公山（九）是夏珪礬石山頭，丈人山是巨然披麻皴，青龍岡及其附近爲王叔明所畫，由龍洞

到峨眉一段，完全是馬遠大青綠長卷。走龍洞的捷徑最爲艱險，傍山鑿道，若千處架設閣棧，脚下是粗鬆之沙泥或窄滑之石塊，頭上則爲搖搖欲墜之怪石，故步履其間，直令人心驚胆裂。道中時有販夫來往，彼輩多背負煤炭與石器；灌縣以北皆係山嶺瘠土，人民生活窮苦，壯年男子多作筏工，於九死一生中取得微薄的報酬，中年以上男女及六七歲之小孩則作搬運工作以求生。由煤洞至城東共約十五里，每負一斤得國幣十元，費時則須三四小時。此山煤洞，俗呼爲水洞子，雖有煤氣，洞中濕度太大，不致爆炸；筆者曾參觀一洞，洞中流水成渠，地上泥濘三四寸，係用土法開採，所容礦工不過五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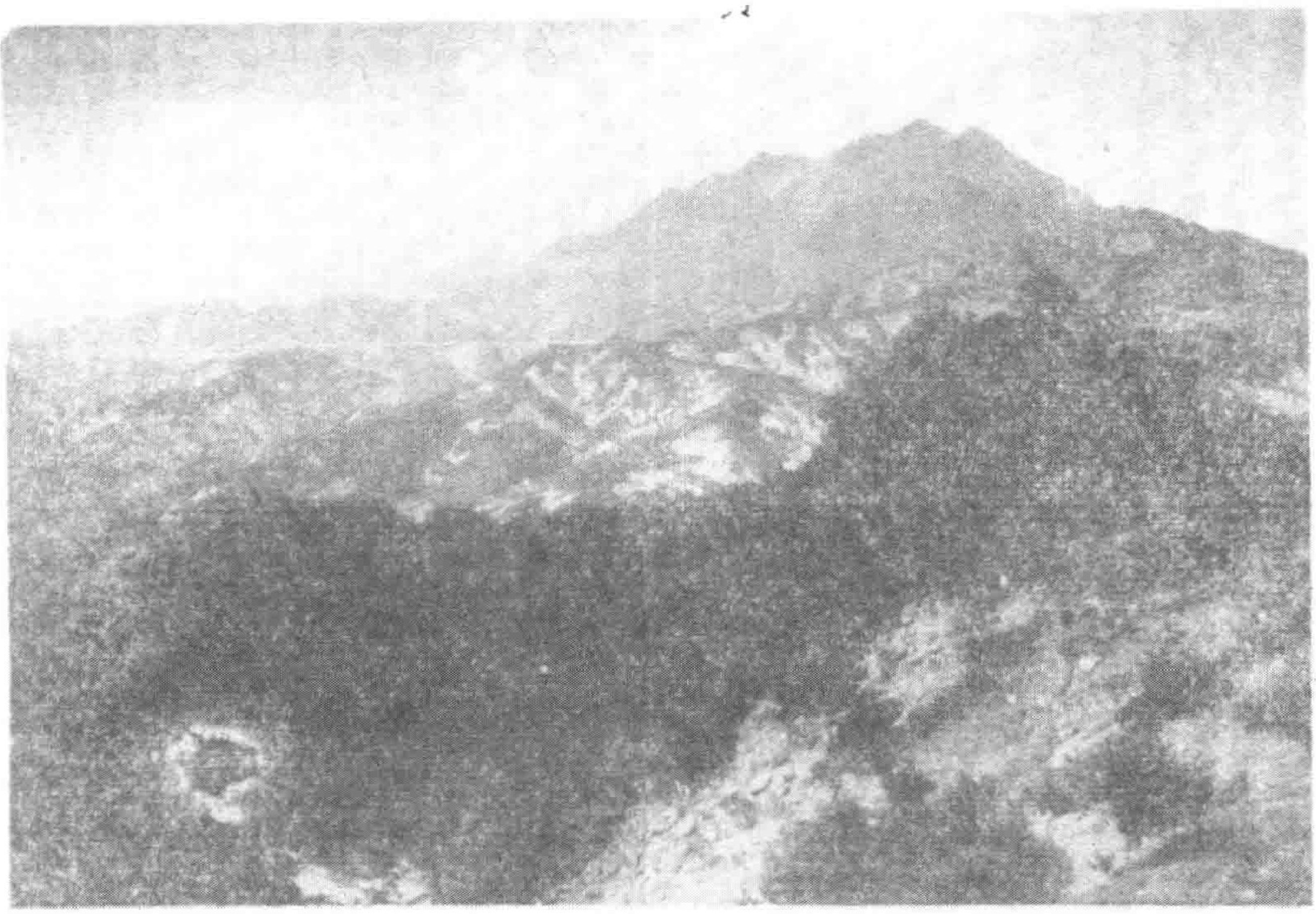
再度到靈巖

數年來，我是每年春假都要到青城走一走，耳內雖曾幾度鑽入過靈巖兩個字，但都未曾引動我的脚步。去年起，情形就不同了，留灌七日中，花了大半天去看了一看，剛到寺門，突然下起大雨來，只看了看黑風洞靈寶泉就又匆匆的跑下山來。今年春假，我打破六年慣例，未去青城，改到重慶一行，結果終又特別去靈巖住了幾天。這一次行程，可說是基於兩個人的原因，一位是該山方丈傳西和尚(十)。一位是靈巖書院創辦人李源澄教授(十一)；他們同是苦學的先生。傳西和尚曾在金陵大學教授過印度哲學，現在正潛心於佛教改革的理論，他的言論已引起舉世若干大學問家的注意。李源澄教授，教過大學很多，學術論著也早已震驚同儕，他現在放棄了日漸增高的榮譽——這在他看來是虛名，從事一種別人看來是渺不可測的事業，他要用他的理想來改良教學的方法。李先生同傳西和尚的精神非常可佩：後者正面臨諸般惡毒而奮鬥，前者則在無一切助力的情形下作圓滿的推進，書院的成就，我無法在此頌揚，這些特地去講過學的先生們——蒙文通、姜蘊剛、錢穆、唐君毅、牟宗三、潘光旦、梁漱溟、陳筑山，他們會傳述一切。



熊貓僅頭部爲白色全身皆黑此爲未滿周歲者約一百八十斤重

這裏有一種現象，我敢於說在別處定然是見不到的，那就是「人和」。當我初到見及山門上懸有一聯：「巖何以靈。到處皆慈雲法雨。」「剎名爲(？)古。此中有舜日堯天。」上聯甚易解，因東嶽廟同白龍池皆爲禱雨之所，下聯則百思不得其理。及在方丈房中小坐片刻，忽然發覺所攜行李不見了，心裏有些不安，隨即看到有人——不是和尚把我們所攜物件放在一間精潔的房間內，連盥洗用品書籍文具皆整理就緒，起初以爲是廟中工友幹的，後來經和尚一介紹纔知他們是比較長住的遊客。甚至每日爲我們泡茶擺飯，還請我們吃各色各樣的東西，實則我們的關係，不過萍水相逢能了(十二)。寺廟裏的和尚與長住遊客，幾乎分不出誰是主人誰是客，他們簡直成了一家人，廟中特製



靈岩寺前遠望趙公山，青城山，文人山等

的茶葉，交與幾位住客保管出售，他們更隨便出入廟裏任何角落，使用廟中一切物事。只過了一天，我就恍然大悟堯天舜日這四個大字用得十分的得當。

多風多雨多雲霧

前面所說那些長住遊客，他們全是爲養病而來的，他們患的不外肺結核病與神經衰弱。奇怪在這多雨多雲霧的山上，會是患肺結核病人的洞天福地；這不能不歸功於大風的時時光降，狂風已不知在山中吹了若干年，鄉俗認爲這風是從黑風洞內吹出的，實則黑風洞怕是從前的地下水出口處，因一次大地震而成今日的樣子；風乃是從土地岡山椏吹進吹出的，吹進去可以預兆晴天，吹出來則是大雨傾盆。有天清晨，我去看雪山返照，近處諸山尙是黝黑，遠地雪山則是一片玫瑰紅色，頂上還牽着一條紅雲。雪山間氣候變化，起了狂風，風帶着雲塊，傾刻間一堆一堆的吹到土地岡山椏中來，推擠着，越過缺口，奔騰南方平原，那景象美麗得很，雲片從頭上身上脚上擦過，用手去捉，它留下了一些細小的水珠在手上，用嘴去喝，一點也覺不到怎麼。有時一塊很大的雲，看看要吹到身旁，它忽然就消失了；也有些很小很小的雲，匯合起來把整個人包羅住，一會兒現出一個頭來，一會兒只現出了一雙足。我非常迷戀這些雲堆，可是山上的人們，他們說每年至少有一百天會是這樣的；常常雲霧會像河水一樣在此流瀉，流瀉到一二小時之久。就因爲這裏起風的時候多，風又是那樣的大，所以雖是天天有雨霧，山間溪澗也多，而空氣却非常乾燥，這在峨眉青城都及不到的。

說到風，那這山中的風，有時眞大得嚇人，人立在當風處，常常會立脚不穩，跌倒在地。晚上的風更令人駭怕，上門的門可以吹開，糊上幾層油紙的窗戶也能吹破，若是一夜晚風不停止，你就休想入夢。從前人認爲風神是住在本山的，他們說「靈巖黑風時出而傷畜害稼」；至今山中農人家每於山麓鑿琵琶中厭勝之；靈竇泉上的一個山洞家都還栽有一株枇杷樹；靈竇泉上的一個山洞，也就被取名爲黑風洞。實在說來風並不是此山的特產，它不過經常假道於此；原來過了這一帶矮山，北去就是雪山高地，南來便爲低窪的成都平原，兩處氣溫懸殊，時與對流，岷江

上游河谷正是天然的路道。熱氣從高空流進去，冷氣從峽谷中吹出來，低缺的靈巖土地崗正是一個宣洩口。冷氣流時時經過的結果，山上的溫度大爲降低，依常年紀錄，至少要比成都低二十度（華氏），甚至更低，譬如五月二十六那天，我們在山中着棉衣烤火，在成都的人們却着單衣，還須搧扇子。

理想的避暑地

現今四川的避暑地，依我的經驗，最理想的莫如這裏；有許多交通不便的地方不必提，單就與成都重慶相近又最有名的地方說一說罷。重慶的北碚南泉除掉一池溫水而外，祛得了幾多暑氣？彭縣的白鹿頂，山中居住的西人，他們經常有一兩個月的食物儲備，若是一個普通遊客去，會連杯水碗飯都沒處求得。青城山各宮觀，峨眉山各寺廟，早已旅館化，道士與和尚又不若旅館侍役對旅客和靄周到，他們是面上對你笑，心裏却一個歡快的感覺都沒有；除掉開口向你要錢同用手接你的錢外，其他是一切都不知道的；而且在你給與之後，他們就會不再向你打招呼了。靈巖沒有以上的缺點，另外還有它獨具的優點：就是山上有許多空地可以從和尚手中租來自已租屋居住，每年只須隨意給廟裏一石或是幾斗米就够了。廟裏也是有房屋出租的，靈巖書院租了一座東岳廟，每年是三石米；一家姓姚的租了一所有七八間房的獨院，並且有一塊作醬園用的大草壩，一年也只一石米，合法幣不過三萬五千元，平均每月只三千元，天下那還有這樣便宜的住房，何況這裏還是避暑與療養勝地呢！

我們這一次行程，計在山中居住了六天，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卄七日；同行共四人，除去上文提過的黃覺民教授同蔣種元君外，尚有邱榮階君（十三）遲至者有錢穆教授等四位；自灌縣至山中與會者有董壽平君。

注釋

（一）汪克永蔣種元兩君皆筆者第二次就學華西大學哲學歷史學系同學：汪現任職靈巖書院；蔣任華大哲史研究部研究員，兼任大學先修班教席，常以羅原等筆名發表文藝作品於滬渝蓉各大雜誌與日報。

（二）黃氏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敎育專家，主編商務印書館敎育雜誌及東方畫刊甚久。香港淪陷，間關來蓉，任國立四川大學、華西大學及金陵大學專任敎授。

（三）筆者曾於田間拾得一塊，共二十字，爲金剛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引首；惟因鄉人曾用作釘錘用，只剩一字完好。

（四）原文爲「朝天寺，在靈巖前山；唐之名勝，今廢，惟存一井，大可盈丈。寺有經洞、內存石刻大乘華嚴楞嚴諸經，文旁刻書人姓名不一，內有虞世南褚遂良等名。……又有天宮院金剛經石刻全帙，唐人徐浩書，皆爲人所拾取無存。正德間，朝天寺僧鋤地，得一石，上有唐人刻詩，文多剝落，惟存結句云：天孫縱有閑針線，難繡西川百里圖。書法遒勁可愛。」據此：可知唐初已有朝天寺，且其地不致與今之靈巖寺密邇；又知刻石除經外，尚有刻詩句者。

（五）今住持傳西方丈與好事者共組靈巖新村建設會，並由省府及縣府予以維護及資助經費，該會由陳筑山教授等主持，計劃設置新村，培修寺宇，增闢道路，植觀賞林，舉辦學術研究機構，建療養院等。

（六）岡上各磐石間，依其形勢看來，可能有藏經洞。

（七）熊貓，爲世界珍奇動物之一種，只四川西北汶川雪山中有之。此獸生長高寒之地，軀體碩大無朋，幼獸亦以百斤計。俗稱此獸爲仁獸，因其以竹筍爲生，不肉食，雖能防禦它獸之攻擊，但決不侵犯它獸。此獸本不爲國人重視，任人獵捕，幾至絕種，近年因西人珍視，纔引起政府嚴令禁捕。此獸在世界博物館出現，多爲死屍模型，僅柏林動物園有一頭及英倫皇家動物園有二頭；英倫者一名「唐」，一名「明」，兩年前死去一頭，近由我國政府捕贈一頭，以敦邦交。五月中，英政府備一有特別設備之專機自英飛成都，歡迎此獸，曾在該國國會中引起朝野兩黨之爭辯，結果此嘉賓平安抵英，取名「聯合」。同時英政府並贈我國留學研究生名額若十名 以爲酬報，捕得此獸之川大敎員馬君，亦作了英政府的貴客。抗戰期中，華西大學美國籍敎授葛維漢曾捕得兩頭，由蔣夫人贈送與紐約博物院，亦係專機運往，且運去竹種甚多。

蟲草是川西北及西康高原地帶出產的一種世界聞名的補品，據說對肺癆病之預防與病人之營養有

很大裨益（據說蟲草本是雪山高地的一種蛆類，（西康雪蛆也是世界珍奇動物。）冬天它是蛆蟲；在日趨溫暖的時候，就有一種寄生植物，寄生在它的身上。（此種寄生植物爲草本，恆寄生此種蛆體內。）寄生草慢慢的生根，發芽，茁壯，生葉；於是那蟲先是頭部被佔，繼而全部成爲他物的領域，靈魂也被趕走，結果强暴者也就無養料可得，奄奄以待斃了。也就在這時，人們把它們收集起來，販運各地，收利萬倍。

（八）董氏名揆，山西洪洞人，清末大名士董研樵文孫，家世鹽商，元明以來卽爲北地著姓。書畫皆臻佳境，山水上追董（北苑）巨（然），中法王（叔明）黃（子久），近師董其昌諸；墨梅效錢叔美，畫竹效吳仲圭，蘭學文徵明雙鈎，天竹則作陳白陽。

（九）趙公山一名大面山，乃是青城山之主峯，隋趙昱趙冕弟兄隱居於此，山高峻，人跡罕到。山頂時爲雲霧所封，縣人謂見山頂，當日運氣必佳。

（十）傳西和尙近著有新英雄主義一書，爲人生哲學名著，自印本暢銷一時，聞移歸某大書館刊出。

（十一）李源澄先生曾就學於淸寂翁林山腴師，蒙文通先生，歐陽竟无大師等，曾任國立浙大，東北大，川大等校敎授。近著有經學論著，學術論著各集，平生治經史之學，甚多創見；國內學術刊物，皆有彼文刊布。

（十二）其中以姚默生君曾爲我們安排一次盛筵，並親去城中請陪客。楊慶觀君每日自晨迄暮，爲我作嚮導，登山涉水，五日不倦。

（十三）邱君十年前曾在華西大學敎會計學，現在是英美會總會計室會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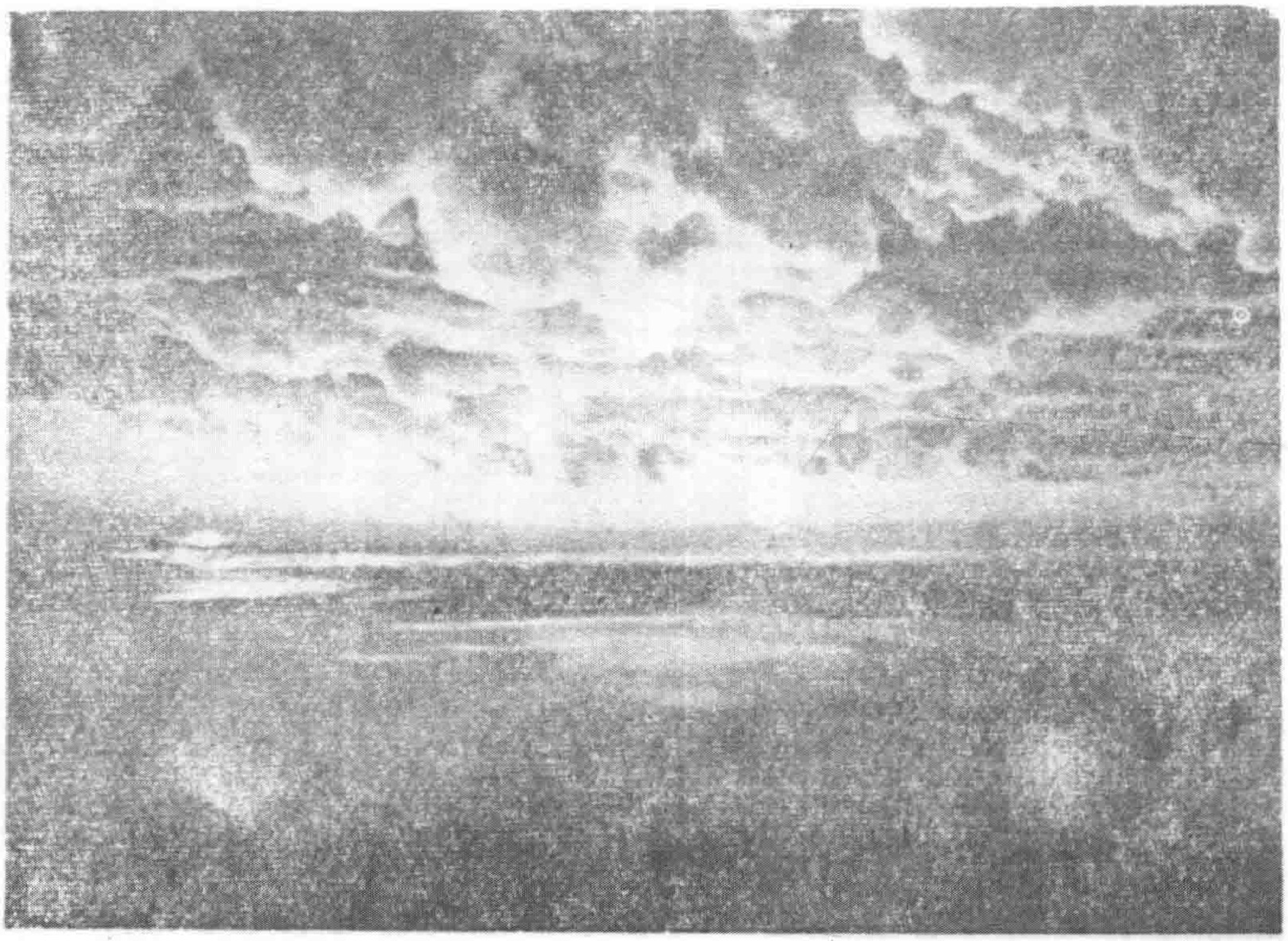
中國第一扇業之王

杭州王星記扇莊

本莊創自同治初年在杭設廠專門製扇年產兩百萬把銷遍外中名馳全球爲中國最有經驗之製扇專家出品精美花式萬千且備貨充足定價標準　歡迎各大埠同業批發及大宗定貨

上海發行所
南京路七二七號
電話九〇六〇六
九七二三七
電報掛號八七九三

杭州總店
太平坊大街
電話一八〇一



鐵鳥飛蜀雲海茫無際

京渝空航

獨鵠

李太白以蜀人出蜀入蜀，入蜀出蜀，猶「噫吁險哉」，大興其蜀道難行之嘆，甚至形容比上青天都難。到如今，上青天既一些也不難，蜀道當然也應該不難了；所以現代詩人易君左曾做了一篇「蜀道易」來推翻李白的「蜀道難」。我這番在京渝空中兀兀坐在鐵鳥肚裏時，我肚裏轉念，若是李太白一同來飛飛，讓他自己來翻自己的案，做一篇比易先生更好的「蜀道易」，豈不大妙特妙!?

五月十七日上午九時，跟着徐老師與老張在南京明故宮飛機場步上了九十八號中航客機，到下午四時，便安然降落在重慶的珊瑚壩上。短短半天工夫，使我們下江人一躍而爲上江客。因爲一登機，便每人免費領得一隻不大不小的紙袋，袋裏放着三對夾着東西的麵包片，還有一個雞蛋，一小袋鹽，食量不大的人，很够療飢了，就像日行三三制（每日三餐每餐三碗）的我，雖然肚子吃不飽，但心總算是點的了。機上，什麼東西都沒有買，想化一個錢都無從化。

京華小感

在甯渝空中的前夕，於暮色沉沉中，坐在玄武湖的一葉扁舟上，對着夕陽無限好下的紫金山兀自發怔，舊恨新愁，好像狂風怒飈，把平靜的心海，吹得汹湧澎湃。

記得民十六年初夏，到南京作處女遊的時候，中山陵還在紙頭上，中山路及路旁的傑構閎規以及城裏的一番改革與興建，都還在虛無縹渺之中，玄武湖也還像一位鄉下姑娘。

民二十一年耶穌聖誕的前夕，爲了有事去謁吳稚老，下了車，所見便與上次不同，再驅車到成賢街，一路所見，更大大改觀了。一條中山路康莊極了！幾處新衙門崇麗極了！南京這纔像個首都了！第二

天，在某處高樓上縱目四眺，高樓大廈添了不少，遠遠望那玄武湖已點綴得不像個處女了，紫金山上已安放着一個偉大的木鐸；可惜時間不容許我去一一巡禮，只是帶回去一個籠統的印象——南京像個首都了。

民三十一年冬，因爲要到西安去，路過南京，並且出乎意料之外，竟躭擱了一星期之久，一面不幸着我的行程，一面又幸着我的「遊福」。玄武湖是重遊了，中山陵是瞻謁到了，可是山色與湖光都變了，天更是昏昏的，地更是黑黑的，那裏有「遊福」可幸！一切一切，使我心痛髮指都來不及！

民三十五年初夏，「千里因緣一綫牽」，又把我牽到石頭城去，目的是要牽到重慶去。到南京，恰在國府奏凱還都的第五天，見到的是一座座燦爛的彩樓，聽到的是一片片熱烈的凱歌，陰霾雖在天邊浮動着，但是蓋不了這裏的光明。不過，當我從很長很長的國府甬道裏踱出來走過門窗緊閉着的國民大會堂時，不禁又一陣心痛。

甯渝空中

以輕快的脚步踏上了鐵鳥垂下的小梯，一溜烟的衝進了她肚子裏。待徐老師和老張揀定了座位，我也一屁股的坐下了。左顧右盼一下，三十個同飛羣中，有嬰兒，有童子，有小姐，有少婦，有彬彬學者，有糾糾武夫，有掛着徽章的公務員，有提着凡亞林的學生！其中要算斜倚在前面角落裏的一位摩登姑娘最最逗人了。

掰隆隆……掰隆隆……鐵鳥怒鳴了，嘩啦啦……嘩啦啦……鐵鳥疾走了，一忽兒，兩脚離地，冉冉騰空了，不一會，龍蟠虎踞的雄都已隱在地平綫下去了。

回過頭來，看見每個人的腰間都緊緊的束着一條皮帶，摸摸自己身子後面，原來也有一條，於是也把牠索在腰間，免得獨異。其實，在那天風平氣靜的空中，鐵鳥平穩得過於火車，壓根兒用不着那條累贅的傢伙。果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到半個鐘點，各人腰間的帶子都一一復了員。

那角落裏的姑娘在大嚼麵包了，自己的食指頓時被引動，但那裏敢多吃，祗吃了夾着牛肉屑的一對。

掰隆隆……掰隆隆……鐵鳥不斷地怒鳴着，誰與誰都不願講話，誰都悄然靜嘿着。嘩啦啦……嘩啦啦……鐵鳥不斷地疾飛着，但一些也不覺得快，因爲在她身邊，還找不到一種東西來對照，像坐在火車裏看電綫木桿一樣；當俯視下面田疇緩緩移動時，只覺得她飛得很慢。其實田疇是相去太遠了，不足爲憑。正想找一個比較近的對象時，她忽然迴翔了一個大圈子，降……降……降，降落在一片廣坪上，一大半客人都帶了行李紛紛下去了，我很懊喪未曾準備一瞰武漢鼎峙的雄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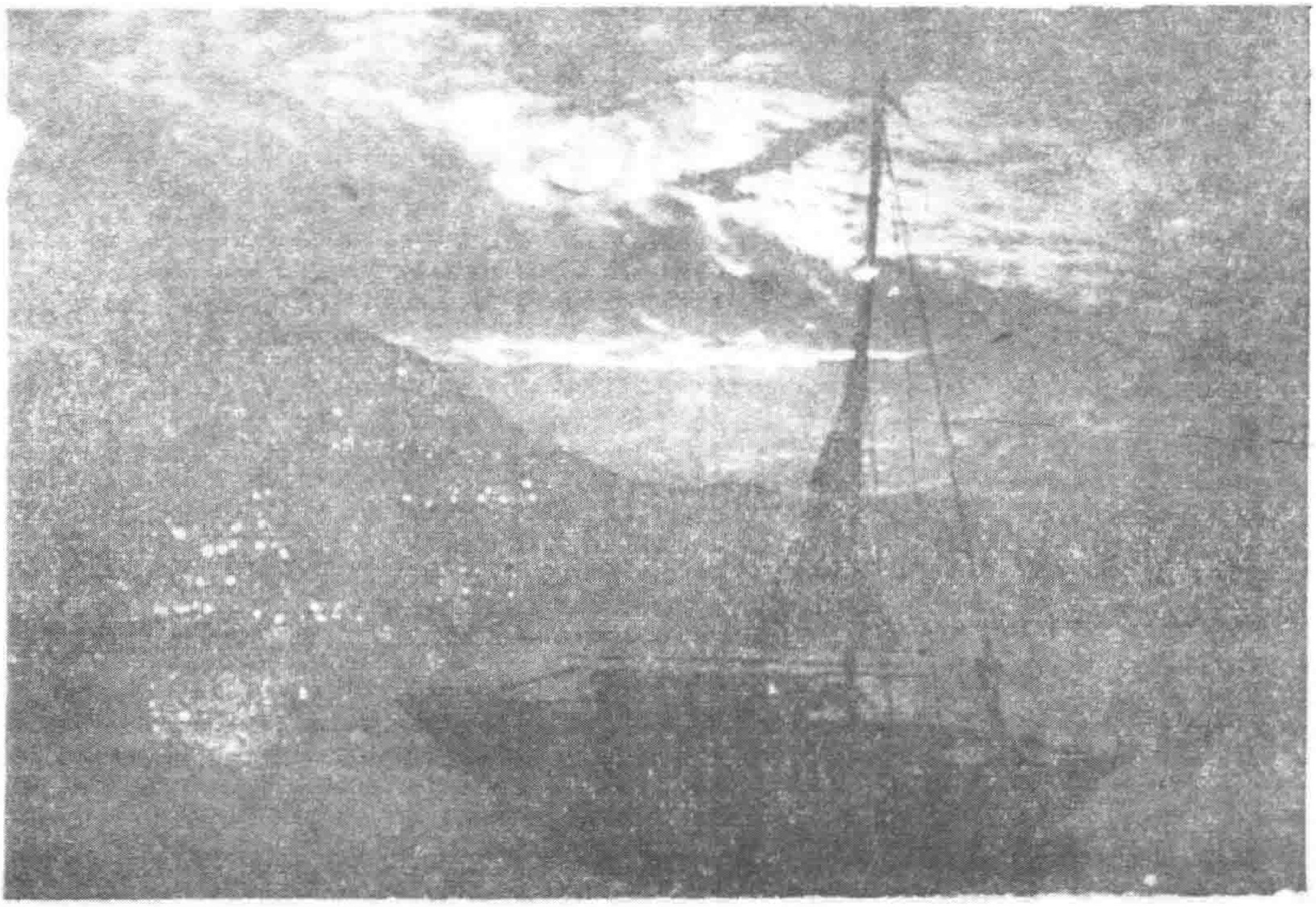
徐老師和老張也走下去了，我獨自在鐵鳥肚子裏徘徊，向她頭頸裏去望望，脈絡複雜得眼花撩亂，外行的我，一些也看不出什麼來。再走到尾巴上一看，原來是大小便處，我便順使小便了一下。於是跳下廣坪，在鳥翼下歇着，眼看那美籍飛機師駕着停在廣坪上的吉普車飛也似的開到遠遠寫着BAR的那邊去，我食指於是又被引動了，然而像在沙漠裏的客人飲着帶的水一樣，如何的克制着自己，我分明飢腸在轆轆了，然而祗把夾着乳油的一對麵包吃了。

半小時後，美籍飛機師駕着吉普車來了，很快的跳下車，很快的跳上機。十多個重慶客也很快的跟上去，老張居然佔着四個座位而睡下了。

我很想補看一看武漢鼎峙的雄姿，可是無情的鐵鳥並未徘徊，很快的直「西天飛去。然而我仍眼巴巴的東張西望，一些也不倦。

咦！她爲什麼吐出很輕快的白煙？難道着火了嗎？再仔細瞧，原來是雲。一朵朵淡乳色的華向後飄得這樣快！對了，鐵鳥的速力由此證實了。

這時，眼睛有些疲了，正想打個盹，鐵鳥忽而怒吼起來了，她有些驚惶的樣子，一忽兒向上，一忽兒向下，大不如前的平穩了。大家忙把皮帶束在腰間，老張也坐了起來。這時，溫度降得很快，空間顯然有了極大的變化；侍者從鳥頸裏拋出一條條毯子來，同時熱氣管裏噴出一股熱氣來，鳥肚子裏頓時又暖洋洋的一



勝城重慶月中看

些也不冷了。我揉揉倦眼望下界一瞧，唔！形勢確乎大變了，陰森森的山脈浮在白漫漫的雲海面上，村落很少見到，田疇散處在峻谷峭崖之間，阡陌不是縱橫而是弧形了。我掏出錶來一看，恰恰三點三十分，知道已飛進了四川境界。這時，老張鼾聲大作，我也飢腸轆轆，忍不住把所剩的夾着果醬的一對麵包和一個雞蛋吃光。

不一會，覺得鐵鳥又在打轉了，回頭一看，叉形的江水和島形的山城已在目下，而所謂「天生重慶」的「天生」兩字，眞一些兒也不錯。一剎那，鐵鳥已安安穩穩的降落在長江心裏的珊瑚壩上。

三個下江人開始做起上江客來了。三頂轎子抬到南紀門南紀賓館竟化掉九千元之多，這是上江人敲下江客的一記小小竹槓。

重慶勝城

四川成都重慶新中國
兩浙臨海寧波太平洋

這是在重慶見到的一副巧對。上聯容易懂得，不必加以解釋；下聯是歌頌領袖蔣公的功德，也不難體會，奉化舊屬寧波府，所以還說得過去。你看，重慶一成陪都，抗戰便有了立足點，終於獲得最後勝利，舉國騰歡，薄海同慶，老大的中國確乎把握着新生命了。這樣看來，這勝利的中心堡壘——重慶——還不足戴上「勝城」的榮名嗎？

我絕不贊成有人稱它爲「聖重慶」(St. Chungking)，去模倣什麼「聖約翰」(St. Johns)「聖羅易」(St. Louis)，理由是因爲有更貼切妥當的「勝」字在這裏，並且重慶之擅勝場是多方面的。「天生」二字，不是已說明了它的地利之勝嗎？「霧重慶」豈不又是今後原子時代中的天時之勝嗎？重慶人經過八年陶冶之後，見了下江人已絕口不說「脚底下人」，我接觸着不少上上下下的重慶人，他們都怪客氣的，這使我相信重慶已得人和之勝。重慶既兼擅「天時」「地利」「人和」之勝，還不稱它爲「勝城」稱什麽？

復次，閱者該知道重慶的範圍已絕非從前的巴縣所能概括得了，它也豈是「金璧山」限制得盡，北至北碚，南至南溫泉，都劃在它區

域之中了。以面積論，它已坐上全中國各大都市的第三把交椅了，在它上面的只有上海與青島。就在這一點上，它也很有資格稱「勝地」。何況，兩江大橋指日可成，長江與嘉陵將成爲它腋下之物，其雄偉豪放的氣概，形見駕上海與青島而上之，那時它重將傲然稱勝了。

復次，以名勝而論，它也勝概萬狀，毫無媿色。誰說重慶無名勝可遊的，誰是鄙客，准會被那勝城之神所竊笑。除了膾炙人口的舊十景與新十景的二十景之外，我更有我的新新十景，立在朝天門外的尖渚上看大江東去嘉陵北來整整消磨了我某一星期日的下午。此外九個新新景，恕不一一了。

我還未及置可否，徐老師排闥而入，把我稿子看了，笑道：「重慶無晨不霧，喜歡早起在日光中深呼吸的我，眞不勝其苦！重慶同貴陽一樣，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喜歡平直爽朗的我，眞不勝其苦！重慶居，大不易，居下了，狹仄，逼促，骯髒，是日夜領略的滋味，喜歡整潔寬敞的我眞不勝其苦！你儘管說你的勝，我卻老實說我的不勝。」

我笑了一笑，靜靜道：「天下事都有明暗兩面，重慶有其勝場，自亦有其劣點，我既稱它爲「勝城」，不得不替它隱惡揚善，並且平心而論，我所舉的勝，都是拋開個人生活不談而專就國家立場而言，所以我認爲重慶畢竟是勝，何況還有老張之所謂勝……」老張對我瞅了一眼，脚裏明白的一溜烟走了。徐老師頷首道：「你說的不錯，你好好兒寫下去吧，我還有事哩。」說罷，點點頭走了。

我於是又回憶重慶的一切。

茶肆與甜食店多極了！大有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之概。灰沙也多極了！沒有一個人的鼻子管不是烟囪。穿長衫的人少極了！有是有的，一種是不大出門的老鄉紳，一種是街頭巷尾的癟三，我既非癟三，又非鄉紳，然而穿的是長衫，可更惹人注目了。因爲這「勝城」是建築在三面臨江的狹長半島上，十字形的路少極了！偶爾有一個兩個便會出了名，名之曰「小什字」「大什字」。用金字寫的對多極了！尤其是店舖茶館，幾乎無對不金，不過我相信，這裏的金字，右邊應該加上一個同字。大門裏供着「天地國親師」神位的人家多極了！這眞有意思極了！民族路上兩家銀耳大王神氣極了！白玫瑰的川菜好極了！設備也相當摩登。人力車上遮上一幅長布，聰明極了！可是實惠有餘，雅觀不足。人力車夫在下坡時往往兩足浮起，本領大極了！可是太危險了！公共汽車低極了！我這樣的個子站在裏面便須鞠躬如也，眞太委屈了！重慶鄉下乃至川陝路上一帶鄉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都頭纏白布，有的說是替武鄉侯諸葛亮戴孝一直戴到今天還沒有除服；有的說四川多山，山風厲害，山民不會做帽子，便用布來裹着頭，像印度人纏頭禦日一樣；有的說川民尚禮，父母之喪，無有不實實足足服孝三年的，頭上纏了整整三年布，再也拿不下來了，因爲一拿下來，頭便怕風，索性終身纏着罷，可是服孝不止一次，下次怎麼辦呢？於是便想出一個在腦後加拖一條白帶的補救辦法。以上三種說法，畢竟孰是孰非，現已不可究詰，好在「勝城」的城心裏是不允許的，理由是有礙觀瞻。中央公園的崎嶇算不得什麼，南區公園是狹狹的幾層岡坡，眞峻嶒得可憐！像我，公共汽車既怕趁，人力車又怕車夫下坡時浮脚，那麼，兩脚車怎樣？我於是試我兩條腿兒了，結果，眞太累了！一忽兒上坡，一忽兒下坡，有人指點我走捷徑，然而擺在前面的是五六十級乃至一百餘級的石階。重慶之行，眞太難了！

重慶誠然是國家的「勝城」，但是我住了短短半個月，已覺得很够了，確乎同徐老師一樣有不勝之感了。

國華銀行
辦理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各種儲蓄信託事項
詳章備索
總行　上海北京路河南路口

海拔二千四百尺上的高山大湖·

嵐光水色，秀麗明媚

「日月潭」風景綫

何敏先

在我個人近十年來歷經國內南北十一省（浙、蘇、魯、冀、察、豫、鄂、湘、皖、贛、粵）及走遍自己家鄉——福建全省六十八縣市，遊覽過許許多多的名勝古蹟，從未見過有如台灣八景之一的「日月潭」，那樣奇妙幽絕，在一座海拔二千四百尺的高山上，竟有周圍約七十二里，儼似杭州西湖一樣大的湖沼，讓萬千人們沉醉遨遊於其懷抱中，我對她嚮往之心久矣，此次趁着旅台之便，特于七、十九，親入此島上仙境，遊罷歸來，深覺那樣秀麗明媚的嵐光水色，處處引人入勝，大有戀戀不捨，流連忘返之概；如今閉目靜坐，腦際猶縈迴着她的印象，爲不欲獨享此眼福，特公諸同好，并予一時未克即來寶島觀光的內地讀者，看此一篇，姑作臥遊的紹介。（此次[illegible]蔣主席蒞台，曾于十、廿三，抵潭作竟日遊，爲潭山增光不少。）



高山族之婦女

仙境素描

這裏讓我先把她的簡單輪廓，來一個粗線條的素描，以見其富有引誘力是在何處？被譽爲島內仙境的台灣第一大湖——日月潭（又名水社湖）係位於台省腹部台中縣東南百餘里，現隸該縣新高區魚池鄉（該鄉之南廿里許）它是沿着中央山脉，在新高山之北，能高山之南，給海拔即七、二〇二尺的水社大山，大尖山等連峯環繞着，湖濱樹木蓊鬱，蒼翠欲滴，孤島珠子山（印球仔山、又名浮珠嶼）凸起於湖的中央，周約一里，高卅餘丈，山頂平坦，草木繁茂，宛如蓬萊仙島，素爲外人所稱道，而月潭在境之南，日潭在境之東北，故合稱「日月潭」，形各如瓢，潭水四時不竭，湖上漫漫綠波，恍如大鏡一面，山影倒映，曉嵐夕暉，變幻無窮，月輪泛浪，更如浴入水晶宮，氣象萬千，瞬息倏忽，誠嘆爲台灣絕勝之地！惜居僻壤，雖有汽車代步，無如遠距台中都市尚有百里之遙，往返仍感不便，乃美中不足之遺憾！又湖之東有石印蕃社（俗呼化蕃）自成一部落，業農桑漁樵，自耕自食，自給自足，優哉游哉，何異世外桃源，番俗六考所謂「青障白波雲水飛動海外別有洞天是也」：凡往日月潭探勝者，必往訪問，該社搗米奇俗，杵歌舞踊，頗足欣賞，尤其月明星稀之夜，三五面目姣好的蕃婦，在屋前石臼，手執長杵，搗米粟時，一上一下，伴以醉人的杵唄，鏗鏗鏘鏘，與潭水流聲，成一合拍的節奏，餘音嫋嫋，曼妙動人，飄飄乎隨風蕩漾於湖上，斯時斯景，眞會使遊子不思歸！此外更有所謂水社八景：（一）潭中浮嶼（二）潭口九曲（三）萬點漁火（四）山水拱秀（五）蕃家杵聲（六）荷葉重鉄（七）獨木蕃舟（八）水社朝霧等點綴旖旎的風光不少，又湖中珍魚很多，所產的鮒、鯉、鯰、鰭、鱷，及貝類等，味極佳美，居民泛竹筏或獨

木舟，張四手網捕之爲生，逍遙自在，至於觀光季節，以夏季最爲適宜，既可遊覽又足避暑，湖畔旅社有設備精美的「涵碧樓」，食宿更無愁，素嗜山水之癖者，盍興乎來?!



日月潭風光（南面之一角）

兩路行程

爲使後我而至者有所問津，特將其兩路行程，加以詳述：

（一）從台中來者……可到台中市火車站附近，乘「台灣省交通株式會社」所經營的汽車，離台中至埔里，稍停，再搭開往水裏坑的客車，因它到了日月潭站停靠，從這裏往涵碧樓，僅半里（台中埔里間每天開行四次，須搭早班第一次到埔里，才會趕得上駛往水裏坑車，因此綫每天僅上午九時開一次，趕不及在埔里逗留一天，全部行程約二百里，六小時可抵達，票價台幣一百〇二元，折法幣約三千元）遊罷，再由日月潭搭汽車至水裏坑下車，改乘集集綫火車至二水，北上彰化，或南下嘉義均可。

（二）從彰化來者……在彰化之南第五站「二水」下車，改搭集集綫火車至水裏坑，再乘水裏坑與埔里間的汽車至日月潭亦可，這一綫較爲便利，回程仍繞原路返。

沿途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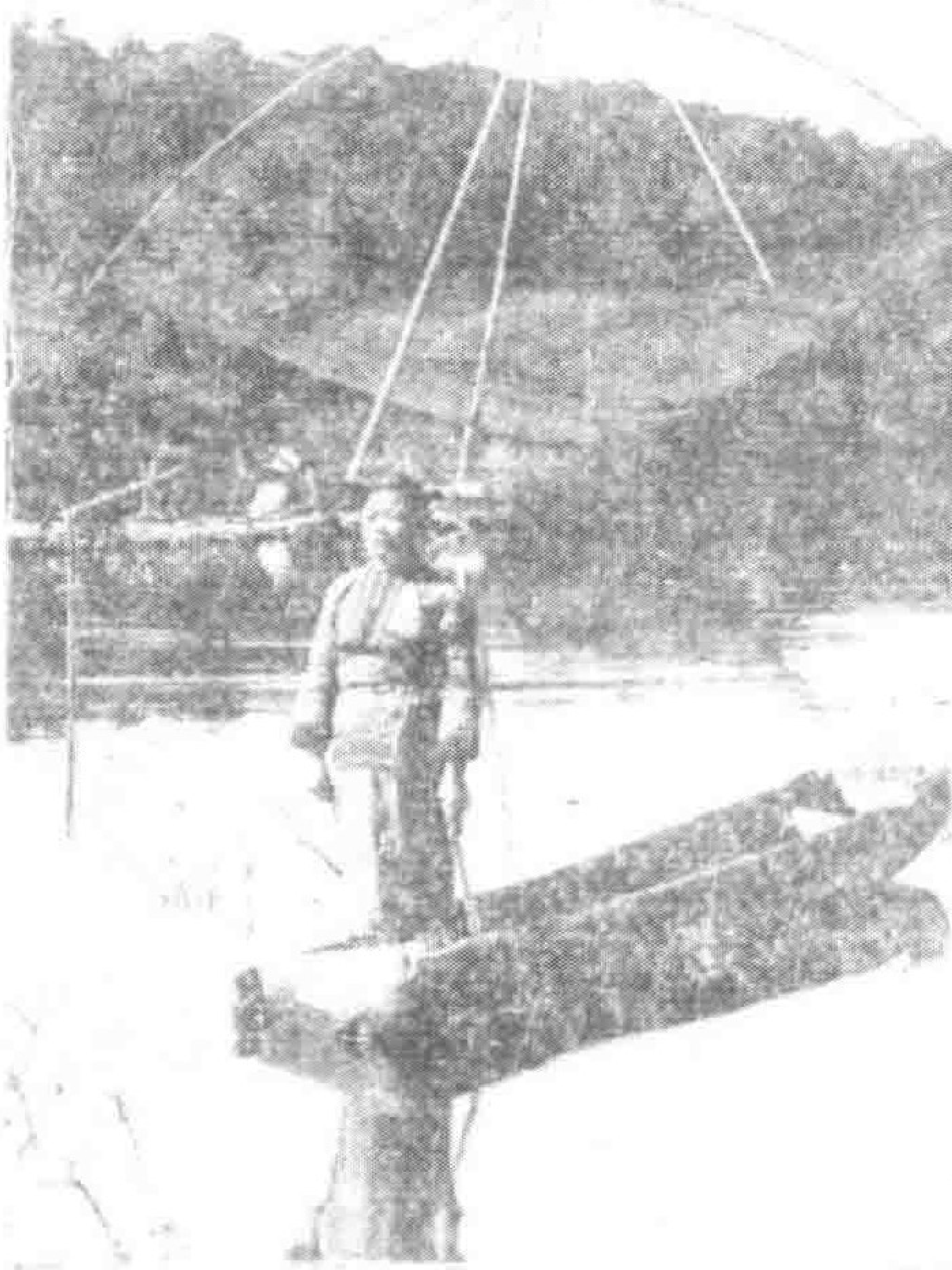
記者此次爲着要使來路與去路不同，并欲一到這號稱全台中心點的埔里，及深入轟動環球的台灣革命策源地的「霧社」，所以特從台中而來，俾能多搜集些珍貴材料。

由台中至埔里，這一綫公路長一百廿里，票價七十五元（較剛收復時貴了二三倍）經內新，大突寮、草湖、霧峯、六股、萬斗六、舊社、新莊、草屯、南埔、土城、馬隣、雙冬、租坑、龜子頭、龜溝、柑子林、紅毛芽、大石股、北山坑、茅埔、牛相觸、崎下、大肚城等大小廿四站，在草屯以上，路面都是柏油鋪築，過此乃卵石，且在土城傍溪一帶，受着道右山上的土崩岩毀，衝得更壞，現正在趕修中，又沿途會械過好幾條鐵索橋或水泥鋼骨橋，中以「烏溪橋」爲最長，而南埔、土城間、有四條山洞（一長三短）工程都很浩大，當車鑽過一洞又一洞，頗感興趣，在北山坑與牛相觸間那三座橋，竟命名爲種瓜、仙人、觀音，不知意義何在，至全綫風光，以自南埔起即可遠望羣山尖聳，羅列如屏，嚴峻山容，令人訝然，一路蜿蜒上坡，不覺身入海拔千餘尺的埔里，翌日因急於前往霧社，（另見他文）故延至第三天早上九時卅分才離埔里，花廿七元五角續搭該會社客車，向日月潭進發，沿途經大馬隣，牛相觸、桃坑下、桃坑上、鄉界、大雁、新城、魚池、貓欄等九站，即抵達目的地，但這一段路面很壞，顛簸極甚，并經烏牛欄的鐵索橋與一條隧道；車離魚池鄉不久，更盤旋於彎彎曲曲的山道之上，約摸十幾分鐘，忽有一片水秀山明的清幽秀絕風景綫，展開眼前，原來這就是我旦夕所盼望要到的「日月潭」了，目覩如是優美環境，宛似置身江南風光的懷抱裏，眞有說不出的輕鬆愉快！

涵碧樓上

車在潭邊幾間商店前停下，那時因感人地

生疎要想遊覽，又乏指導，在沒有辦法中，打聽得涵碧樓旅社已距此不遠，乃決定先找着牠，但排在眼前有兩條路一是向右，通往水社，水裏坑，一是向左，係通該樓的小車路，循着它走，轉了兩彎抬頭仰見樹間掛一木板，上書「涵碧樓近道」於是我就捨遠就近，拾級而登，途中忽碰一女性（裝束若下女）她回眸一顧見我雙手持着笨重東西，很靈便就跑過來替我分勞，雖堅辭之亦不肯，原來她是社中的女侍，那時也不好意思過於固執拒絕，讓她帶去，約一二分鐘即到該樓，環境幽雅，高據臨潭小邱，建築美化，陳設精美，計上下兩層，而樓的四面却是長方格子的玻璃窗，可自由啓閉，憑欄眺遠近景色，盡收眼底，門口脫鞋處排着很多古董玩物，最奇就是一個龐大的木頭刻的青蛙，栩栩如生，極引人注目，進去兩邊都是日本式房間，概用「他他米」蓆子鋪的，按此社前爲日人所經營，現由台中縣府接收，轉租給魚池鄉民洪振乾承包，每月租金六百元，他因得天獨厚，附近幷無第二家，所以房金飯菜都比外地貴上一二倍，不但如此，即下女的奉仕料（小彩）也多一成，同時吃頓卅元客飯，稅金也要六元，其他可知，他想：會到這裏玩的人們，總不會計較，儘可以任意高抬……



高山族婦女駕獨木舟

駕獨木舟

所謂「化蕃」係住潭之東岸，要往訪問，須僱獨木舟以渡（此舟可算是世界上最原始的船之雛型，製造極簡陋，僅將整塊木頭劈去一半，再剤其心，剩下外殼就可以使用，頭尾各坐一人，時刻要抓住中心，否則極易傾覆）。但有錢及貴官階級者，那湖濱早已備着汽油遊艇，既舒適無危險，而速度亦快，吾輩非要人只可眼巴巴望着牠，本來該處那個「乘合船務所」有舢板可僱，唯索價極昂，往返須百元，且不易僱到，當時我逼不得已，只好再三要求當地居民陳祿生，他以我去意甚堅，特破例爲我臨時舟子，到附近人家借了長槳，帶我上船，初次領教這獨木舟滋味，不免有點戒心，一路謹愼提防，還見順利，潭水紺碧深綠，四顧青山葱蘢連亘，倒影相映成趣，涼風吹來，波平如鏡，景色宜人，可是天公不做美，突地陰霾密佈，似將挾雷雨而俱來之勢，急急催他用力划槳，趕渡彼岸，予卅元聊表薄意，他還客氣一番，連說「免……」相距五里，舟行四十分鐘，既抵化蕃住宅區，適有警察在此，由他介紹給高山代表者毛信孝（即該蕃社頭目）說明來意，幷參觀其生活，住宅和普通鄉村茅屋相仿，唯不大衛生，總共三十五戶，分作兩列，中間闢通行大道，每列中反分好幾個橫排，有如「非」字形，至其裝束有的和平地同樣進化，燙髮時裝，語言多操日語與台語，與之談話，幷不怎樣困難。村裏尙無學校，僅一老學究權充蒙童的塾師，兒童教育的實施不容忽視！

這位毛頭目，家有一妻二女，生活頗優裕，長女年廿一，雖是個兩週歲小孩的母親而態度還很天眞活潑，曾讀過三年書能歌善舞，次女年方二九，正待字欲贅一如意郎君。

民廿三年人口：戶數三十一戶男六十五人　女五十六人共一百廿一人

民卅五年人口：戶數三十五戶男八十一人　女六十八人共一百四十九人

根據上列人口統計，前後相距十二年僅增加四戶只多二十八人，生殖率這樣低，殊百索

莫解，據云該社風俗喜歡向外招郎爲壻。

萬金代價

按他們規定，不論來客的多寡，看一次跳舞要五百元代價，（折法幣要萬元以上）那時爲優待我是記者，自願只收二百元，我因很不容易來到這裏，機會難得，不容錯過，亦願破生平紀錄，還他百元，而毛頭目也欣然許諾，立刻敲鐘召集，果然頃刻之間，竟有二三十個女人、小孩、老年、中年、少年等，僅穿着便服紛紛而至其住宅區後面的廣場上會齊，大家環在一塊隆然凸起的大石頭的周圍，把靠在牆邊頭尾粗，中段小的八尺或四尺的長短木杵及一尺長的竹筒，向石頭搗着，開始時不斷連搗木杵三次伴奏的竹筒在第二拍才插進去如是陸續地在石頭上敲，想因該處地下空氣作用，當木杵一上一下時，就有「冬……」「砰……」的清脆聲入耳，而因其用力的輕重，却成異樣的旋律，杵音敲過，更配合彼輩操蕃語合唱的杵歌，題爲「湖上的喜悅」原意據譯有如下文那樣情意纏綿：

「痛快啊！
痛快啊！
前人未踏之湖，
如今，獨木舟上載酒高歌，
眼看着，月影波光，
而胸懷裏，也擁抱着：
可愛的人兒！」

乍聽之餘，又有一種曼妙淸越愉快之感，這樣搗唱五分鐘後，接着更換新的節目，個個牽手打一大圈兒，以石頭爲她們旋轉的核心，一進一退，邊唱邊舞，那種歌調我雖然聽不懂，但初聆也覺有一番趣味，最後請她們其中幾個面目較娟秀的少婦，站在「化蕃由來」介紹牌邊攝影，她們都很高興，唯於攝畢要向我索取小費賞給她們，因不諳當地俗例，姑予卅元表示薄意，同時彼輩在我臨行前，還要我買她的照片（她自己蕃裝留影，及日月潭風光等）每張售價百元，我均婉辭之。這個部份的化蕃知識，可算相當進步，既曉得以跳舞爲營業，又會作投機的買賣，（聞其過去出舞的代價，也有規定，如穿普通服裝而舞者，僅收十錢，正裝者二十錢，不若今日如是高抬時價）所謂正裝者，乃每個蕃婦前來參加跳舞時，必打扮得好像舞台上的服裝，如着深藍色連胸的長裙，腹前緊束五彩繽紛的花帶，其刺繡的圖案，是含有濃厚原始意味，同時上身還另披淺藍色短衿，與長袖的外衣，頭上戴滿珠圈和花朵，儼如古代新娘的盛裝。

高山族之男人



冒雨歸來

觀能歸來，潑墨的黑雲籠罩着全潭的山頭，想等一等而時間已不早，不回去吧，而該處又無借宿之所，最終乃毅然決然冒雨再駕獨木舟趕返旅社，詎料才划至中途，隆隆的雷聲，閃閃的電光，竟挾着陣陣的驟風與狂雨，無情地不斷襲來，遍身溼透，也無法顧及，只恐一葉孤舟在那浩渺的大湖上飄，再遇着衝激的浪濤向我沒命地狠打，（本來在天氣晴明時波平如鏡，這時景象已不如前）說不定會被盪翻了，而葬身於潭中，所以提心吊胆鼓勵爲我划舟的祿生，盡力完成任務，免出意外危險，那時的情景萬分緊張，想不到爲着尋樂而來，竟遭此苦頭滋味，未免太不値得，幸虧花了整整一小時，在薄暮前安然渡過重重難關，有如落湯雞般狼狽逃返涵碧樓。

潭中孤島

全潭風光既巳領略，但可望不可即的潭中孤島，爲着昨日風雨未能順途往遊，深覺微憾特於翌晨大清早徒步五里至水社，適遇潭邊一漁人，乃向其相商，代我划到那裏來回給他十元(台幣)，始則不允，繼被我再三拜托，才答應了，半途上他和前面駛來的漁舟對換，由那個少年替我划去，大概他倆是父子關係，將捕得許多魚兒交給乃父載回販賣，據云每斤可值卅五元，看那數量頗多，一天靠此生活亦不惡。約半小時，我們的獨木舟才靠近孤島(此島卽玉島，又名珠子山)，島作四方形，下面的基石，都是卵石砌的，日人時代對於神社的建築，極爲重視，不論何處均有，而在此小小的孤島上，也要利用牠，在民廿年所建這座「玉島神社」，還很丹碧輝煌，它坐西向東，而前面上下兩座鳥居坊門則向北，最近潭中水位增高，而社前下面第一座鳥居，巳被淹沒，幾至滅頂。島上周圍植松，幷環紅漆短欄，一切規制與其他神社相仿，唯較小一點，旁有「玉島祠」碑，詳載建造日期與經過，該社在水之央，有似湖心亭，佇立其間，環顧四面山光水色，極爲明媚可愛，尤其淸晨雲霞嵐影，和朝日相輝映，益增艷麗，我逗留島上欣賞片刻，以所求目的旣遂，仍乘原舟而到水社登岸，搭便車經頭社，鏡檯，大平林，頂崁等四站，而抵水裏坑，僅一小時抵達，日月潭之遊，至此乃告一結束。(到水裏坑還順途參觀該處第二發電所及外車埕附近的門牌潭第一發電所)轉乘集集綫火車，經集集隘寮、濁水、鼻子頭等站，到水二水轉往嘉義，這一段途中要經車行三分鐘長的兩個大隧道，與工程浩大的濁水溪吊橋。

龐大水力

「日月潭」不但僅供遊客們作爲攬勝之地，而其蘊蓄的龐大水力，還可發電，日人時代曾於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開始建設計劃，整整化了三年，耗費六千四百萬元，才有這個「日月潭系發電所」出現，以供應全島電力，其規模之大，爲東亞所罕有，現仍爲我繼續利用，他的發電量，可達十四萬三千五百(K.W)基羅，在今日國內堪稱不易多見。(詳見拙作「寶島光明的源泉」一文中)值得介紹。



川陝甘新旅途日錄

徐知林

本年應中訓分團教育長陳希豪先生之約，來迪襄理中訓分團教務，二月三日，由渝起程，三月十七日，到達迪化，全程八千里，純坐汽車，除蘭州與哈密兩地候車費時不計外，全部行程，爲時一月，所經川陝甘新各地，每於餐宿前後，遇有時機，即遍訪名勝，上自神農伏羲秦漢三國，下至宋元明清歷代古蹟，無所不訪，爰將途中實況，簡要記載，以供邊地同胞赴內地，內地人士來邊疆者之參考。

重慶、璧山、銅梁湯峽口

二月三日清晨，乘坐川陝聯處國3290號汽車，自陪都重慶南區公園起程，經過小龍坎、山洞、歇梁山、青木關、璧山、到銅梁縣屬湯峽口，在長江飯店晚餐，旋即赴西泉招待所歇宿。

銅梁湯峽口、潼南、遂甯、射洪太和鎮

二月四日清晨五時，大家起床漱洗後，未吃早餐，六時半即自湯峽口開車，經虎峯管（原爲軍分校址，當時作爲志願青年軍訓練處所）千佛寺，過潼南，在禧慶樓中餐，當時潼南縣城正在趕場，甚爲熱鬧，經遂甯，到射洪縣屬太和鎮，在茂盛園晚餐，宿涪江賓館。遂甯與射洪，地廣土肥，農田整齊，山青水秀，到處桑園，眞好園土也。太和鎮街道整潔，街道兩邊，樹木成行，並爲大布市場。

射洪、三合、綿陽

二月五日清早，太和趕布場，曾通大布，寬約一尺，長約五丈六尺，值法幣（國幣）二千三百元。經射洪縣城，三台縣城（三台爲川省大布市場）到綿陽，在華北飯店晚餐後，到城內走了一趟，街道整齊清潔，古色古香，到處懸掛野味，野雞、野兎、野鳩等應有盡有，細察各地，本城未受抗戰時之轟炸影響，此縣地廣且平，土地肥沃，出產豐富，筍乾爲本地名產之一。綿陽縣城附近，有金雁橋，爲三國時諸葛武侯擒張任處，惜天晚時促，未曾一訪。

綿陽、梓潼、劍閣柳溝

二月六日早餐後，自綿陽出發，經梓潼縣，在淺江小食店中餐，此地陰丹士林布每尺八百元，較重慶昂貴。經縣屬七曲山，有文昌帝君（張亞子樾嶲人）及關帝廟，三國時張飛曾鎮守此地，此地柏樹多且大，嶺高風又勁，樹身皆向南傾，晚宿柳溝鎮林興旅館。

柳溝、劍閣、廣元　、

二月七日自柳溝出發時，山有餘雪，水有結冰，晨風襲來，一裘尚寒，經劍閣縣城（劍州），在醉仙居中餐，三主客一，合坐一席，下午五時左右，車抵廣元縣城，宿東山別墅。

廣元候車，遊武則天廟

二月八日在廣元候車，抽暇遊皇澤寺即武則天廟，武則天爲唐代女中人傑，生長廣元，皇澤寺即川人紀念武則天者也。歸路並在華清池沐浴，浴資二百四十元，較重慶稍高，是日在朵頤及清眞館進餐，仍住東山別墅。城北有千佛岩，爲唐代韋杭所刻，惜時間不夠，未曾一遊。

廣元到縣屬中停舖

二月九日自廣元出發較遲，沿途山勢頗峻，蜀道難行，蓋指此也，經朝天驛、校場道，下午六時，到廣元縣屬中停舖住宿。

中停舖、甯羌、沔縣、褒城、留霸廟台子

二月十日自中停舖出發，經甯强（甯强出玉石、磨刻各種印章文具，均甚優美）過甯强屬大安鎮中餐，此地出柿子，柿餅每斤國幣二十五元，價廉而味美，旅客羣相購買，鷄蛋價亦便宜，每個九元或十元。此地有一特點，即居民大小便解，不設固定糞坑，一般都是平地隨處大小解，蓋當地此種風習，不足爲奇也。經沔縣，此地爲一大平原，三國時諸葛武侯空城計，即在舊城，武侯即葬於新城之定軍山，惜車停太暫，未克造訪。過褒城，此城又名苞中，相傳爲褒妃出生地，經留霸縣屬馬道驛，即漢相蕭何由漢中月夜追韓信之地。到留霸屬之廟台子，宿張留侯祠內之招待所，張留侯，即漢張良，漢高祖劉邦之有天下，得力於三傑（張良、韓信、蕭何）之功最多，但劉邦得天下之後，殺戮功臣，鳥盡弓藏，韓信被殺，張良隱退，明哲保身，知足知機，寺內有一聯云：『明哲保身輕富貴，英雄退步即神仙』，可謂形容恰到好處矣。廟台子又名古赤城，蓋因張良辟穀從赤松子遊而得名也。寺內更有黃石老人納履授書形像，眞留侯論之一幅寫眞也。寺的附近有紫柏山，出鹿壽草，云爲補品，此地當時物價木炭每斤十八元，白米每斗一千八百元，猪肉每斤百元。

廟台子、鳳縣之雙石舖

二月十一日自廟台子出發時，天正下雪，過南星驛站，到鳳縣屬之雙石舖。雙石舖，因鳳山有雙石而得名，此地即三國時之街亭，是晚住新運服務所內，本地居民，住窰洞者尚多，而近代新

興之西北工合社，及高級機械職業專科學校亦在此地。

雙石鋪、兩當，徽縣

二月十二日自雙石鋪出發，溫度為攝氏六度，經兩當，此地為陝西與甘肅兩省交界地方。到徽縣。城西有徽河，因以得名，徽縣縣政府門首，有谷正倫主席題匾，西外有甘肅省立師範學校，城東有清眞寺二座，城內街道為十字形。居民以回胞為多，此地有一特徵，即街上居民，多頸生瘰癧。

徽縣、天水

二月十三日自徽縣出發，大家在車上寒悶，吟詩消遣，囑余唱和，因成四句：『拜別中樞走邊疆，流覽山河識文章，問禁問俗聞風習，窮研勝蹟溯陶唐。』當時有一附車婦人，由渝赴哈密找丈夫，言談之下，知其心事，又成四句：『千山萬水到邊荒，冰天雪地苦備嘗，不問人間身富貴，但為夫君有心長。』是晚至天水，宿青年旅社，此社為左宗棠先生之遺蹟，原名兩湖會館，社內主持者為湘省人。天水即秦州，專員公署、縣政府、縣黨部、警察局、天水電廠、郵政局、父子鄉賢祠，都在中山路；學校有：省立天水中學，師範學校；報紙有隴南日報；縣城特點，有東南西北四城，名勝古蹟甚多，西門有伏羲神農祠，兩老並坐，令人想到我們祖先創業艱難境況。寺內有紡織工廠，蓋榮譽軍人戰時生產組織也。境內有伏羲畫卦的畫卦台，龍馬負圖的龍馬祠，女媧生處之女媧洞，城西南十五里有老子李耳昇仙之大青觀昇仙台，縣東有諸葛武侯與司馬懿對壘之諸葛壘，縣西有漢姜維祖塋纖堂莊，城北有漢李廣故里，城內有官泉及中山公園，與官泉毛織廠，毛織出品，名聞西北。

天水、秦安、通渭、華家嶺

二月十四日自天水出發，經秦安，此地出毛手套，毛袴，羊皮衣，狗皮毯。過通渭，此地出西北羊毛線，羊毛袴，羊毛衣，到華家嶺，住招待所內，

華家嶺為一百四十公里嶺脈之總稱，高達二千海拔，雖夏日如深秋，我們到時，溫度在攝氏表零下二十度，此地為華西、華雙，（華家嶺到西安與雙石鋪）之交通岔路口。

華家嶺、定西、蘭州

二月十五日自華家嶺出發。經定西，過甘草店，此地為甘草集散地，因以甘草名，附近榆中縣三角鎮之興隆山，有遷來元太祖成吉斯汗陵，及其妃之棺墓，興隆山對面之棲霞山有小洋房一座，聞蔣委員長曾在此小住，並有夫人梳妝樓等，惜車未停，不及窮覽。是日為大春二十歲生辰，同行以詩祝賀，並以『堂行康』三字為韻，强余唱和，因成四句：『經世雖才入室堂，深愧而今附驥行，謹祝春兄廿誕辰，共展鵬程萬里康，』是日下午，車到蘭州，住勵志社第二百十號房間。

蘭州候車

二月十六日至二月二十一日，此六天之中，因為在蘭州候車，抽暇拜訪舊友，遊覽各處。蘭州又名陸都，為大陸中心，西北走廊，全城人口十五萬，食店以陶樂春、太平洋、南味齋為最大，澡堂以衛生池、新隴、浴德、關馥池為大，學校有：甘肅學院、西北技藝學校、西北醫學專校、蘭州中學、蘭州女中、蘭州師範、蘭州女師、工業職業專校、農業職校、助產職校。訓練機關有西北幹訓團，現改幹訓分校，報紙有甘肅民國日報、西北日報，工程則有黃河鐵橋（一九九年造，載重八公噸），出產則有鴿子魚（湟縣人常以販賣此魚為業，故名湟魚，夏季為乾魚，冬季為冰魚，百合、梨子，均甚有名。）

蘭州、永登

二月二十二日自蘭州出發，乘西北國字第三一六五號汽車，過黃河大橋，經安甯堡，在河口中餐，是晚車到永登，永登即平番，宿新運服務處，此地虎猥溝產銅，本縣出麝香鹿茸。

永登、古浪、武威

二月二十三日自永登出發，經烏沙嶺，嶺上有湘子廟，即韓湘子得道處，現設無綫電台於此，聯絡空航。過古浪，在龍山鎮楊記飯莊中餐，至武威，宿新運服務社臨時宿舍，武威為秦月支國，漢武帝時，霍去病擊敗渾邪休屠王，即以其地為武威郡，元置涼州，本縣土地平曠，與四川綿陽相彷彿，人口三十四萬，出產豐富，故有塞外江南或銀武威之稱。此地處可以看到羊羣，馬羣，駱駝羣，縣屬哈西灘出紅銅，馬口溝三條嶺出煤炭，至於名勝，有宋狄青征討西番之狄台，三國人物賈詡，即生於該縣。

武威、永昌、山丹、張掖

二月二十四日自武威出發，經永昌，（永昌面積一萬二千平方公里，人口四萬五千人，古時為沙坨國，唐李克用與薛平貴均曾建都於此。城北有左宗棠征西時之馬踏泉，農林部在縣設有河西屯墾管理局，羊毛改進處，）中餐、過山丹，山丹城周七華里，全縣三萬三千人，沿途望見為阻當胡馬而設之烽火台，烽火墩的國防工事，民族堡壘的萬里長城，聯想到幽王寵褒姒戲弄烽火的故事，視國防為兒戲，宜乎其國亡身死也。西北大口寺有李陵出師之居延賽古城，本縣為甘省羊羔皮毛貿易之中心區，我們過此時，天氣尚冷，當地小孩仍有不着下袴者，到張掖，宿中西旅社，張掖又名甘州，城周十二華里，人口十七萬，土地平曠，物產豐富，出產大米，稱左公米，蓋因左宗棠氏由湖南帶來稻種故也，張掖為河西魚米之鄉，有塞上江南，或金張掖之稱。城內有大佛寺，

又名臥佛寺，臥佛長十二丈，城內佛廟甚多，馬可勃羅遊記謂張掖佛名於人，本縣佛多，由此可見。此外左公柳，左公水車，均爲左文襄公開發西北之偉績，前人有詩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而左公之偉業，曾於其詩。『手植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門』所云：張掖居民，哈薩克（蒙古苗裔）甚多，境內黑沙河（弱水，甜黑水，或香黑水）相傳猪八戒曾沐浴於中。城內西來寺藏經一百零八部，我們去參觀時，內駐軍隊，作爲軍用倉庫，經一度交涉，得以上樓參觀。城內有明德中學，省立師範學校等，我在重慶動身時，人都說北方不好，南方好，至此，曾令我發生『入見北方惡，我見北方美』之感想。

張掖，高台建康鎮

二月二十五日自張掖出發，到高台縣屬建康鎮，宿日新餐室，是晚本鎮新年（農曆），玩龍燈，十二人玩龍，六至十二人玩燈。玩燈，又名羔羊跑場，踩高橋（踩高脚）者共五人，粉裝二男三女，踩着高脚，唱着買梨花歌。玩龍，與湖南大同小異，玩燈、則與湖南玩竹馬相彷彿、間有不同，此外玩雙船，點花燈，吹長號，打鑼鼓，別有風味。

建康鎮到酒泉

二月二十六日自高台縣建康鎮出發，經過馬營，在清水縣屬新民旅社中餐，到酒泉，宿新運服務社內。酒泉卽肅州，因地下湧泉，用以造酒，異常醇芳，故名酒泉，全縣面積八千七百平方華里，人口十二萬，城內機關有：酒泉縣政府、警察局、地方法院看守所、監獄、高等法院第四分院、農民銀行、交通銀行、文化服務社酒泉分社、中央航空公司辦事處、酒泉督導區辦事處（黨部）。學校有：肅州師範學校、河西中學、中心小學等。名勝則有附城六里之嘉峪關（又名天下第一關，或天下雄關）因爲出了嘉峪關，地荒風大，故有：『出了嘉峪關，兩眼淚不乾，前有戈壁灘，後有鬼門關』之稱。我們過酒泉時，其物價於次：

貨物名稱	單位	每單位之價格
棉花	每斤	國幣五〇〇元
駝絨	每斤	國幣一八〇元
牛肉	每斤	國幣四〇元
羊肉	每斤	國幣三五元
猪肉	每斤	國幣一二〇元
大米	每斗	國幣一八〇〇元
麵餅	每個	國幣三〇元
雞蛋	每個	國幣二〇元
鴨蛋	每個	國幣二五元

酒泉出夜光杯（玉刻酒杯），北梢門街有哈民住宅區，南梢門街外曾見七八歲瞎女不着下袴，在城門口地上壓集馬糞，問守城衞兵，據云：『晒乾用以作柴火』云。

酒泉修車，抽暇遊覽

二月二十七日因爲在酒泉修車，故抽暇遊覽各處，飯後遊東城外泉湖公園，內有宣統辛亥三月牌石一面，上書：「西漢酒泉勝蹟」六字，附近有七七抗戰殉難忠烈祠，爲民國三十年于右任先生題字，酒泉有丞相祠堂（左公祠），在東關街，內面駐紮軍隊，未入參觀，城內有三青團診療所，酒泉附近有老君廟，爲甘肅油礦局所在地。

酒泉、玉門

二月二十八日自酒泉出發，經火燒溝中餐，至玉門，宿新運服務所，玉門縣面積五萬平方公里，人口約三萬人，城周三華里，全城耕地面積爲十七萬畝，出產大麥，麵粉每斤二〇元，是晚在梅審判官慶春處晚餐。

玉門到安西

三月一日自玉門出發，經橋灣（橋灣永當寺有人皮鼓，相傳清代吏員造城，吞蝕公款，康熙怒而令剝其皮以蒙鼓，以戒貪污）到安西縣，由莊縣長囑托警佐代找城內淵泉鎮第三百四十二號秦先生民房住宿，西安爲漢淵泉縣，面積爲十萬平方華里，人口二萬，此地終年風多且大，飛沙走石，與吐番之熱鎮西之冷，號稱關外三絕，是晚本縣微雪，厚約五分。

安西到哈密屬猩猩狹

三月二日自安西出發，經過白墩子、紅柳園、大泉驛、馬連井子、到新疆哈密屬之猩猩狹，住新疆省府所辦招待所內。

三月三日車子「拋錨」折回修車

是日車本自猩猩狹出發：原擬趕到哈密縣城住宿，不料車行至距沙泉子約六里處，車子拋錨，大家下車，到沙泉子準備中餐（駱駝糞當柴煮飯），並打電話帶口信囑猩猩狹車站開救濟車來接，中餐後，救濟車到，仍折回猩猩狹住宿，猩猩狹，狹長十五公里，狹以東俗稱口內，狹以西俗稱口外，狹內山中出石英。

三月四日因修理車輛，再在猩猩狹耽擱一天。

猩猩狹到哈密縣城

三月五日自猩猩狹出發，經過沙泉子，苦水，烟墩子，駱駝圈子，到哈密，住招待所。

哈密候車

三月六日至十一日，這六天之中，因爲在哈密候車，抽暇遊覽並研究哈密情形，哈密在唐代爲伊州，明代爲哈密衞，居民四萬，有新城，舊城及回城　九區專員公署、哈密縣政府，均在老城正街。縣黨部、郵政局、中央銀行、土產公司，均在新城正街。新省銀行、汽車站、招待所、均在鎮番街，回王墓在回城，哈密瓜、葡萄乾、到處皆是。民衆教育館在東街，列陳新疆日報（國語、

維語版均有）及國語千字報等，此地男女老幼，常戴有花瓜皮小帽，僅蓋頭頂，小女孩結垂辮條甚多，婦女穿紅衣，並用白布或紅綢罩頭部，蓋用以防風沙寒氣者也。城北街十三號，有製毡靴廠，曾去參觀，此地市面毡靴，每雙約國幣六七百元。又在北街十三號參觀維文私塾「蒙學」一所，教員在牛骨牌，木板及紙片上，手文寫維文字母，或維文拼音，分別教授維族蒙童。

哈密到三堡

三月十二日自哈密出發，到縣之三堡，住王老板家，晚餐後無事，與王老板（及小伙計）（約十三四歲）談天，得知本地婚姻風俗（須同宗教，同宗族，男須割生殖皮），並得知過去各宗族相互情感實況，所謂割韮菜，與挖蘿蔔之意義，割韮菜，即斬草之義，挖蘿蔔即除根之義，是晚同仁多睡坑床我人則在汽車上硬凍一晚，爲照管大家全部行李故也。

三堡到七角井

三月十三日自三堡出發，經瞭墩，到七角井，住招待所，此地有七角井設治局，當出山羊綿羊，天然鹽鹼，到處地面皆是，厚度由一寸至六七寸不等，木柴則古盛今衰，其他則一無所產也。

七角井至鄯善

三月十四日自七角井出發，到鄯善中運招待所住宿，中運招待所，地址寬大，設備完全，整齊清潔，鄯善爲古樓蘭國，清設鄯善縣，本縣土地肥沃，坎井特多，林則徐戍伊犂與吐魯番與興辦水利，創設坎井，以利農田，新省各縣一律仿行。聞名之哈密瓜，實際出在鄯善地方，葡萄乾多而且廉，每斤新幣二十元（蘭州市面每斤國幣四五百元）較吐魯番亦便宜（吐魯番每斤二十五元至三十元）。

鄯善至吐魯番

三月十五日自鄯善出發，經連木沁鎮，勝金口，到吐魯番新運招待所歇宿，吐魯番即古高昌國，低於海拔二〇〇餘公尺，在大山之間，四圍皆大戈壁，故八月間長期炎熱，居民須在地洞避暑，因爲天氣火熱，元代名爲火州，附城十公里處有骨火山，即西遊記上之火燄山，本縣有二城，新城維族居多，舊城回族居多，本縣爲回維文化之中心，班超曾駐於此，維族擅長跳舞。

吐魯番到茇茇槽子

三月十六日原擬到達迪化，自吐魯番出發，經過達扳城（即大扳城，清乾隆時所建，）到迪化屬之茇茇槽子，車子拋錨，晚上又在車中凍守了一晚。

茇茇槽子到迪化

三月十七日自茇茇槽子出發，車子一直開到迪化八戶梁中央訓練團新疆分團，迪化西城有烏魯木齊河，故名烏魯木齊，爲新疆省會，位於天山北麓，爲全省陸路中心。光緒七年開爲商埠，人口稠密，約十萬人，商業頗盛，有小南京之稱。

此次由渝來迪，所感殊多，茲摘要列舉於次：

一、新疆偉大，西北偉大，中國更偉大。

二、西北，尤其新疆，是民族團結、民族平等的基礎地。

三、西北地大物博，棉花絲蔴，米麥，煤鐵，駱馬牛羊，瓜菓食鹽，無所不出，無所不產，若再加以改進製造，西北富源，眞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四、西北鐵路，尤其隴海路由天水以西至迪化一段，亟應趕早採用兵工築路政策，迅速修築，此段自蘭州以西至迪化之間，到處特別寬廣，特別平坦，不用修築，舖上鐵軌木枕，即可通車，較諸內地各省，修築鐵路，特別省事。此路不特爲中央與西北聯繫之主要血管，而且爲全國東西交通之唯一路綫，不特有民生上文化上之重要價值，而且對於國防上國際上更有特殊效用。

五、希望中央，挑選大批邊地青年，派赴內地深造，並特別獎勵內地各種人才，來到邊地工作。

六、亟應扶掖本地人士，培植本地青年，養成自治能力，管理自己事務，以期實行地方自治，完成憲政基礎。

七、各級學校，除注意本國史地教育之外，應該特別注意普及國語教育，尤其是邊疆工作之人士，與邊地各宗族同胞，國語及宗族語文，應互習互通。

八、有關學術之科學、教育、文化、各種重要書籍、詞典、中央應特別獎勵。並協助地方編譯刊印，以資普及而廣流傳。

三十四年十月二、五日於
新疆迪化中訓分團。

滇池洱海翠湖之勝

朱偰

滇池

海天一色遠山平，千頃波光照眼明，日月迴環通帝座，星辰倒影入蓬瀛。鳥從雲母屏中過，人向琉璃鏡裏行。浩浩滇池看不盡，孤舟今夜月華清。

雲南巨浸，曰洱海滇池。洱海以蒼山勝，若夫涵星印月，汪洋千頃，海天一色，茫茫無際，則洱海不及滇池遠矣！

游滇池之道有三：一曰大觀樓，饒近水樓臺之勝；二曰龍門，擅俯瞰千頃之勢；三曰放舟湖心，自昆明直航海口，則茫茫五百里之景，盡在目中矣。

大觀樓　大觀樓在近華浦，去昆明可七里。近華浦者，臨青草湖上流，以與太華山隔水相望，故以爲名。車抵大觀樓，有門三孔，額金字楷書，曰大觀樓。再進第二重門，額曰近華浦，聯云：

曾經滄海難爲水，欲上高樓更泊舟。園中山石玲瓏，樓臺曲折，有湏月亭，澄碧堂諸勝。大觀樓高凡三層，飛簷複宇，聳立昆湖之上；四圍楊柳菰蒲，長隄相屬；正西臨湖，極目無涘，遠浦遙岑，歷歷在目。孫髯翁有長聯云：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　披襟岸幘　喜茫茫空闊無邊
看東驤神駿　西翥靈儀　北走蜿蜒　南翔縞素　高人韻士
何妨選勝登臨　趁蟹嶼螺洲　梳裹就風鬟霜鬢　更蘋天
葦地　點綴些翠丹羽霞　莫辜負四圍香稻　萬頃晴沙　九夏芙蓉　三春楊柳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　把酒凌虛　嘆滾滾英雄誰在
想漢習樓船　唐標鐵柱　宋揮玉斧　元跨革囊　偉烈豐功
費盡移山心力　儘珠簾畫棟　卷不及暮雨朝雲　使斷碣
殘碑　都付與蒼烟落照　只贏得幾杵疎鐘　半江漁火　兩行秋雁　一枕青霜

是聯上聯極爲雄闊，而下聯則不免淒涼，蓋晚年人心境之作，髯翁亦不知其然而然也。登樓而望，萬頃汪洋，左右蘋天葦地，楊柳環繞，洵爲大觀。游覽一週，循樓左長隄行至樓外樓，更買棹直放湖心。是時夕陽將下，金光萬道，風帆片片，背日影而來，極爲莊麗。品茗茶樓，臨流觀煙霞晚景，漁村炊煙，歸雁數行，頗似江南水鄉，爲之流連不止。

龍門　龍門在昆明西十餘公里，高踞西山之上，左傍懸崖，下臨滇池，極目千頃，茫茫無際。自西山雲栖寺而南，可四公里，抵羅漢崖，係龍門半山進口處。琳宮梵宇，依巖而建，遠而望之，若嵌諸山壁間。再上爲三清宮，迴廊曲檻，下臨湖面，遙望昆明，煙樹萬家，金馬諸峯，聳翠擁碧，俯仰其間，已覺心曠神怡。惟所對滇池，係近城一角，尙未臨空闊處，未爲最勝也。再上爲玉皇殿，樓閣三層，高聳崖間，惜年久失修，頗多圮傾。自此路入叢巖間，低徊曲折，始抵石室，絕壁千丈，毫無去路。所謂石室，係鑿巖而過，內虛外敞，作迴廊之形。再進爲慈雲洞，石刻則作雲華洞，係人工鑿成。再行石室

迴廊，始登龍門，額曰達天閣，匾曰天臨海鏡。前有石臺，作半圓形；左峙碧嶢，右連海口，下臨滇池，茫茫五百里，盡在目中。其下卽千丈岩，壁絶懸空，下臨無地，飛鳥翱翔，盡出其下，俯仰其間，迥出風塵之外；而仰望太極峯，則猶高高無極。余有句云：『鳥從雲母屏中過，人向琉璃鏡裏行』，蓋寫實也。

縱斷滇池　自昆明近華浦放舟，縱斷滇池，直走海口，六小時可達。輕舟蕩漾，容與中流，山光水色，掩映白雲清波間，令人意遠。蓋昆明爲高原地帶，空氣清新，天高氣爽，無氤氳之氣，饒開朗之色，與平原之湖泊，可謂迥異其趣者也。

洱海

洱海蒼涼雪嶺西，蒼山玉立與雲齊，風搖倒影琉璃碎，波映嵐光翠黛迷。欲駕扁舟浮夜月，會當扶杖上天梯。滇南景物縈懷想，夢裏關山未可躋。

蒼山洱海　滇西諸郡，大理爲最；大理山川，蒼洱爲最：峯巒巀嶪；出沒雲煙；雪浪拍天，魚龍嘯舞，湖山之勝，國內罕有其匹。惟以僻處西陲，交通不便，游人雖夢想其地，而至者蓋寡。抗戰以還，滇緬路築成，向之窮鄉僻壤，頓成國際通路，於是蒼山洱海之勝，始馳名中外矣。

玉帶雲　點蒼山在城西三里，自北而南，綿亘百餘里，高六十里，橫列如屏，內抱如弛弓，卽漢書所謂『邪龍雲南山似扶風太乙之狀』是也。層青接漢，疊翠排空，陰崖積雪，盛夏不消。山腰抹雲，橫如玉帶，人因稱爲玉帶雲。其峯十九，中一峯特尊，是曰中峯。諸峯拱峙，劍簇矛攢，巖巖之氣，有似岱宗。峯各一澗，蜿蜒東注，匯於洱海，其清見底，是爲十八溪。

洱海之傳說　洱海之濱，舊有旖旎之傳說：相傳大理舊爲澤國，邪龍據之，是爲羅刹，好食人。有老僧自西方來，託言欲求片地藏修。羅刹問所欲，僧曰：但欲吾袈裟一展犬一跳之地。羅刹許諾。僧曰：合立符劵。遂就水岸上書劵石間。於是袈裟一展，縱犬一跳，已盡其地。羅刹欲背盟，僧以神力制之，曰：別有勝地居汝。因於蒼山上陽溪，神化金屋一區。羅刹喜，移其屬入焉，而山閉矣。僧乃鑿河尾洩水，是爲天生橋。大理之民，始得安居。至今人以洱水赤文島爲大士地劵云。

彎彎似初生月　洱海古稱葉榆水，源出浪穹縣谷山下，形彎彎似初生月，匯十八溪之水，以成巨浸。廣二十里，長可六倍。風撥濤驚，則雪浪拍天；春明景和，則碧水拖藍。每當風和日麗，湖平如鏡，涵虛蓄碧，淵湛不流，帆掛斜陽，鴛鴦出浴；入夜千村漁火，如星辰之倒輝。大抵洱海匯蒼山十八溪之雪水，故明淨特甚。元人詩云：『鳥從雲母屏中過，魚在鮫人鏡裏行』，可想見其明媚。

三島四洲九曲　洱海中有三島，曰金梭，曰赤文，曰玉几。滙有四洲，曰青莎鼻，曰大貫淜，曰鴛鴦，曰馬簾。又有九曲、曰蓮花、曰大鵲，曰蟠，曰鳳翼磯，曰蘿時，曰牛角，曰坡坨、曰高崀，曰大塲。迤邐曲折，以成初月之形。明楊愼所謂『沿三島之赤文，泝九曲之滄浪』，卽指此也。登城樓而望，萬煙家樹千山翠靄，瑤臺仙闕，盡涵碧波之中。太白詩所謂『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到此始信有之矣。

翠湖

翠湖秋盡水盈盈，綠滿汀洲憶故京。二十年來如一夢，至今魂繞舊春明。

昆明之有翠湖，亦猶桂林之有榕湖，嚴州之有東湖，故都之有什刹海，點綴紅塵，爲都市生色不少。翠湖一名九龍池，俗稱菜海子，即明之沐國公別墅，所謂柳營者也。海心亭位其中，有阮公堤，南北縱貫；有橋三：南爲燕子橋，北爲聽鶯橋，中爲採蓮橋，乃阮元督滇時所築。又有唐隄，東西交貫，兩端建立唐太夫人雙節坊，中有鐵橋二，則爲唐蓂賡所築。隄畔多植垂柳，湖中遍種蓮花，每當夕陽西下，游人如織，爲昆明勝景之一。

翠湖東岸，爲五華山，居昆明市之中，端嚴莊麗，諸山朝拱，拜雲亭，武侯祠及明永曆帝故宮皆在焉。登拜雲亭而望，金馬山環其東，昆明湖繞其西，俯瞰全城，均在一覽之中。誠西南佳麗之地也。

宛然故都北海　余游翠湖，係在三十四年中秋，時余將有越南之行，道出昆明，遂驅車往游。湖寬廣可六里許，中有長隄綿亘，分湖爲四。菰蒲楊柳，掩映秋光之下，一池碧水，綠滿汀洲，荷葉田田，藕華正放，花香水氣，沁人脾胃。令人頓憶起故都北海風光，恍如夢境，悵然久之。散步其間，至皓月東昇，夜氣漸涼，乃駛車歸去。

名點 名菜
粽子・鬆糕
喬家栅湯糰
老牌出品 全國聞名
電話 七四一七四號
襄陽路（拉都路）三三六號



西北邊地拾異（九）

陳澄之

去外蒙的兩條路

由鎮西往蒙古人民共和國有兩條通路。在過去中蒙斷絕往來的二三十年間，這兩條捷徑，並未因此不通過；祇不過往返的人不多吧了。一羣往來的人們，美其名曰「商人」，事實上是「清一色」的商人麼？

我們在這裏提出一個極其顯著的實例：在這一次伊犂哈薩克事變未發生前，哈薩克沒有佔據國境出入孔道，如霍爾果斯尼堪卡之前；在我國跟蒙古人民共和國未發生正式外交關係，根本無可交涉之前，你可知道，新疆人民私有的槍枝（不一定哈薩克私有軍火）是從那裏來的？那麼，走邊的「商人」負有重大的嫌疑，為什麼那一羣人專愛幹這一行買賣呢？請讀者自去思索吧，在現環境下，筆者殊未便過份「言重」了！

鎮西去外蒙的東西兩線以巴里坤湖西，鍋底山北的地窩坡為交點。往東北行，這一線全是山路，過了三個泉莊，便進了叢山深處。第一天住專金。次日要出發得早，越過白墩子的山嶺，到天生川，走得快的話，當日可以趕到煤窰住宿。第三天在三塘湖打尖時，要備妥足够兩三天用的水和糧。直到第四天才會到察哈泉村，才有水草，由此越過山頭，便是今日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阿爾泰省巴特爾罕阿瑪 Baterhan Arma 縣的邊界了。阿爾泰省原是從前中國的扎薩克圖汗的一部份。

由地窩坡北行，入西山，過了花兒茨，前程便不再過份冷落了。至炭窰爬過一座高山便是紙房子，然後沿着大沙磧的邊緣西北行，經高泉、條湖、葦子峽，一路傍山而行。過頭水、龍頭子溝，便到了邊界最後一站的羊圈灣。三天工夫可以走到。如果爾有公路能通汽車的話，不需一天便到邊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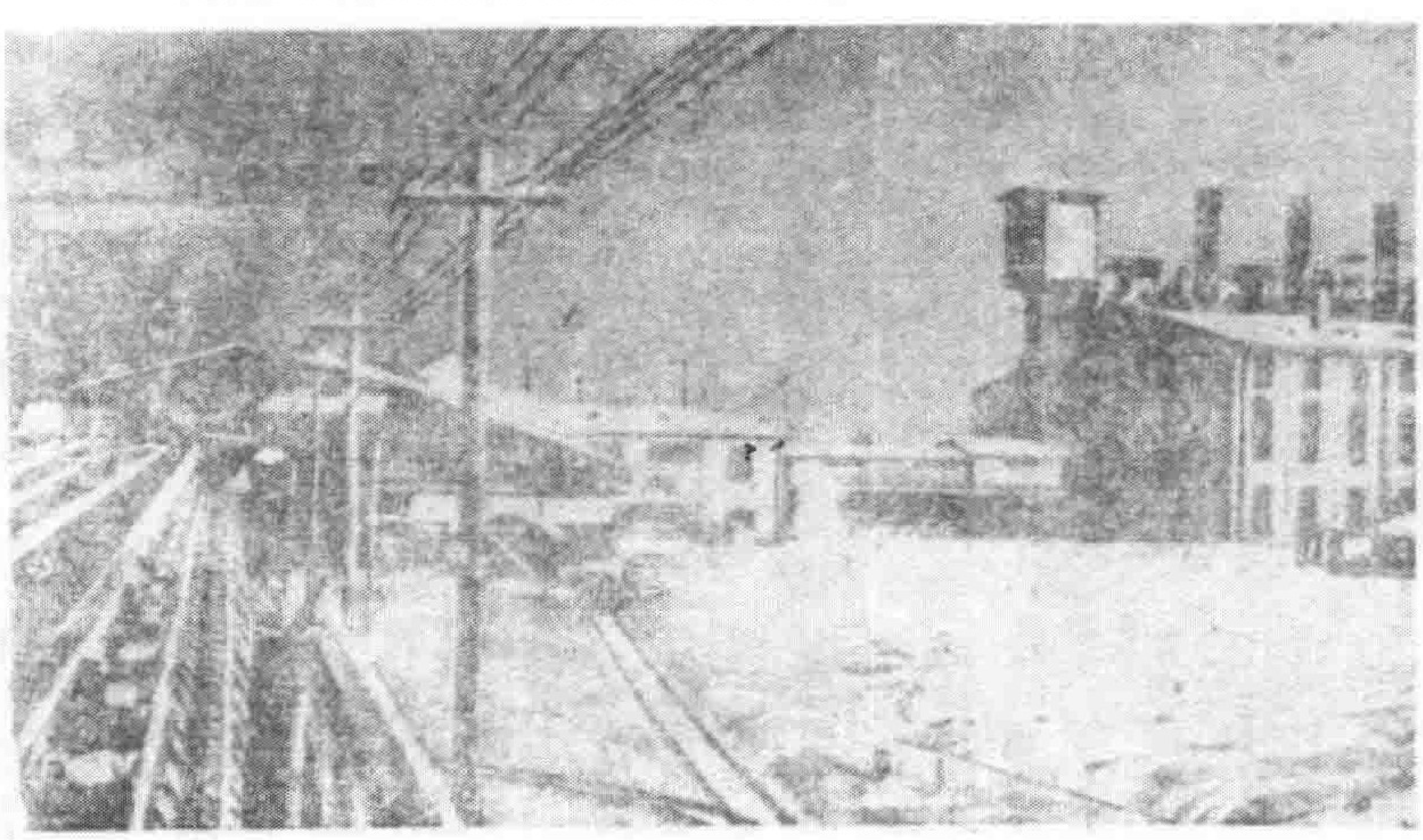
出羊圈灣（原名「阿貴圖」Akuito）便是外蒙今日的科布多省的邊界！北去是今日已工業化了的塔布丁 Tabotin。有公路汽車直達！

今日外蒙古

鎮西的屈漢臣先生對今日外蒙的內情知道得很詳細。他曾在庫倫住過多年。直到三年前才回家鄉的。他告訴我很不少的關乎外蒙的口頭資料。

喀爾喀蒙古人今日努力的精神，誠不愧為成吉思的嫡裔。現任蒙古人民共和國畜牧部長杜爾興 Chimit Dorzhin（前傳他曾隨該國副主席蘇龍甲布 Surrungab 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四日同飛重慶，事實上他並未到中國來），確是一位實幹的「專家」政治家。

在中國邊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工廠



杜爾興在出任部長前，為了研究改進某一羊種，他曾到荒僻的芭葉 Bai（位在鎮西正東的邊外，攀過山來，便是中國了）的牧地上久住過



外蒙芭業畜牧研究所一角

兩年之久。像他這樣的人，怎會沒有成就呢？有他這樣的官，國家怎會不興旺呢？我們在無可奈何時，老是下意識地說，某人受了誰的利用，或人受了誰的唆使。苟領導有方，誰能利用「某人？」苟統治有道，誰能唆使「或人？」

屈漢臣先生會送給我一箱外蒙製造的罐頭馬料。

「你看，這是青嫩的芨芨草做成的馬料。」屈先生說，「且別談新疆畜牧事業的前途，單是這全疆遍地皆生的芨芨草，我們除了任牲畜自食外，除了枯老的當柴燒之外，還發生了別的什麼作用？」

「在外蒙現在有一家很大的工廠，一方以青嫩的芨芨草做馬料罐頭；一方面用枯老的芨芨草編織帽子。今日這外蒙的芨芨草帽，一直銷到烏克蘭，傾銷在歐亞各地。」

重建三塘湖

在今日中蒙恢復正常外交關係之初，我們對國人及政府有一建議：就是我們要趕緊先把鎮西北境的重鎮三塘湖在極短的期間裏，重建起來；繁榮起來。正像蒙古人民共和國在一九四一——四四年，把科布多的塔布丁變成了一座最繁華的大城市一樣。

三塘湖繁榮的先天條件都具備了。有工業上所需要的煤，有畜牧上所需要的肥美的水草，因為在山谷的中間，有比較良好的氣候。



今日荒廢了的三塘湖

我們為什麼特別重視三塘湖？因為自古以來，這地方就是新疆北路的通衢要害：東通外蒙阿爾泰省直抵歸化，北達外蒙札布干 Dzapkhan 省的烏里雅蘇台 Ullissutai，西入外蒙的科布多。在軍事上和商務上，三塘湖的復興在今日是必要的。同時可以使新疆各族人民不要老是覺得別人家一切都好，自家的什麼都要不得！

關於三塘湖，據訊鮮錄載：

三塘湖北數十里（這方位弄錯了吧，不當是「北，」而應是「西南。」中國古籍內對方位的錯誤至夥——註）有煤産戈壁中，旁有坑坎，長三里許，寬四五丈，火四時不息，相傳舊係窰所，因失火起燒，今已六十餘年，坎底皆灰，其深不測。

按字典載：

有火穴名熓煨地夜明如晝。

又據集韻載：

熱灰謂之熓煨。

煤礦自燃原是很普通的一種現象。我們告訴大家這一段記載的目的，就是爲了要說明鎭西薩泥子山，西山和那梅州山一帶蘊藏了極富的煤。藏量若干？外國人已有很詳盡的調查和勘察。我們呢？我們對新疆地下的蘊藏究竟有多少，有些什麽？恐怕連一個大概的數量和大約的種類，都說不出來。

「巴里坤」是什麽意思？

鎭西不但在軍事上重要，在商務上有再行繁榮的可能。而且牠是一座極其美麗的城池。在城外西北角的不及三四公里外，便是新疆巨大內湖之一的巴里坤湖。所以鎭西又名巴里坤，便是這個原故。這湖南北長四九·八公里，東西寬一八公里。其美不減杭州西湖！誰說這湖上沒有美景的？祁韻士西域釋地載：

行人早行過此，往往見有樓台殿閣，城垣街衢。

祇不過巴里坤湖上的樓台殿閣是蜃樓海市吧了。

巴里坤湖就是古時的蒲類海，又名婆悉海。鎭西便是蒲類國，王兹力支地。「巴里坤」外國人把牠譯做 Barkul 乃是譯從漢西域圖考的「巴爾庫爾。」事實上這一淖爾比較正確的音譯，當是西域水道記的「巴爾庫勒。」今名「巴里坤，」距離原文的讀音更遠了！

「巴爾庫勒（巴里坤）」譯自古代語文。維吾爾「巴爾」是「有」字的音譯；「庫勒」是「湖。」這湖的四周在歷史上爲兵家用武之地。據西域傳補注載：

（瀦入巴里坤湖之）招摩多河所逕之沙山迤邐與東北諸山接，最東者曰大柳溝，次小柳溝，次廟兒溝，次板廠溝，次樓房溝（以上各溝在千里格山西北，在巴里坤湖東北——註），以次而西，相去或五六里或至二十里，各溝出水，會而成河流逕沙山北，沙山長十許里。牧馬者入山深處夜聞鈴鐸音，相傳昔覆軍於此。

其實最初蒙古人把巴里坤湖叫做哈木哈瑪爾淖爾 Ham Hamal Nor Ulla。因爲在烏可克嶺的北面有一座山叫做察罕哈瑪爾山 Chahan Hamal Ulla。蒙古人用這山名名巴里坤湖。這些地名都是蒙古語文的音譯「哈木」是「瞭望；」「哈瑪爾」是「鼻子」（蒙古人以山梁像鼻子。）「察罕」却又是維吾爾語「白色」的音譯了。

兩支名歌

我們歌頌巴里坤湖的文藝作品很不多見。新疆各宗族關於巴里坤的歌曲倒很不少。蒙古人的哈木哈瑪爾淖爾歌是很雄壯的。

哈木哈瑪爾淖爾

C　2/4

51 112 | 3 4 | 5 — |
山青 水碧 蒼 蒼 茫，
545 654 | 3 — | 6·6 i6 |
草茂 馬肥， 羣 — 我何 所爲？
545 654 | 33 212 | 1 — ‖
蕩平 妖魔 殺盡 叛 逆！

新疆今日最有名，最年青的女歌手瑪黛琵兒 Matebell 小姐所唱的一支關乎巴里坤湖的「調情」曲，跟蒙古人的情味就大不相同了。筆者

在迪化時，曾聆聽過她的這一支名歌：

F調　情　2/4

5 1 2	3 5	2 2	1	5 5 6	4 5 6	5 1̇
(男唱)巴里	坤湖	乾涸	了！	(女唱)但怨	他不找	泉 源。
1̇・6	5 6	5	1̇	5 5 6	4 3	2 1
(男唱)泉 倒	是發	現	了，	怎奈不	向湖	裏 流？
1 1 2	3 3	2 2	1	5 5 6	4 3	2 1
(女唱)祇	要心	情	深，	決無乾	涸的	靈 魂！
1 1 2	3 3	2 2	1	5 5 6	4 3	2. 1 ‖
(男女合唱)心	似湖	面的	清；	情似	湖水	的 深!!



瑪黛琵兒小姐

務塗谷・金滿・濟木薩

出了鎮西，過了延安堡，巴里坤湖被尖山擋住了我們的視線。到了那終年積雪的蘇吉，一路上荒涼之至。鹻泉子的水喝不得。可是才隔了二十多里，下肋巴泉的水却又是甘甜的了。在新疆旅行，自然界的一切往往瞬息變化萬千，今日想來妙不可言，但身當其境時，誠是苦不堪狀！再往前走十六七公里，便到了滴水岩傍，古代車師後國的京城務塗谷。你想，長安的未央、阿房，今日都不知何去了。何況在這荒漠上的古都，更是一無所有了。西域傳曰：

車師後國治務塗谷，戶五百九十五。

今日呢？務塗谷這地方連千戶人家都沒有。昔日繁華今何在？其實一切文化的創造者是人類，但文化的湮沒與破壞者，亦復是人類。舊唐書地理志曰：

以庭州爲金滿縣，爲漢車師後王庭。

今有人根據這一段紀載說，漢金滿之名，既沿稱至唐，則唐以後亦呼金滿可知。有人以爲「金滿」乃是「濟木薩」的異譯。恐怕未必如是吧。

關於務塗谷，金滿縣，濟木薩在文化上正確的考據，最好是到這一帶來發掘一番。據筆者所知，這一帶根本還沒有被外國考古家發掘過哩！

由此往西去一程，便到了鎮西和木壘河兩縣交界的芨芨台了。木壘河縣的地域，是由奇台縣分析出來，自民國六年的冬天才設立縣佐的。入境後，先到荒山叢中的色必口，然後便是小石頭，大石頭兩個小站了。所謂大石頭原名「闊舍圖。」在山裏我們發現了一塊古老的祇有半個「滿」字可辨的碑石。由此，我敢說「闊舍圖」這原名必是「庫舍圖」之異譯。可惜此碑已爛，我們無可據以爲考了。過了烏浪烏蘇，三十里墩，阿克他斯，便到了那泉源雖極小，但至今不涸的一碗泉，此時木壘河在望焉。

五六—四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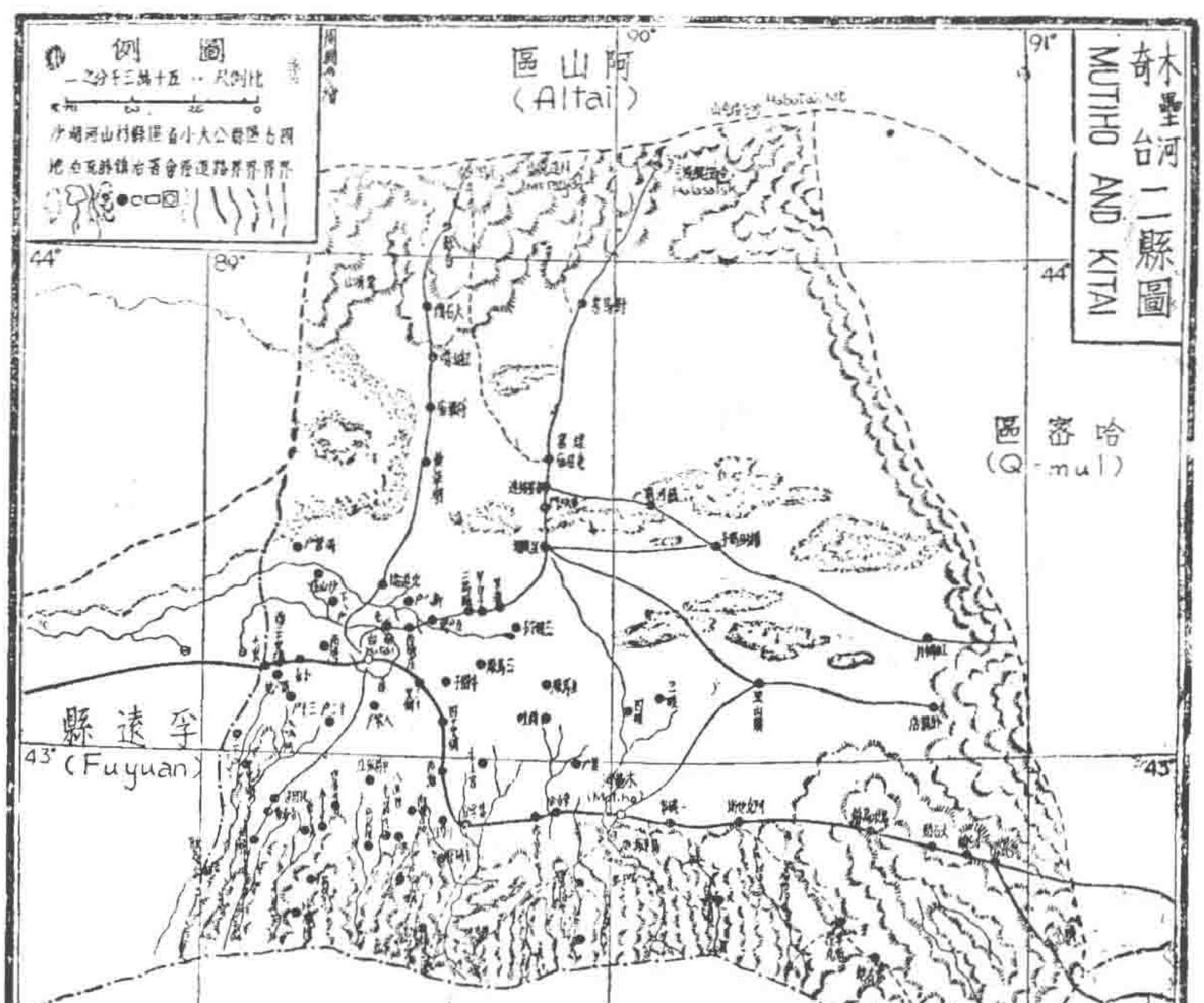
「木壘」就是「蒲類」

木壘河不可以之小而不重視牠。這是天山北路另一個巘峻的軍事要地。負天山之陰，水草饒富，宜耕宜牧，東扼巴里坤，西通迪化，是新疆防邊東西呼應聲援的中樞。

這「木壘」兩字，在任何宗族的語文裏，始終沒有能找出牠的來歷。我在木壘河時，這地方的文化尤為可憐，找不出一個人能說得出絲毫的淵源。但在此城所見的一切遺物，多半是有關蒲類的，所以我疑「木壘」乃是「蒲類」的轉變。

木壘的西境是窮山峻嶺，北境是沙磧戈壁。由這裏北去外蒙的科布多省比較從鎮西前往，還要捷便。沿途雖然全是沙漠，但不乏水草站驛。所以方便得很。一路上如四畦，芨芨湖，二通沙門，老君廟，野馬泉都是平沙裏的好地方。在新疆的地理環境上，我們要把這些大地當做「魚米之鄉」的。從野馬泉往北前進，便入了山道，攀過了山嶺便是科布多。

在此縣和科布多接壤處有三個在深山裏的邊卡，是出入國境的捷徑。我們非要加以重視不可的：東首是哈布塔克 Habotak 山，西首是拜達克 Paidog 山，中間的亦復最為險要的是哈拉肐斯克 Harasaisk。這一帶都是小路，這多年來，中國始終沒有在這些要區裏設防。



木壘河的商人走到哈拉肐斯克邊地便被外蒙的邊防戍兵擋阻了去路。可是外蒙商人却可經由此卡出入無阻。如今外蒙人把貨物運過了哈拉肐斯克，住在山南的冷淡泉等中國商人去洽購。他們多半夏初爬過山來，秋初回去。

希望與蒙古人民共和國早日建立正常的商務關係！

第一次吃生羊肉

我到了木壘河，曾為大雪所阻。在這裏住了有半個月。在這半個月裏，曾被一位哈薩克友人拜布薩哈，約到北邊沙漠中他的住處去旅行了一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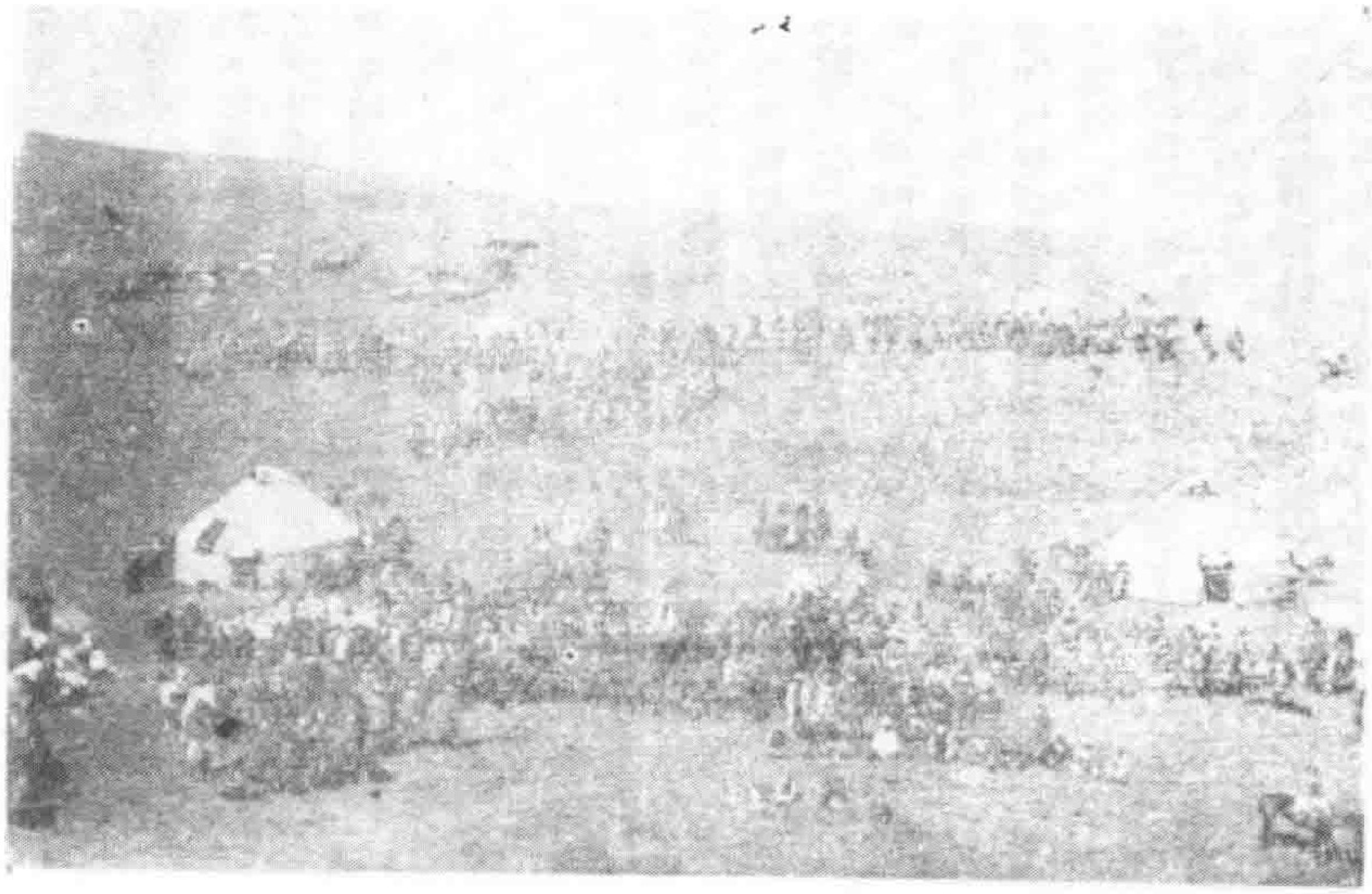
在這一次的旅行中，我有一個感覺：冬季的沙漠裏，天氣越是晴朗，越是冷得可怕。奇怪的是在這四面都是冰雪既深且厚的境地之中的戈壁上，看不到一塊冰，一片雪。諒來是被狂風刮走了。

騎馬走了兩天才走到黑山頭，其實這裏那有什麼山？祇不過是一片黑色石磧的堆子吧了。哈薩克在旅行中不分日夜，都是騎在馬背上的。在這兩天裏，第一夜我很興奮，月色皓明，一目無邊，四野俱寂，惟聞喘息。沙漠裏的朝暾，分外鮮麗，一看到那初生的太陽擱在大地極處的邊緣上，轉眼牠已躍離了地面。眞是奇妙呀！第二夜我疲憊極了『你睡一會兒吧。』拜布薩哈招呼着我。

「怎麼睡？」

「把眼睛一閉，什麼也不要想，任馬自己走去。」

「我沒有這習慣。」



哈薩克的大婚典

在到達梧桐窩子的前天，我們斷了糧。幸而拜布薩哈帶有馬腸子。交給我之後，他自己在附近獵了一隻黃羊。

那黃羊還沒死，他在那羊頸上剗了一刀，便用嘴去吮吸鮮羊血；再餓時，他割了一隻羊腿，剝了皮，大嚼了起來。他給我一塊生肉，我無可奈何地不忍下嚥。奇怪的，後來我也能吃帶血的生羊肉了。並不難吃，另有一股鮮美的味道！

梧桐，胡桐，鵓鴿，新柴

斷了糧之後，拜布薩哈便把我們兩匹坐騎，和一匹備騎的馬糞，隨時檢拾在鞍囊裏。積聚了好幾囊。

既到了梧桐窩子，拜布薩哈又獵了一匹黃羊。在野地裏我們拔了些芨芨草（這草的根很深，很不容易拔，看上去是枯脆的一叢，殊不知堅韌異常，）生起火來。便用所積聚的馬糞做燃料，把黃羊肉在糞火上烤煮了吃。這是我這一次旅行中最引以為快活的一夜。

「梧桐窩子，」在你顧名思義，必以為此地盛產梧桐，其實新疆全境根本不產一棵梧桐。這「梧桐」乃「胡桐」之轉誤。據竹葉亭雜記載：

胡桐淚出西域，其木質朽腐，不中材用，但可作薪。

根據這一紀載，我們才明白過來。維吾爾語裏的「薪柴」是Huotun。大約是我們的祖先便用此音，譯成「胡桐」了。其實胡桐就是樺。所謂



楊樺參天的新疆之春　筆者在喀什公路上

「胡桐淚」乃是今日工業上大好的原料，樺油。新疆的一切之所以被視爲異，被引爲奇，多半由於這一類的莫名的人爲的隔閡所致。據本草孟康注曰：

其叢生之地曰胡桐窠，撰著家不解，以爲地不應稱窠，因改爲鵝鶘窠。鵝鶘鳥名，則大誤矣。

改爲「鵝鶘」固是大笑話，其實「胡桐」既音譯自維文「薪柴，」則以「薪柴」以名「樺，」又何嘗不是笑話？但這些笑話能探本求源，一考查出來，倒確是一件有趣的事，亦復是一件中國今世裏的人應做的工作！

樺油（胡桐淚）不但是工業上重要的原料，而且是獸醫的藥物之一，性大寒，可治馬疾。同時我曾親看到哈薩克人用牠來醫治牙痛。

「我們還會再見不？」

拜布薩哈和我終於到達了他一家人所在的胡河泉，這是大戈壁裏的世外桃源。哈薩克穹帳都建張在泉的四周。

我住的一座穹帳裏，拜布薩哈的妻妾爲我生了三大堆糞火：一堆火上烤着羊肉馬肉；一堆火上是燒的乳茶；拜布薩哈的愛妾坐在第三堆火傍弄弦低歌。拜布薩哈和我偎躺在氈墊，迷迷欲睡。朋友，陶醉在這樣的環境中，胡復何所思念？



穿額敏裝束的嫵娜雅和她親筆用哈薩克文寫給筆者信的一部份

哈薩克女人眞媚極了。她們那無邪的爽直坦白，決不是大都市裏的女人所能有的態度。拜布薩哈問我最愛他的那一位妻妾。在哈薩克的禮俗中，你越是說眞心話，他們越高興。他的第四位太太嫵娜雅才十五歲，嬌柔天眞。

「你的那一位太太最美？」嫵娜雅爲我點了一支外蒙造的「莫乎」烟，親手塞在我的嘴裏，笑着揑了我一把。

「祇有一個太太。」我看拜布薩哈，他也以迷着眼對着我笑呢。

「怎麼祇有一個？」嫵娜雅倒在我的懷裏，緊握着我的背膊說：「你窮？」

我笑着沒有回答她。冷不防被她膈肢了一把。歡笑了一陣，她踱到火堆旁邊蹲着去了。

「你的身體太瘦弱了，」嫵娜雅睨了我一眼，然後凝視着火苗，無言地淺笑着。

我要離開胡河泉了。在我動身回木壘河的那天早上，天還沒有亮。我醒了以後，穹帳裏的火光照耀得四壁金黃。帳裏祇剩下我一個人。當我坐起來時，嫵娜雅踱了進來，在我的身邊蹲着。

「天還沒有亮，你怎麼一早就出去，」我打了一個呵欠，「到那兒去的？」

「我到空地上禱告去的。」她很不高興地低聲說着，「等一下，天亮了，你不就要動身了麼？我爲你去禱告了，——祈上天，佑你一路平安。嗨，我們還會再見不？」

戰後初游歐美（三）

魏文翰

到了瑞京

Stockholm 在歐洲的傳說中是『北方的威尼市（Venice）』，其實兩者區別極大，以威尼市比照 Stockholm 也許還委屈了這瑞典的首都了。但兩個城都是水上都市這一點是相近的，Stockholm 的確是一個湖上之城，海灣與無數的湖泊交錯着，不僅 Stockholm 是湖城，實在瑞典全國都是一個湖上之國，境內密佈着鏡樣的湖面，映照着連續不斷的森林的倒影。

農民生活極富饒

從 Malmo 到 Stockholm 計坐八小時火車，沿途都是耕地，森林，和湖泊間聯着，其間稀疏地散佈着孤零的農莊和小市鎮。不斷的游絲似的延展着電桿和電線，電化的程度是可觀的，每一角落都是電燈照耀着，午後四時天黑以後，沿鐵道兩側電燈光始終閃鑠不滅，電力確已普遍到農村了——我這裏不敢用普遍到『窮鄉僻壤』的字樣。因爲『僻壤』或有之，『窮鄉』則未易得，穀物的價值既高，農村實較城市的貧民區尤爲殷實，我們在國內用慣的『窮鄉僻壤』，在觀念上與這裏的孤村農舍有相去極遠的涵義。這些瑞典南部從森林中墾闢出來的農地，播植着小麥，洋芋，之類的作物。洋芋在歐洲的農產中起着極大的作用，近年洋芋應用之繁，幾乎與麵包可以並肩了。這富於澱粉的洋芋，在德國是作爲麵包的代替品的，在其餘各國也都配在主要的菜內，以補充食糧，除可口之外，還是價值低廉最易生長的農作，不論乾土或山壤，不論雨量多寡，洋芋是保證不致荒歉的，國內洋芋也逐漸普遍了，但還沒有推廣，是否將來在河南及華北各省大量種植洋芋，可以補救連年的饑饉，或者值得國內農林方面的朋友加以研究或提倡罷。

瑞典的農民，是有產者，其富裕是超過都市的工人的，我們只就沿途所見，農家的房舍都很舒適，每家都有樓房、窗紗、電燈，那怕是田角上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子，其窗前的陳設超過我國都市的中級市民。耕種多半用曳引機，也有在寒風中趕着牛車的，大致是搬穀草之類工作，比之我國，則那一架牛車已超過一般農民的購買能力了。我國最大多數是農民，也正是農民們的貧窮達於無極，倘農民生活不能改善，國民生活是不易提高的。

戰爭以來農產品價格更高了，歐洲的農民生活益非中國農人所可企及，我們在車上看到一個從眞正可說僻遠的農舍走出來的女子，那農舍在鐵道附近兩頭十餘里內沒有站口的森林背面，門打開了，那女子提着籃子走下階來，包着一方 Scandinavian 風的頭巾，黑色的絲絨大衣，長襪，高跟皮鞋。她那只籃子表明她不是拜訪的遠客，而是一個農家主婦的通常的上街。然而這樣的農婦，在我國至少是一位中級商人或高級公務員夫人的打扮了。

我這些話不是徒然艷羨別人的享受，但人民的富裕確是我們應該追求的目的，因爲人民的普遍富裕，是培養國民基本道德的要件，也是國家鼎盛的表徵，含辛茹苦是不得已的，吃苦耐勞是手段而不是目標。國內提倡的節儉樸素，是一種非常的亦即物資缺乏之下不得不然的手段，我們不希望全國人民都以此爲終極的標的，我們却希望政府以至人民努力生產，共同完成普遍的富裕。我們中國今天不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我們是『患寡又患不均』，或且『患寡』尤甚於『患不均』。

瑞典只是七百萬人口的小國家，能雄峙於北歐而不被侵略併吞，固然有其外交上的因素，但國家的富力與文化程度之高，都是被各國重視的主因。倘使以中國之大，有瑞典這樣的富裕與道德標準，這整個世界將有極驚人的改觀。

車中的片段感想

緯度愈北，冬日的白晝愈短，在丹麥時深感白日之不足，加以陰雲密佈，雖有晴天，但到瑞典之後，更感冬夜之長，我們由 Malmo 來 Stockholm，車行至 Nassjo 站後，爲程未及一半，時間只是三點五十五分，天色已昏，站名的字牌，必須有電燈光之處才能辨認了。瑞典的各車站，也是敞無掩蔽的，月台通到馬路的人行道上，任人出入，票房則在站房內，似乎也並無無票搭車或三等票坐二等車之類的事故發生。如果在國內，是行不通的，當然瑞典人工既高，如隨處要像我國一樣嚴密管理，隨處稽查，則管理費用，將浩大無邊了。因此想到科學管理，減低生產成本等等的提倡，在我國人與人間的信賴既不易即時建立，實在無法照歐美抄傳。眞正的生產能力之促進，人民道德之建立乃是極大的要件。道德與生產的關聯，在這裏可以看出其密切的程度的。

道德標準的低下當初雖起於生活的困苦，所謂『飢寒起盜心』，但盜心同時又加重飢寒，原本只要一個人管理的事，爲了要防弊，只好多一個人來做看管的工作，又因管理的人或且會生弊，又加一個人來做稽核工作，因之生產組織上增加了負擔，而一個人的收入則爲三個人所分得，國民生活必然低落，貧窮的程度必不能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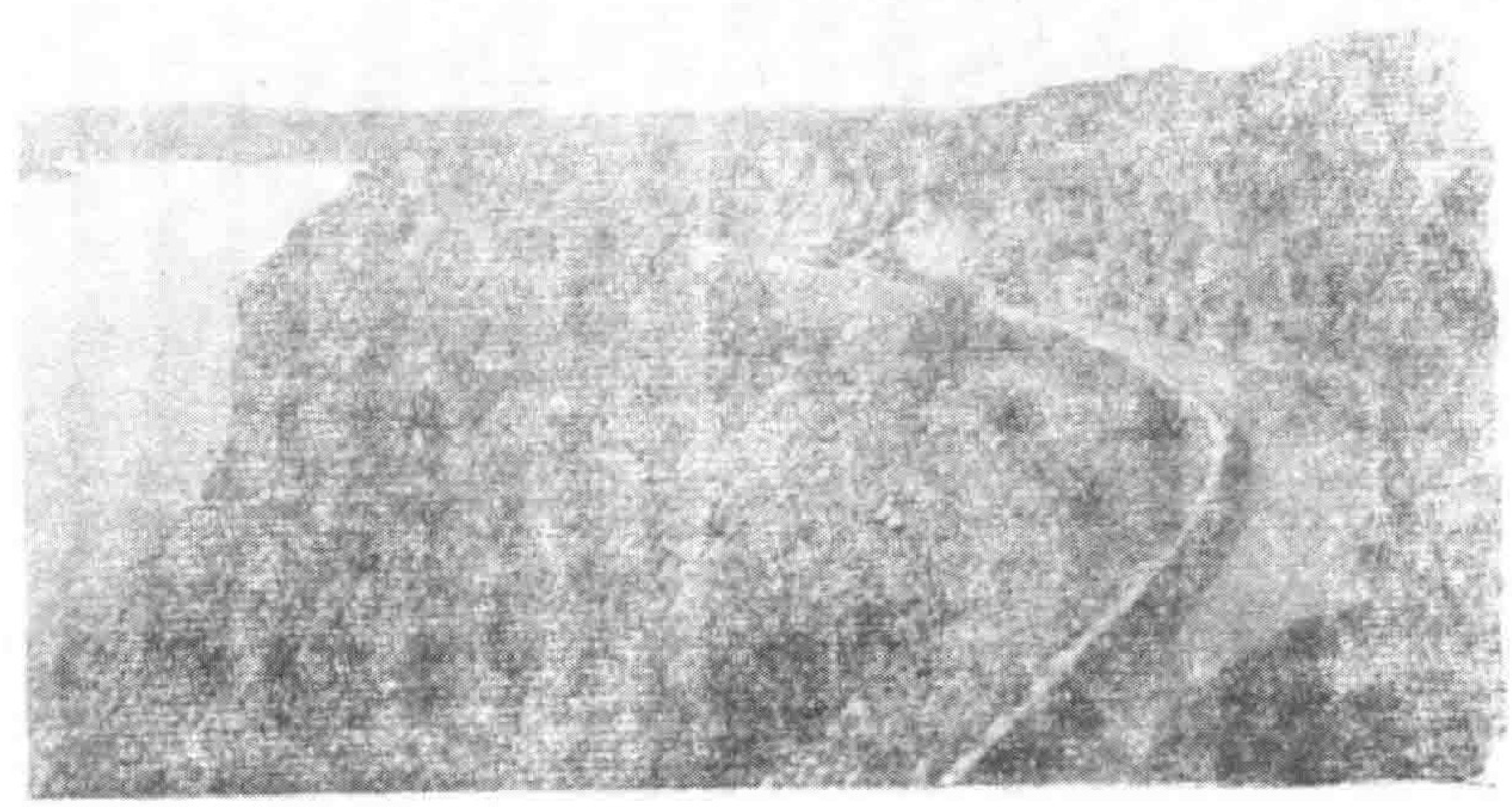
過 Nassjo 站以後，火車衝向黃昏後的朦朧前進，兩側的小樺樹林或杉木林都隱入了濃霧之中，時或在隱約可辨的樹稍閃過一盞電燈，於是我們只能打開坐椅背後的電燈，看報看書，不能再向窗外閒眺，只有有時經過一個不停車的小站，則窗外的燈光引逗我們再向外面探望，或者車子到中途站口停車，我們可以借機到車外的冷空氣中立一二分鐘。

瑞典是缺煤的國家戰前主要依靠德國煤的輸入，現在德國煤鑛大部尚未恢復並須接濟法國故燃料極缺，電力雖富，恐因設備等關係，尚不能作爲取暖之用，但好在木材甚多，故此沿途車站，恒見整列火車裝運木柴，這些不是出口的木板，都是用作燃料的木柴。就是在 Stockholm 或其他小城市中，也常見有大批木柴，堆置住宅的角邊，備過此冬之用。

下榻郊外的旅舍

九時三十五分車到 Stockholm，城內燈光通明，隨處皆是霓虹燈，這是此次出國以來第一次看到的，在巴黎，Copenhagen 等地，戰後物力節約，霓虹燈都不裝用，甚至倫敦也沒有五彩的霓虹，而 Stockholm 這六十五萬人的北歐小城，五光灼鑠，還保持着戰爭以前的繁榮與熱鬧，甚且較戰前更爲繁榮與熱鬧。

車停於 Stockholm 之中央車站，出站以後，因旅館不易得，我們事前已用電報定妥 Grand Hotel, Saltsjöbaden 的兩間房間，當時即雇了 Taxi，逕往 Saltsjobaden，我們在丹麥起初來電 Grand Hotel 時，回電云城內無法定，但近郊之 Saetsjobaden 可以定，故此定了兩間。上車之後，直駛出市外，一會上坡，一會下坡，東轉西彎，汽車道兩側皆係山林，湖沼，偶見一二別墅式之房舍，幾疑受車夫之騙，行達三十分鐘之久，猶不知旅舍何在，山徑無人，但見林木蔭深，夜色四合，車前兩道燈光，照射着滾滾而來的曲折道路，焦疑不已



瑞典山間公路

。最後到一山徑轉入林中，乃見巍然一廈，燈光掩映，車直趨門前，曳然停駛，則 Saltsjobaden 也。計汽車直放達四十分鐘，不免大呼寃哉，蓋此行目的既在遊覽都市，並不在避暑消夏，來此距城數十里的消夏勝地，渡此忙碌的隆冬數日，未免太不合算了。但是既已到此，Stockholm 城旅館又確不易找，只好住下。

這時已經十時半了，入門之際，只見林間及道上，霜濃如雪，寒氣貶肌，也不再想看看旅館的環境之類，問明所定的房間號數，即各自歸室，沐浴入睡。

瑞典小駐

在 Saltsjobaden 的第一個早晨因怕不能早起，隔夜故意打開了窗帘才上牀，翌晨黎明起床，扭開電燈洗過臉，穿衣到走廊看鐘，竟已九時三刻了。到歐洲以來，第一件痛苦是無錶之累，如照原始的辦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則一天只有六小時的時間可以運用，何況不是霧重，便是陰雲密佈，太陽是不易見面的。計在丹麥十八日，晴天只有兩天，所謂晴天者，也只是上午十一時以後，下午二時以前，太陽在天空的南半部露一露臉而已。我們在瑞典的第一天，火車上曾見陽光，胸境為之一暢。但第二天即屬陰雨。在 Grand Hotel 面臨鹽湖，一窗好風景的餐廳，吃過早點之後，問明每半小時有電車入城，即趕坐十一時的電車至城內的 Slussen 站。來時覺得很長的路，入城時



北方的威尼期瑞京斯篤康

却只費了二十五分鐘，當然電車較快，路線較直之故。

電車如在畫中行

Stockholm 及其近郊，是邱陵與湖泊相間之區，電車道兩側，風景宜人，山水秀麗，林木葱鬱，紅牆碧瓦的住宅簇落其間，頗覺可愛，這裏既是地處極北，氣候亦寒，郊外路滑霜濃，山崖池邊，俱結堅冰，我們到北歐以來，陽歷十二月初結冰的，似乎還祇有瑞典和挪威，其餘如丹京等處，只偶於早晨八時以前見之，不至於終日不化。Stockholm 却簷前均有冰柱倒懸了。不過這氣候與我國北平相較，似乎也相去不遠，雖則 Stockholm 緯度遠較北平為高，大致以暖流關係，沍寒之程度，似乎並不較北平為更酷烈，當然我們在瑞時間不長，不敢以此論斷。

Stockholm是介於 Lilla Vartan 海灣及多數湖泊之間的一羣島嶼所構成的，各島之間都有橋樑相連，各湖之間，如非自然相通，也必有運河相接，故此水陸交通，脈絡全市，隨處見水，也隨處看到岸邊的小型起重吊桿。這些島嶼既高下不等，故此橋樑道路之構造，亦均呈

建築上的大觀，Stockholm 可說是橋樑陳列館。兩層的橋樑，三層的橋樑，盤旋的橋樑，啓閉的橋樑，幾乎式式俱全，建築藝術的發達，於此不可想見。

雕刻·戲劇·歌舞

斯堪的那維亞諸國，原以近代雕刻著稱的，近一二百年來，世代皆有雕刻名手，似乎北歐的形象藝術天才，有奔流不盡源泉一樣，與雕刻藝術相聯屬的建築藝術，似乎也不得不追踪而上。這種藝術上之成就，以丹京 Copenhagen 及瑞京 Stockholm 爲中心，Copenhagen 的市政廳，卽以雕刻名作之富傳稱，Stockholm 則遍城隨處皆有生動的雕塑，許多紀念像並非莊穆靜立的拙作，而係生氣勃勃的運動中的姿態。湖邊街角之非紀念性而純爲藝術陳列性的許多銅雕石雕，尤多富於生動的線條。

至於戲劇方面，我們在國內時也許因較爲熟悉挪威作家易卜生之故，印象中或不免認爲挪威的劇藝發達，但我們歷遊這北歐三國，覺得挪威的劇藝尙不如中國。在 Oslo 時曾看最大的皇家劇院的話劇，所演係 John Steinbeck 的 "Moon is Down"，雖聽不懂，而演藝拙劣，祇能與我國重慶的中國萬歲劇團等作對比，但在 Copenhagen 的 Royal Theatre 及 Stockholm 的 Kungl. Teatern 所看之歌舞劇，卽在我們外行看來，也覺十分爽心悅目，在丹麥所看係 Ballet，爲丹麥古代之風俗舞，場面極大，舞藝亦高，在瑞典所看係 Brud-Kopet，既舞且歌，舞態之輕盈，在我們想像之上，以之與美國歌舞片中的舞藝一加對照，便覺美國片中除排場佈景之外，純以舞技論，是不足道了。不過這些都是門外漢之談，全憑直覺，不是有什麼根據的。

餐館中領略古趣

瑞典皇宮，是在 Stockholm 的舊城部分，古式建築，宮外任人往來，窗檽與街道之間只有一片二三丈寬的草地相隔，並不像北平故宮那樣的高牆危城，宮禁森嚴。所謂舊城，是在市中心的一個小島上，全島皆係古砦舊築，街巷逼窄，曲折難行，汽車也幾乎轉不過身來，道路路面則仍舊是小方石塊舖築，帶着十七世紀畫片上的色彩，在中國這樣富於歷史的國家，兩三百年不過瞬息之間，從沒有注意到該保存舊觀，我們確是在摒除舊的部分以求更新，但在歷史短的國家，二三百年已包括其整部的歷史，一磚一石皆覺彌足珍寶。這正是 Stockholm 舊城部分不改舊觀之原因。十二月七日（珍珠港四週年紀念日哩）我國駐瑞公使謝振叔先生邀我們到一家最負盛譽的餐館去午餐，那餐館就在舊城部分，名曰 "Deu Gyldene Freden"，是建於 1730 A.D. 的地下飯店，門前巷道狹不容車，大門窄如針孔，入門脫去大衣，卽入地道，形如重慶的小防空洞，餐座卽排列於此防空壕式之彎曲狹小的地道中，桌椅燈架，俱呈古態。也許誠然是『容膝易安』罷，地方實在逼仄到動肘觸股的地步，而密排的桌椅前，竟是座無虛席。我們這幾位從古老的國家來的外賓，直不免要笑這些好古成癖的瑞典人，無古可好而只能在這種地方來滿足他們的歷史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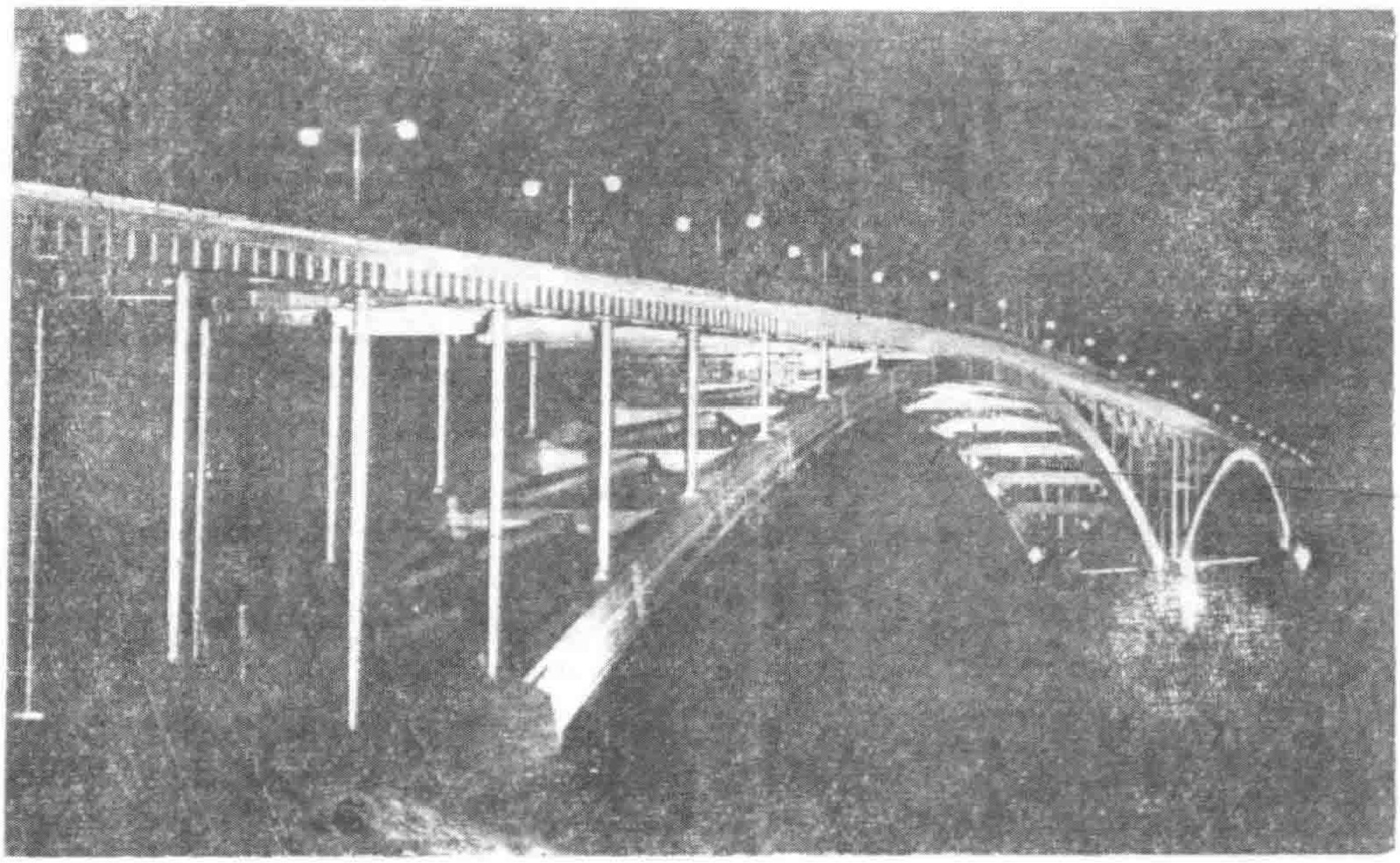
游客爲了購物資

但是現在吸引各國遊客來瑞典的，却不是瑞典古蹟之繁富，沒有一個戰後瘦疲的國家的人民，到這裏來仰慕瑞典古代皇帝抗拒帝俄，爭逐丹麥等事蹟的。瑞典今日最能誘惑歐洲旅客的，却是其受中立之惠而擁有的豐富物資及自由購買制度。倫敦的報紙上大篇登載着 Stockholm 的物價，不要 Coupon，排滿了極長的價目表，手錶合若干鎊，鋼筆合若干鎊，洋服合若干鎊，以至無線電收音機，絲襪等等的價錢。

瑞典是歐洲唯一可以自由購買各樣消費品的樂園，日用品貯藏之富，也出乎各國之上。這裏有美國 Parker 51 的鋼筆，有瑞典 Tissot, Omega, Cyma，各式的錶，各式的衣着。這些都是其他各國人民日夜夢想而不能獲致的，瑞典維持着對美貿易，只有美金對瑞幣可以自由兌換，英鎊集團內的貨幣則不能在此換取瑞幣，這又是各國人民夢想着瑞典而又無法來瑞的悲哀之由來。

Stockholm 的港口設備，則規模不大，這裏雖也偶有直放大西洋的船隻，但主要是通到 Baltic 海沿岸的航線。繫船岸雖長，起重設

五六—四三〇



斯篤康西橋夜景

備的規模都很小，遠不如西部的 Goteborg。因爲 Goteborg 才是瑞典對遠洋貿易的主要港口，市街的熱鬧則超過Goteborg甚遠，最大的百貨公司如 Nordisk Kompanie，最熱鬧的街道如「王家街」(Kungsgatan)，廚窗設備之輝煌富麗，就是倫敦也不能與之並比。

瑞典人可愛可親

瑞典境內的中國人是很少的，除使館人員之外，只有若干馬戲班中的中國藝人，在此售藝營生，中國商人到此的，也許我們是第一批也未可知，據 Saltsjobaden 的旅館主人和我們談起，十餘年來到 Saltsjobaden 的遠東人，只有幾位日本人，我們是他們初次遇到的中國客人，但瑞典人是很盡地主之誼的，連小孩子看到我們，在驚訝的視線中仍很親暱地和我們握手，說在書上讀到過中國，知道我們是 Kiniska（中國人）。

在瑞京兩日半，忙於購物，應酬及參觀海港等，佳處既遠，白晝又短，也無法遊覽，第一日陰雲密佈，寒風夾着飄雪，但至午後即無雪。第二日雖無風雪，銀霜覆瓦，仍若嚴冬之象，第三日早餐甫畢，已近十時，因訂購了十二時赴Goteborg的車票，尚須由 Saltsjobaden 趕赴中央車站，乃收拾行裝，結賬出發，到達 Slussen 後，在橋頭站立多時，屢打電話叫 Taxi 而不至，焦急之際，路人告訴我們該到橋的頂上一層去等，方知白等了許久，上至橋頂，車即來，入站後匆匆趕至火車內，距開行時間僅五分鐘矣。

古德堡燈火通明

由 Stockholm 經 Goteborg 而至 Oslo，全程仍爲電車。離 Stockholm 之日（十二月八日），天氣晴朗，一路均見陽光下枯黃色的樺樹的密集細枝，但車過 Hallsborg 後，陽光忽隱，濃霜密霧，籠罩原野，滿呈陰寒冰結之象，偶見農舍前一二牛車，皆在霜霧重圍之中隱約可辨，趕車者衣服臃腫，拉車之黃牛噴着水氣，喘寒垂涕，眞如天凍地坼一樣，我們在車內無法測知車外之溫度，看樣子總在零下若干度。最美觀者厥爲凝霜的樺樹，霜花凍裂，枝頭俱呈白色珊瑚狀，我國古來所稱「玉樹瓊枝」四字，最足形容其狀貌了。

車過 Skovde 站，即已天黑，晚間七時到達 Goteborg，乃至預定之 Hotel Atlantic 住宿，因爲時尙早，特入市一遊，街頭燈火通明，加以聖誕節近，滿街皆爲聖誕節之佈置，翠松及綠色之五角星綴掛街頭，倍見熱鬧，只是各處商店均已關店，祇有耀眼的櫥窗佈置可看而已。第二日爲星期，我們原約定的 Lefflers 須星一再洽談，卽沿着海港看其碼頭設備。

Goteborg港口原爲一沉陷的冰河河谷，但自北面Vaner湖流來的水亦由此谷注入Kattegat海峽，故亦爲河口的港灣，據說這狹長的港口，因湖內流下的泥沙淤積，常須疏濬，但港內運輸繁忙，停泊的船隻也很多，其中也有若干挪威船隻來此修理的。Goteborg的Gotaverken等兩個造船廠，是雄踞北歐的大廠，造船能力佔瑞典全國之百分之三十五，規模較Copenhagen之Burmeister and Wain爲大。

出版業也很發達

Goteborg和Stockholm同樣都以街頭電車爲市內交通之主要工具，大致以北歐來說，丹，瑞，挪三國都還未進步到像巴黎倫敦一樣全用地下電車及公共汽車，各都市的交通是以街頭電車爲主的，但所通達的路線極遠，我們星期日即在Goteborg坐最便宜的電車遊覽市區，由第八路車的起點坐到市外的終點Malndal鎮。這五六哩之間房舍櫛比，市郊都是大宅的公寓式六層住宅，平民生活水準是很高的。

在人種方面，瑞典人也許是歐洲最純粹的Saxon族了。這在Stockholm較Goteborg尤爲顯著。瑞典人都很高大，膚色純白，女子亦較爲美麗。大致北歐的撒克遜族，丹麥與挪威種族上更爲接近。瑞典人則素被丹挪目爲外邦的，瑞典人口則大多集中南部平原地帶，漸北漸稀，至極北部之鐵鑛區域，則冬季到來時，工人亦均南移，因氣候嚴寒，遍地古老的原始森林，除極北的拉普人(Laps)外，皆不能長住。南部人口集中之區，則農耕較盛，林木均較小，大都已是人工培養之森林區，但以人口密度論，則仍遠較歐洲各地爲稀。國民教育極發達，一般敎育程度亦高，我們在街頭遇見十四五歲的小孩，有的也能講英語，說是在學校學的。Stockholm的出版業亦甚發達，除本國文的書籍報紙極多外，同時也出版各國原文，尤以英文爲甚，如Zephyr叢書，印行英美近代及當代名著達數千種，連林語堂的"Importance of Living"也翻印在內，看書似乎已成爲最普遍的嬉樂與消遣了。

挪威匆匆過

我們離Goteborg之日，喜遇雪後，晨起拉開窗簾，白雪滿街，尙飄落未已，是爲十二月十一日。所坐火車係十一時三十五分出發，是由Malmo直達Oslo的特快車，我們到站時，離火車到站尙有三十分鐘，故此在站上購報閒坐，看月台外的鐵道工人洗涮另一列車的玻璃窗，寒風凛冽，而擦洗如故，瑞典鐵道之整潔，是英法丹挪各國都不能企及的。

我們這次同車的是一位挪威籍的瑞典太太和一位瑞典人的馬戲班主人。異國婚嫁在這裏很平常，但嫁與瑞典人的挪威少婦却仍保持着挪威愛國情緒。

挪威立國的精神

北歐三國，挪威是最小，歷史也最短。這全國只有三百萬人口的小國家，在四十年前還是與瑞典共一個國王的十八世紀以前挪威是在丹麥的統治下的，1814年之後，挪威擁戴了瑞典的國王，雖然全國都是高原及山谷，不能有農業生產，但在十九世紀時，這些峽港的漁民們已將貿易擴大到全世界，國際貿易遠超過了瑞典，終於在1905年脫離瑞典而獨立了。挪威之從瑞典獨立，當時爭執的問題在於挪威要求單獨派遣使節至各國通商口岸，這正是今日挪威的特徵。三百萬人口而擁有五百萬噸船舶，是全世界任何一國都不能有的比率，鄰國的瑞典擁有一倍以上的人口，却只有挪威四分之一以下的船舶噸位，富裕的瑞典就在這一對比上不能再控制挪威，只能聽其獨立了。這局面當然是有其地緣上的因素的，綿延一千五百哩的海岸全是冰河河谷沉陷地帶，富於峽谷造成的良港，而且都面向着北海與大西洋，不像瑞典那樣被閉鎖在Baltic海內，都是形成這個海商國的地緣因素。但在這次大戰中，也正是這種地緣因素使挪威受了不期而來的打擊，尋覓北海及大西洋上潛艇根據地的德國，在1940年卽攻入挪威而將其全部海岸佔領了。

挪威在這次大戰中損失是極重的，但始終對德抗爭的精神也是可佩的。據說戰爭結束以來，北歐傳說着如下諺語：

"Norway lost everything but honour;
Sweden saved everything but honour;
Denmark saved both everything and

honour;

Finland lost both everything and honour."

是否可以作為定論，固難卽斷，但與事實相較，或亦相去不遠。挪威物質生活甚苦，房舍田園，破壞亦多，所以同車的那位少婦說，你們到挪威之後，一定不會喜歡挪威的。那是指以一個旅行者的要求，在挪威不能獲得適當的供應而言。我們當不能以此為好惡之原因，但挪威物資之缺乏，確是事實。

過國境景物全非

上文說過，一過交界的 Cousjon 站後，景物全改。就是同一列火車，入挪威境後，沿途停車時間也加長了，有時停到二三十分鐘之久。站上所見行人衣衫，也遠較瑞典為襤陋。從最小處來說，瑞典是火柴之國，旅館餐館無處不是現成的火柴放在桌上任人取用的，在挪威則如此珍貴，就連挪威 Wallem 航運公司派來招待我們的 Reiertson 君，也向我們分取若干瑞典帶來的火柴，因為他在管制下購得一星期一盒，只能够他兩天的消費而已。

因為挪境停站時間之長，由 Goteborg 至 Oslo 走了九小時又四十五分，我們在晚間九時二十分進入 Oslo 的中央車站，由 Wallem 公司派來的 Reiertson 君接同到預定的 Hotel Continental 去。但因 Taxi 甚少，我們在車站等待挨班的 Taxi 幾乎也等了半小時以上。

Hotel Continentel 是 Oslo 城的第二家大旅館，看設備情形，在戰前是很具規模的，餐廳的設備極華美，上下三個餐廳，都有樂隊，但現在旅館的大部分給軍隊駐着，洗澡設備是因無熱水供給而停用的，桌布以至於床上舖的褥單，因為棉花的缺乏，都改用紙張。磁器及刀叉也缺乏，我們在 Oslo 三天半，只有一次用到茶匙，還是特別為我們找出來的大小式樣互不相同的兩只。肉類全然沒有，只有在我國大使館吃到一次，這是經過外交路線而得來的牛肉和猪肉。雞和蛋也沒有，牛奶只供給病人，糖與水菓則完全絕跡。



奥斯洛東車站

從娛樂的觀點來說，Oslo 在戰前原是冬季遊覽的中心。瑞典京城 Stockholm 多水，宜於游泳度暑，故為 Summer town, 挪京 Oslo 周圍多山，雪後尤美，宜於滑雪溜冰，故為 Winter town. 這裏的交通及設備，似乎也大半以 Winter Sports 為其核心的，例如近郊電車，大都通達風景宜人的滑雪區域，車周也特備繫置雪橇的地位，十二月十二日我們坐電車到 Frognerseater 看雪景並遊山，那裏是海拔八千英尺的山頂，遍山松杉，頂上積雪盈數尺，下瞰 Oslo 城及其通海之峽港，景色秀麗，滑雪之山道仍在，然而戰後疲憊的歐洲旅客，還未恢復其戰前的遊興，來此滑雪者寥寥無幾，祗有少數遊人及帶着小孩和雪橇的婦女，來山觀光，看來都是 Oslo 的當地住戶。山頂的餐館是滑雪區特具的營造樣式，木柱木牆，燃用木料取煖的中古式火爐，和古式的桌椅。這些都是戰前的趣味中心，但我們在那裏休息一小時以上，吃了幾片海味三明治和咖啡，所見來此的人並不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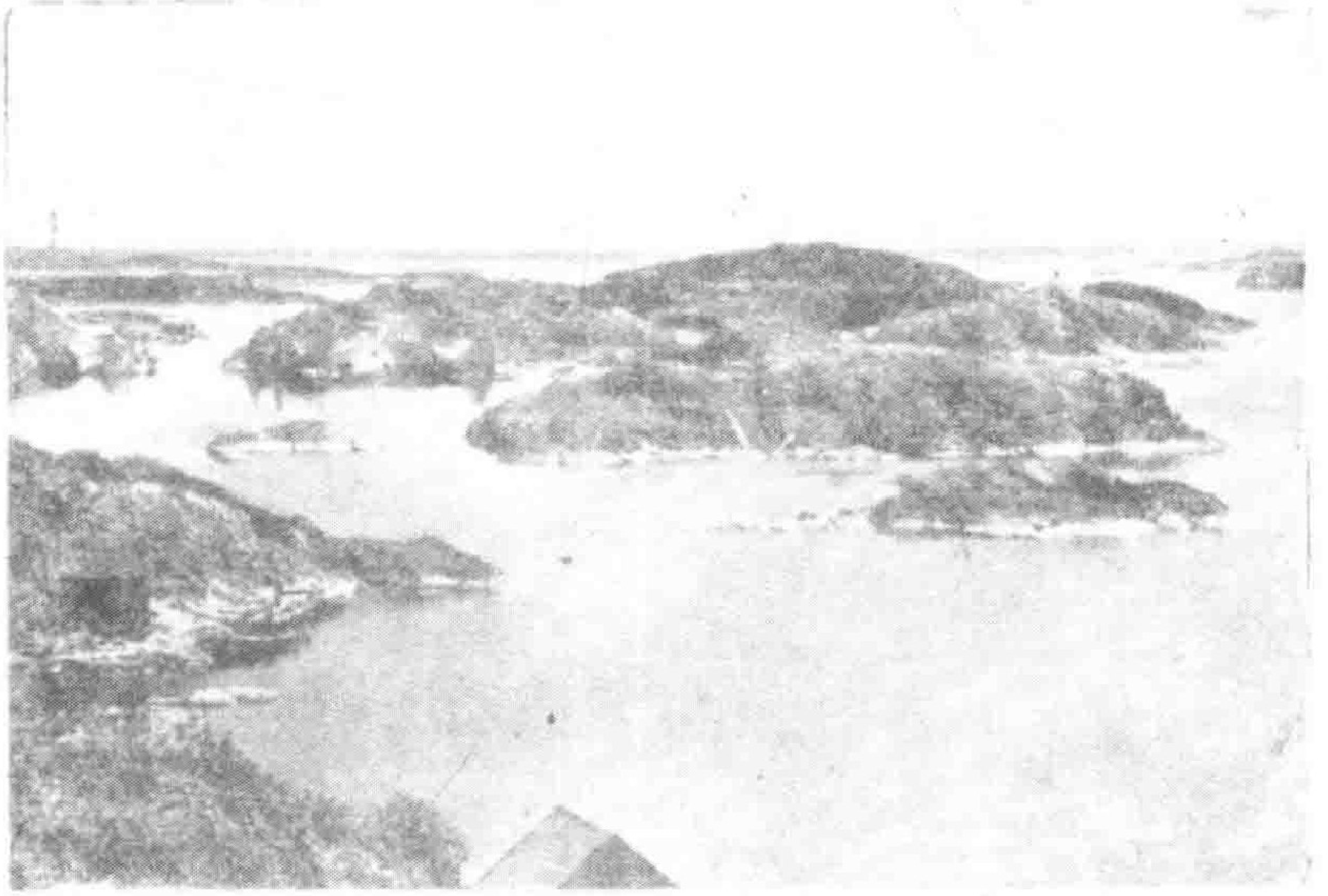
奥斯洛冰天雪地

Oslo 雖是挪威的國都，也是挪境第一個大城，但在歐洲的地理上講，實在不過一個小

城市，人口只有三十萬，沒有什麼特殊的出口品。挪威是建築在商船上的國家，除有少數木材，西海岸的魚類和少量的紙張外，國境的大部是荒蕪或被森林掩蓋着的。挪威與南美的智利同以國境的狹長著稱，人口却以氣候關係集中在南端。西海岸雖多良港，人口不繁，只有 Oslo 的近郊及 Skager Rak 海峽北岸的沿海地帶，極小一帶區域才有每方哩一百人以上的人口。但挪威人却勤勞非凡，由 Oslo 通往西部及北部海口，雖是高山阻隔，也在荒蕪的山谷中建造了多數鐵道，北面直通到 Narvik 港，鐵道是穿行在隧道與懸崖之間。只是境內沒有煤礦，大部鐵道亦專利用水力發電，在戰後缺煤的今天，鐵道運輸是受着極艱困的試驗。我們原定到 Oslo 後轉赴挪境第二個大城的 Bergen 港去看看的，但據 Reiertson 說，第一因缺煤火車班次極少，非一星期前定票不能成行，第二 Bergen 港破壞甚劇，無旅館可住，Bergen 一帶住宅問題之嚴重，就在 Reiertson 君家中也被政府指定一家無宅可居之挪威家庭分住一點都是證明，因之我們 Bergen 之行祗好作爲罷論。

在 Oslo 的第二天晚間卽遇大雪。雪景使 Oslo 的市街更帶北國景象，皇宮前的廣場也滿是冬景了。因爲今年的聖誕節是和平後的第一個聖誕，市政府的門前特備了一株高大的聖誕樹，紅綠電燈滿結樹，配着白雪盈階的門庭和廣場，Oslo 留給我們的印象是很深的。

第三天上午我們踏雪去看訪 Oslo 的港灣設備，街頭積雪已達一尺以上，掃雪的車子只將電車道上的雪搬到馬路與人行道交界處，因此人行道與電車道之間境成了三尺左右一道雪牆。人行道上的雪花又凍結成一片，溜滑難行，於是這裏唯一的辦法是再敷上一層沙，據說如此一層雪一層沙累積起來，直累到明年三月才溶化。我們倒很想看看三月初溶化之前究竟可以累積到多高，可惜時間不允許我們於明春再來。



挪威的港汊

Oslo 的港內並不繁忙，這裏是九十海里長的峽港之盡頭，港闊水深，只是距海稍遠。故此有一部分遠洋船隻，並不航到 Oslo 來，就在峽港入口處不遠的 Mors, Drabak, 及 Drammen 等地靠頭裝卸，所以港內的起卸設備，也遠不如 Gotborg 的周全，只是港灣的自然條件，遠較 Gotelborg 爲良好而已。

貧苦國家的愛好

我們在挪威的短短數日，雖然沒有吃好住好，甚至於未曾洗澡卽睡在那紙舖的牀上，我們對挪威依然有一種愛好，這貧苦的國家，在國內沒有找到出路，却在五大洋上打開了他們的生機，這種奮鬥的精神值得看重的。本國沒有出產的挪威，戰爭期中又損失了如此多的船舶（半數左右），當前的生活是苦痛的，但以 Oslo 而論，市郊房舍的整齊，還隨地可以看出其戰前奮鬥的效果來。挪威的水上工作者們，曾以他們的勞力與服務，換取了各地的物產，來建設了這小規模的國家，荒山與峽谷之間，居然營建了文化生活不算低的若干都市，使這三百萬人民在寒冷的山谷裏依然能安居樂業。

今天的挪威是在忍受着困苦，但這中間並不包括嚴重的問題，仍如戰前一樣，沒有什麼



奧斯洛海灣的輪船

內部的政爭，沒有什麼值得遲疑不決的民族策略或社會糾紛，唯一的問題是船舶減少了，如何設法補充，所以在挪威人面前的唯一目標與唯一要求，只是船，船，船。

航英途中

我們離開蒙着白雪的Oslo 是十二月十五日正午十二時。所坐的船名叫"Bretagne"，是挪威船。船舶是國家領土的延長，在Copeuhegln 至 Malmo 時，因爲船是瑞典船，故上船卽須檢查護照，而在 Oslo 上"Bretagne" 時，僅辦了挪威出境手續，未經英國海關査看護照。英國的入境手續是到達 Newcastle 才辦的。

典型的北海客船

"Bretagne" 是典型的北海客船，全長 290英尺，寬47英尺，總噸位3050噸，速率14海里，爲 1939 年新下水的船隻，爲挪威極著名的Fedr Ossen 公司所有。船上祇有頭等及二等艙位，而沒有三等，其實所謂頭等二等三等者，都只是一種傳統的習慣，各國國民心理不同，等級制度亦異，並非眞有國際一致的標準。例如瑞典的火車，除臥車外，只有二等三等而無頭等，戰前的日本火車，亦極少頭等設備。然而在北歐近海船上，所謂頭等者，也是兩個人一間，每人地位約二十二平方英尺左右，比起遠洋航線的二等來，猶見遜色。不過公共沙龍甚大，亦頗舒適，餐廳亦寬暢，食品豐盛，可惜一經出海之後，旅客暈船者在半數左右，能照常用餐的人是大量減少的。

啓碇之後，一直在峽港內航行，兩岸都是山峯，松杉翠茂，帶雪之後，青白相映，尤覺美觀。這峽灣長達九十海里，寬度平均只有約兩海里左右，灣內風平浪靜，船行極穩，一時吃過午餐之後，旅客均在沙龍坐息，有玩紙牌者，有抽煙與旅伴閒談者，有圍爐取暖者，其中多半爲挪籍旅客，少數英美及外國旅客，亞洲人則似乎只有我們兩人。大致正因爲中國人到此的過於稀少，故此都以好奇的態度來和我們接近，回憶我們到達 Oslo 的當晚，且有一位新聞記者來訪，說是戰後第一次中國人民到達挪威，第二天報上長篇登載着我們和那位記者的談話。

歪曲思想不可解

同船有一位到過中國的美國商人和一位曾到香港及上海的挪威人，其餘都是與中國比較

生疏的。大致外國人對中國看法不同，特別注意中國的特異之點，因此見到中國人便聯想到雅片，神怪種種，再加到過中國的外國人特別以此渲染誇大，在國外的印象有時出於我們意想之外地奇異，有一位挪威的船商表示沒有雅片可以招待我們而致歉意，有一位英國工人說中國是充滿神奇而精深的哲學家。這種種歪曲的瞭解雖屬於較落伍一階層的外國人，但我們還希望多有一些現代的中國人到外國來，使他們親眼看到中國人與他們實在沒有什麼太遠的差別，尤奇不是沈醉在雅片和神秘之中，而使他們能眞切瞭解中國人的經營能力及現代精神不在他們之下。事實上今天到國外來的中國人不論自願或不自願，都負着爲新中國宣傳的使命的。

午後四時船出峽前，照例先演一次救生實習，但亦草草了事，僅表現有此海上安全的規則而已。晚間六時，船駛出海峽後，風浪漸大，沙龍中的旅客，大致以暈船之故，逐漸減少。我以久未走海道，而北海冬季風浪亦大，稍感不適，宗植則忍不住先睡倒了。

在船兩日半，整日搖蕩不已。第二日午後更遇暴風雨，海面浪濤益大，走廊以外，寒風如割。除在船找旅伴閒談外，海上生活是寂寞的，因爲船外隨處皆是一例無變的無邊波濤，浪花濺湧，而天上則陰雲四合，似乎六合之內，只有永無休止地飄蕩着的海水與靜止不動的陰雲，別無生命的活動一樣。

到達了英國口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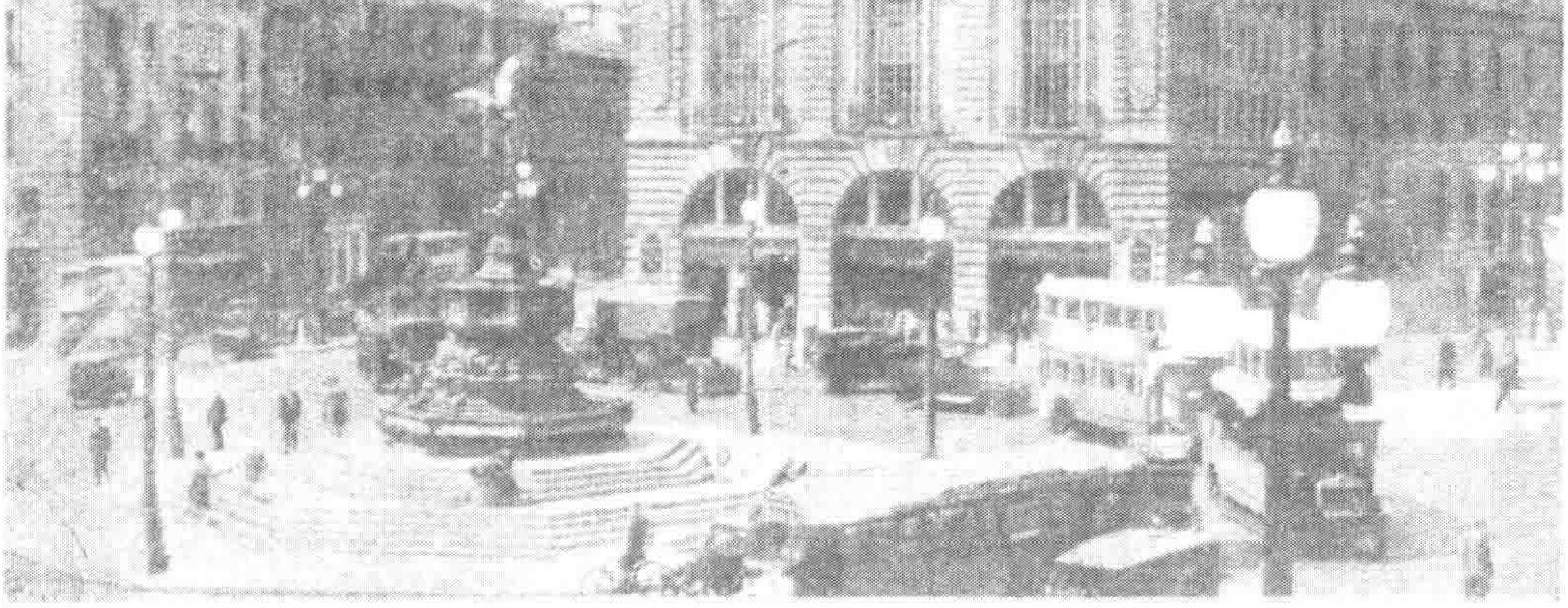
第四日清晨天尚未亮，即聞船外停車拋錨繫纜之聲，我們都未起身，看錶雖已七時有餘，但以英國係 Greenwich 時間，與 Oslo差四十五分鐘，故祇六時二十分，起身洗漱後，仍到飯廳早餐，兩日半之搖蕩，至此一旦又歸平穩，早餐量也增加了。

繫碇的碼頭叫做 South Shields，是 Tyne 河口，也是英格蘭北部造船中心 Newcastle 的外口。我們在船先辦入境手續，然後上碼頭邊專備的火車赴 Newcastle的中央車站，再轉搭火車去倫敦。

從 Scandinavia 走到英國，對比極爲鮮明，英國的火車是又髒又舊。鐵道沿線的房屋也都不整潔，所經之處，似乎都是多年失修的舊牆，破爛的道邊的欄杆，以及上海閘北或舊英租界一帶的街堂房子式的住宅區，英國在外表上都已顯得陳舊而疲憊了。

到 Newcastle的中央車站之後，因爲去倫敦的火車是十二時方開，這時尚祇九時半，我們買好車票，將行李交付一位站台上

倫敦畢卡狄耐圓場



任搬夫的中年女子，（這裏也說明着英國男性勞動者的缺乏），便到站外去看看Newcastle城的景象。這裏物價與瑞相較差別不遠，只是都標明價格之外，還標明要若干 Coupon。商品分配是嚴格管制着的，比之挪威，要豐裕一些，例如紙煙汽油麵包等，皆可自由購買，但以食物而論，量少而供應不全，似乎較之挪威，猶覺不自由。

在 Newcastle 間闖了一圈，印象中只覺英國有一種陳舊的樣子，房子的顏色是灰暗的，煤灰也塗黑了每一個角落。雖是聖誕節相近，却並無瑞典那樣耀煌的氣象，加之陰雨瀰漫，街頭潮濕，隨處都不易找到一種輕快而活潑的調子與色彩，這印象一直繼續到倫敦。

在英國，空氣是多霧而陰濕的，煤灰是隨處飛舞着的，房子如不是暗紅色或赭石色則定是灰色，陰沉而缺少生氣，甚至於人，男子喜穿黑衣服，黑呢帽，女子喜歡較暗的大衣。這一切雖與英國的紳士氣及煤產相聯繫（英國的鐵道到目前尚未電化，每一車站每一車廂都滿積煤灰），但我總覺英國如不增加一些白的，淺黃的，鮮紅的，和綠的色彩，這種氛圍將與缺少食物同樣大量地減弱英國的國民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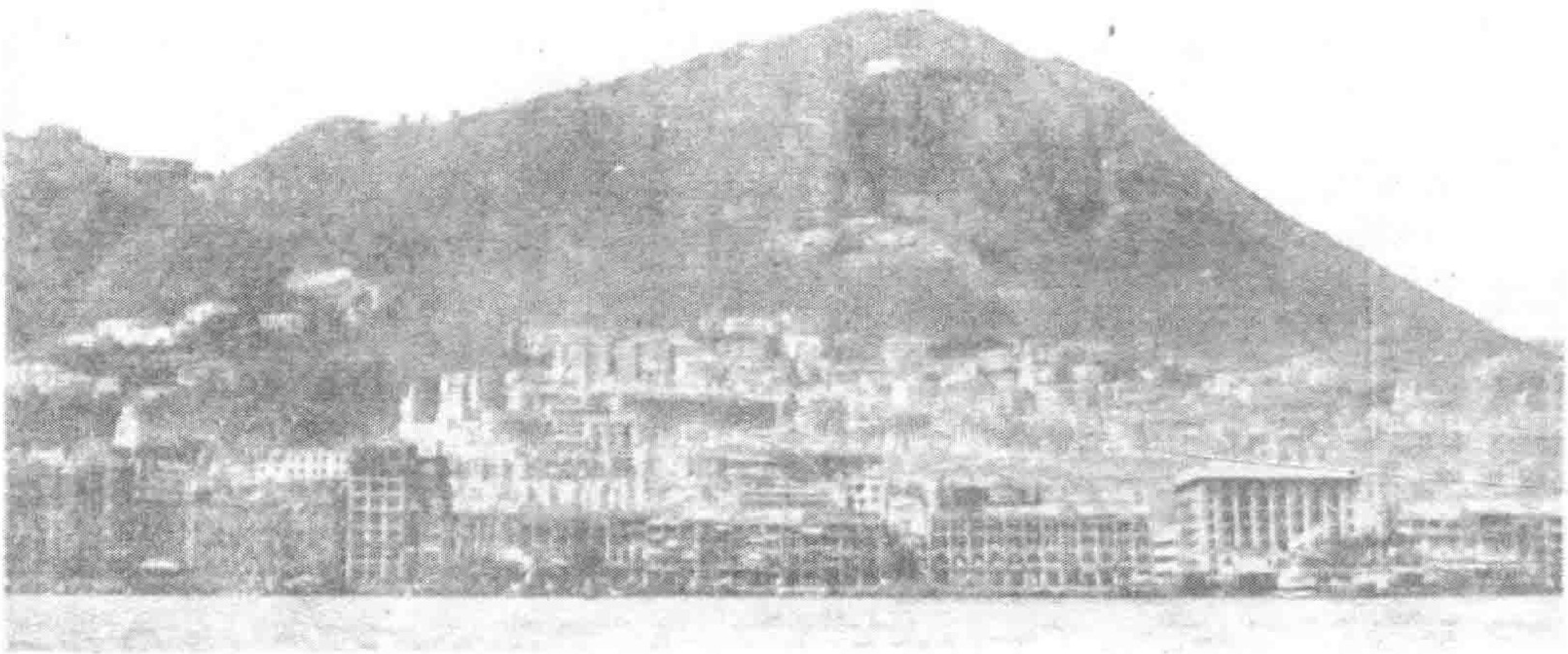
薄暮時抵達倫敦

上車之前我們去找一吃飯的地方，但所有的餐館都因時間未到而無午餐可吃，祇可回車站的茶室去，吃兩杯紅茶及三明治，這些三明治是沒有火腿雞蛋肉類等夾心的，這裏可得的三明治只是兩薄片未烘的麵包夾一些煮熟的黃豆，不甜不鹹，又像甜又像鹹。上車之後，車中無餐可吃，肚子餓時仍趁停車的機會到站台上買同樣的黃豆麵包吃。坐了三小時火車之後，看着自已伸出來取麵包的手指，也已經煤煙燻黑，污不可言了。

英格蘭實在是島國平原，頗宜耕植，沿途所見，都是平坦之區，即或有邱陵，也只是淺平的斜坡，並無山丘，農田甚多，耕植的工具所見者有曳引汽車及馬兩種，全程未見以牛耕田式拖車者，但乳牛是有的，有時柵欄圍住的草地中，牛與羊相雜，這却是牧場而非田土。這裏與北歐相較，人口顯然繁密，隨處都有村莊聚落，市鎮相接，鐵道交錯，有些車站附近，如 Doncaster 及 Notlughan 等站，鐵道排列達數十條之多，要不是很精密的管理是不能安全的。也許是人口較密之故，這裏已無瑞典挪威那樣連綿的樹林，叢林的面積似乎比德國西部都少，草地及牧地之多則是英國的特色。

火車於晚間七時到達倫敦的 King's Cross 車站，我們下車之後，即排隊靜候 Tax i因為 Taxi 數目少，在站等候至二十分鐘之久，照站上的規則，相距路程不遠者並應合坐一車。七時二十分開出車站後，街頭行人稀少，只有陰沈的灰暗房舍靜排在馬路兩側，街燈稀疏，但係氣煤燈之故，光線較亮而白，這時數丈之外，光燈中已見霧色淡罩着了。





自九龍望香港全景

香港旅話

張德乾

沒有到過香港的，至少總聽見人家說起過香港，或從報章上讀到過香港，因而對於香港不免存着一種奢望，以爲香港是美的標誌，是幸福的象徵。或許，在珍珠港事件以前，香港曾是美的，幸福的。但在淪陷期間，這自然和人工的混血兒是成爲失去敎養的棄兒了。勝利以來，已經一週年，香港却還顯得如此襤褸，破碎。這在一個驀生人的眼中，除同情之外，又是如何地詫異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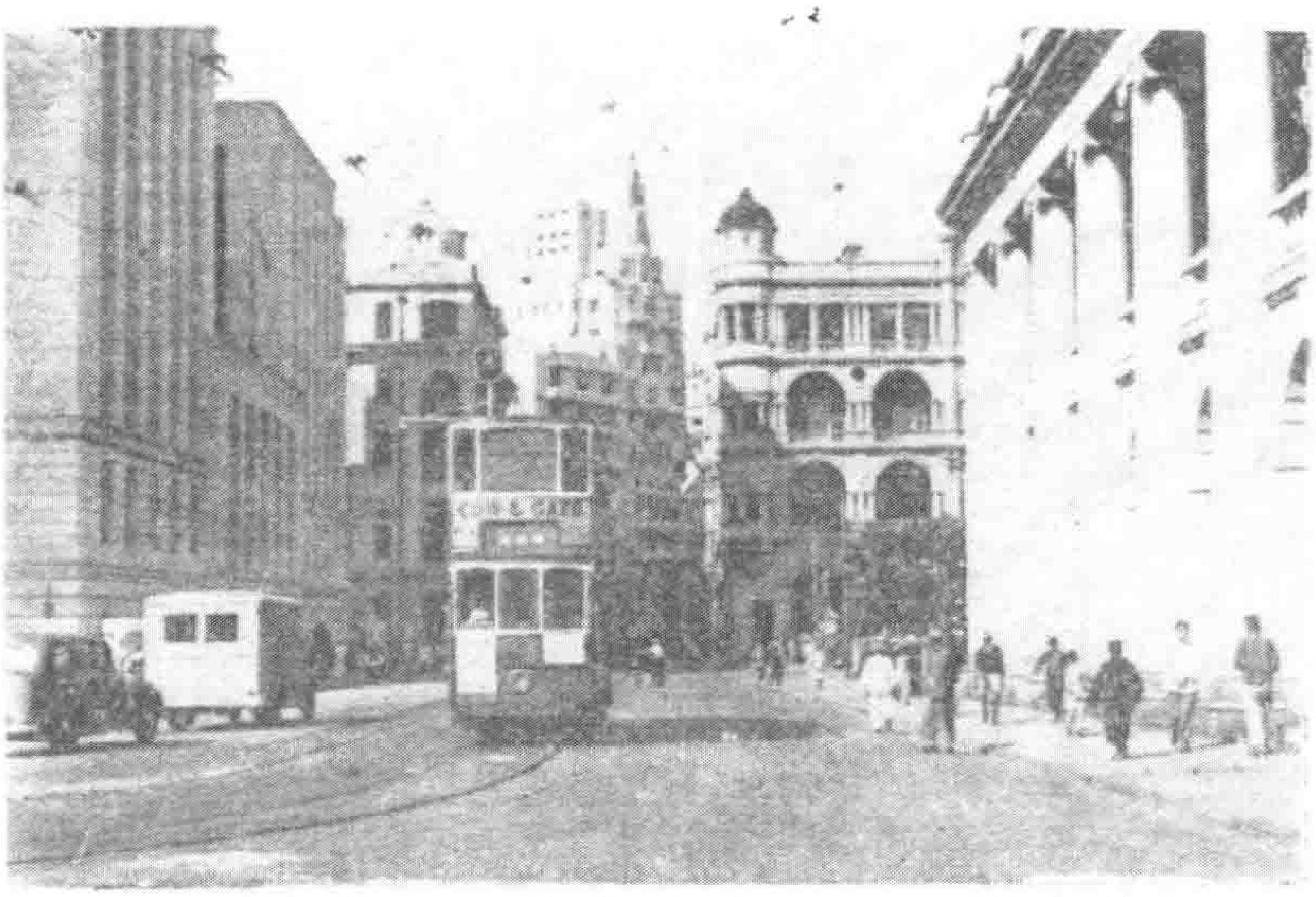
今日面目全非

在九龍踏上『北星』號渡輪時，我還在想，香港果然是那樣美麗。看，展開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條蔚藍的海峽，矗立在海峽那邊，從海之涯，到山之巔，一層比一層高，是一排排壯偉的洋房。香港果然是那樣不凡！可是，今日的香港是適宜於遠景，而不適宜於特寫的。當我們身入此山中時，便猛然發覺牠面目全非，迥非我們想像中的香港了。

香港是一家破落戶。在淪陷四年中，高大的樓房是舊了，破了，壞了。到處看得見爲炮火所燬的殘垣和『危樓』。危樓問題在香港的報紙上佔據着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危樓的住戶，遇到狂風暴雨的時候，不免要居高思危，暫時到安全些的地方去避一下，而仍會時有坍屋傷人的新聞出現在報紙上。這兒的房屋多數爲四層。底層是舖面，掛滿了大大小小的招牌，你掛出一塊招牌來阻擋了我，我再添出一塊去阻擋你。結果，掛得五顏六色，七零八落，不但有礙市容，也反而使顧客眼花撩亂，找不到他所要找的店家。於此，我們不能不想到上海市當局取締亂掛招牌是一椿賢明的措施了。除底層外，二三四層，或爲住戶，或爲行號，卽爲行號也都有人居住。因此，我們就看見街道兩旁黯淡駁蝕的樓頭，掛滿了男女老少的各式衣褲。香港的街頭，只看見凌亂與破爛，找不到我們理想中的整齊與美麗。

香港所以顯得如此凌亂破爛，不是沒有原因的。第一是窮。在淪陷期間，香港成了一個死島，淪陷前的畸形繁榮轉移到了小醜跳樑的廣州市去，那班不得不留下的，不是在鐵蹄下被榨取得乾了血，便是原來就貧無立錐之地的。勝利之後，生活是安定些了，可是，低微的薪津旣然追不上高漲的物價，又那裏有餘力來顧慮到居住環境的改善呢？第二是擠。勝利後，香港的人口是在不斷地增加着，已經超過百萬大關了，還在繼續增加上去。山上有的是高大的住宅，裏面只住着少數富商鉅室，却讓一

百萬人口像沙定魚似的擠緊在一個狹隘的區域裏。在房東的苛索下，租房子又是那樣不容易。人們連氣都喘不過來，又那裏有閑情逸致來



◆德輔道中◆

美化他們的居室呢？

在香港，你喜歡怎樣便怎樣。這或許便是許多人喜歡到香港來，並且使香港成為『問題人物』的安樂窩的一樣原因吧？警察是難得看見的。維持交通的警察倒是在僻靜的上山道路間略為有幾個。警力不足，盜賊自然橫行。搶案一日數起，居民的生命財產全無保障。因之，家家都門禁森嚴，如臨大敵。一個驀生客人前去訪友時，會遭到很不禮貌的盤詰，或竟享以閉門羹。他當然會覺得非常掃興的。可是當他住下去時，他也將漸漸兒學會應當如何戒備自己了。

遍地野草閑花

關於風化，記得戰前英國人管理上海公共租界時，他們所採對付野鷄的辦法，是派幾個巡捕去嚇她們，巡捕一到，她們嘻嘻哈哈地避開去，巡捕一走，她們便重又出現了。這種不澈底的作風仍在香港繼續着。淪陷期間，日寇闢石塘咀為『娛樂區』，遍設妓院和慰安所，曾經盛極一時。勝利後，英國人恢復禁娼政策，於是那些妓院就一變而為非法的『私寨』，和合法的『導游社』，『浴室』，而在上海為當局所查禁的嚮導社，按摩浴室，也正在陸續喬遷到香港來。這種『娛樂事業』已逐漸由僻處西隅的石塘咀，遷移到中心區的『德輔道中』去。我們坐在電車的樓座上，駛過德輔道中時，觸目皆是晒滿小背心三角褲的導游社。最近港政府曾下令，不許導游社內分隔小房間，以免游客和導女在小房間裏做出有傷風化的事情來。捉私寨也在那兒進行着，捉住了時，嫖客和妓女是無罪的，老鴇按律應該驅逐出境。法庭問她願意不願意？回答當然是不願意的。於是改處罰鍰港幣二百元，也就完事了。

普通街市



我問過一位上海來客，對於香港有何印象，他立刻答道：『香港的女人最好』。不錯，我在廣州沒有看見許多美麗的廣東女人，似乎所有美麗的廣東女人都到香港來了。她們很考究使用化粧品，漆黑的眉毛，褐紅的嘴唇，光豔的指甲，都修飾得恰到好處。但在別方面卻似乎非常節儉，或者保守。她們所戴的太陽眼

鏡，所用的手皮包，都是六七年以前的式樣，皮鞋也很多過了時的。縱是這樣，仍舊無遜於她們的美麗。上海人都想託朋友在香港代購玻璃皮包，玻璃雨衣。實際上，玻璃皮包在香港非常少見，因爲香港女人根本就不用這種新鮮玩意兒，她們也很少着玻璃雨衣。所以，經售玻璃用品的商店還是依靠上海來客在替他們撐些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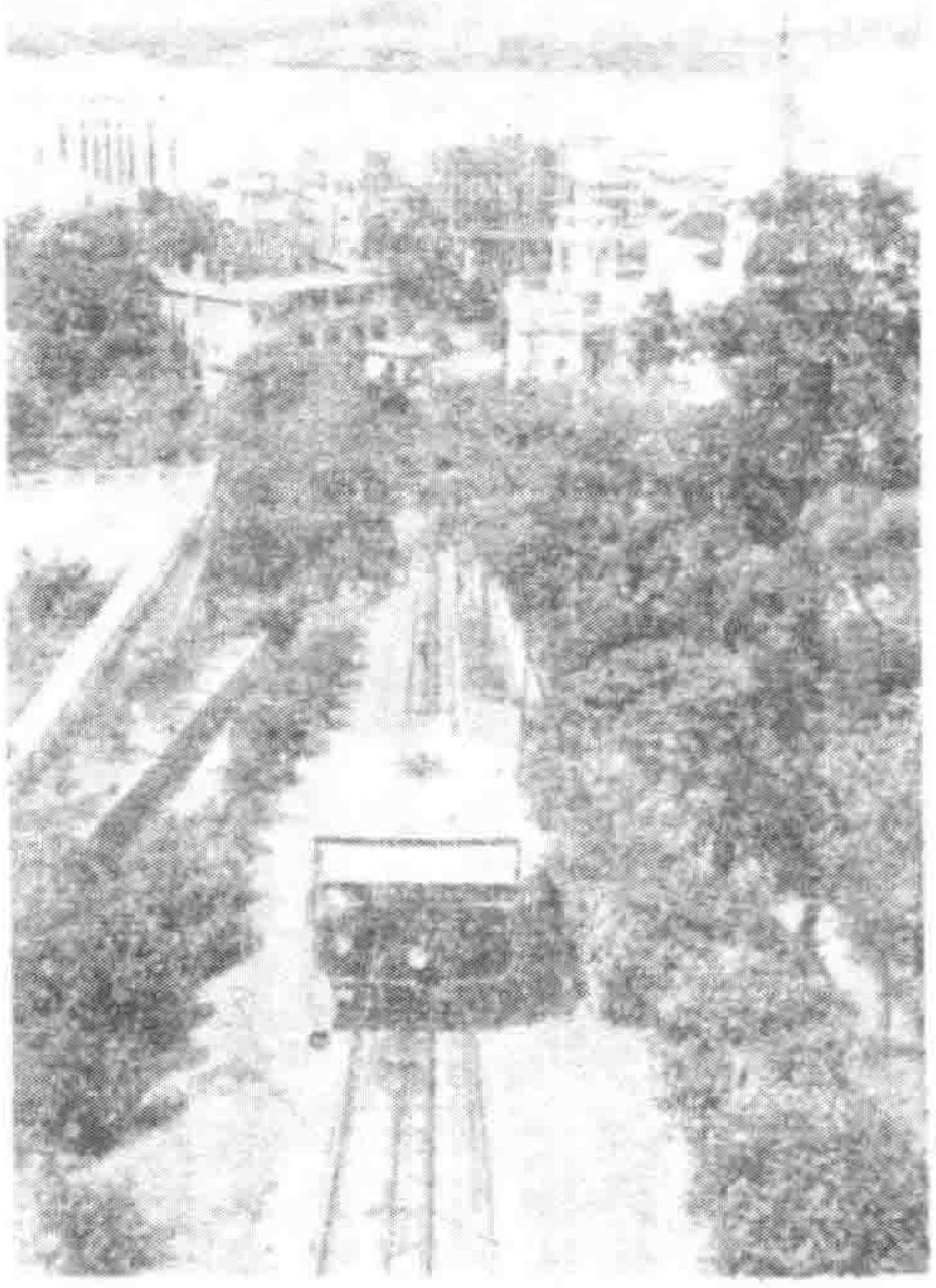
商場的虛頭大

在香港買東西，到處都有還價，甚至永安先施等大公司也都有個九折可打。我起初在大公司買東西，都是照價付欵的，有一次在永安公司買一只玻璃皮包，標價是港幣四十九元五毫，還他四十五元，立刻就賣給我，我這才相信九折之說確是實在的。至於普通店家，則至少有個八折可打。鐘錶的『虛頭』更大，可以打個六折，甚至對折。這種風氣是由來已久，一時難以改革的，可是在我們外鄉人，實在是太容易上當了。

商業區集中在德輔道中和皇后道中兩條幹路，德輔道中俗稱電車路，皇后道中俗稱大馬路，香港的精華就全在這兒了。次之，灣仔一帶也相當熱鬧。利源西街有個美國貨市場，一到夕陽西下，街道上擺滿着地攤，與上海的玻璃櫃子同一情景。香港雖然是在英國人的統治之下，英國貨却並不多見，充斥在市面的，除開美國貨之外，澳洲貨也相當多，澳洲貨以罐頭食品和肥皂爲最普通。

喜歡喫又喜歡賭

語云：『吃在廣州』，廣東人對於吃確實



上山纜車

最講究，所以香港最興隆的一業，也推吃。從早到晚，不論大小館子，多數是座中客常滿的。廣東人非但喜歡吃，還喜歡賭。所以香港的大酒家，如大同金城等，每個房間都另備牌桌，入晚，牌聲擗拍，聲震遐邇。酒家僱有漂亮的女招待，侍候顧客打牌飲酒。客人不妨和女招待說說笑笑，拉拉扯扯。女招待可以替客飲酒，甚至可以陪客出外跳舞。普通一張賬單開來約港幣四百元，連正小賬外，小賬至少得付五百元。吃在香港確實要比上海便宜得多。通常小吃吃，一個人不過合到法幣三千元，便可以吃得很滿意了。有冷氣設備的告羅士打，一個人跑進去吃一客煎餅，一客咖啡，連小賬不過法幣一千元。

或許是因爲晚上大家都睡得很遲的緣故，香港的舖子多數要到上午十點才開門；如果你在九點鐘時，到馬路上去溜一圈，看見街上冷清清地，你或許會疑心是你的錶出了毛病了。不錯，對於時間你得當心弄錯，電影院第三場的開映時間是『九點三』，你可別等到九點三刻才去看，因爲他們的所謂『三』乃『三個字』，即十五分也。依此類推，四個字是二十分，五個字是廿五分，一小時共計十二個字。

小報粵派文章

香港只有兩家電影院有冷氣設備，就是『娛樂』和『皇后』，都在皇后道中。這兒所映的影片都是上海早已映過的舊片，有的還在映粵語片。在南京我們有時候會看到上海尙未映過的好萊塢新片，在香港却看不到。上海的電影院把領袖的肖像放在影片開映之前，香港的電影院却把英皇的肖像放在影片映畢之後。

說到報紙，上海各報這兒都買不到，當地出的日報有華僑、星島、工商、循環、民國、成報、正報等。晚報有華僑、星島、工商、新

生等。新生晚報在下午一時就發行了。正報則頗有赤色意味。小報所載粵派文章，在我們外鄉人讀來，簡直是不知所云，好像外國文似的。茲抄錄一段如左，略示一斑：

『近日天口慶，位位仁兄食野都想搵的入過雪櫃嘅野，如果你賣紅荳沙，熱到了不得嘅，則人人見倒都唔慌會幫襯你。所以，你就要出了哥扭六壬，唔曉扭可以等我孖你扭……』

山頂風光非昔

香港的電車是雙層的，樓座二毫，下層一毫，遠近一律。車門雖設而常開，年青人和孩子都喜歡邊電車，跳電車，當作一種遊戲，他們多數不買票。這種情形在上海已經有十多年不看見了，想不到還在香港繼續着。最近因為常有人跌傷，報紙上已有攻擊的小文發現，促電車公司對於這扇門加以注意了。纜車，即上山電車，車身較寬，沒有樓座，一共祇有兩輛，上下對開。所謂『纜』，則裝置在鐵軌中間，原動力在山上廠中，一面把山下的電車往上拖，一面把山上的電車放下來。全程大部份是雙軌，兩端則為單軌。據說，在淪陷期間，香港居民根本就不准到山上去，纜車是在勝利之後才開放的。

在山頂電車站，向東望有一個紀念塔，是日寇所建，紀念佔領香港陣亡將士的忠靈塔。這座塔的建築十分堅固，輕易不容易毀掉，港政府暫時也祇有任其自然了。向西行是一條漫長的棧道，沿着山巔迤邐而西，中間並無叉道，半路上想下山也辦不到。棧道的路面是柏油的，支柱是鋼骨水泥的，建築得非常好，但因年久失修，有好幾處地方壞了，走在上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應該說是很危險的。所以走完全程，始終沒有遇見過一個人。這一帶的房屋全已損毀，只剩一個個的空殼子，矗立在長林豐草間。山澗潺潺，驚鳥離枝，替甯靜的山巔著上一點生氣。據說，隱藏在棧道下叢樹間的，有不少是英軍所築的砲壘，山腹地道縱橫，四通八達，工程頗有可觀，祇可惜不得其門而入，沒有能夠去一看。

說起山頂區，從前是一個禁區，只有洋人才可以住，華人是不准住進去的。這條禁例後被三兩位華籍『爵爺』所打破了，但仍祇限於這少數特權階級，普通華人不得援例。直到最近，英國人盱衡時勢，明白了過來，才宣佈開放山頂區。而華文報紙已經在杞憂起來了：山頂區開放以後，香港佬會不會將晒滿在大馬路上的屎布，像萬國旗似的扯到山頂區去呢？

關於何東爵士

何東爵士是首先住到山頂區去的一個特殊華人。香港人對於何東一般都很崇敬。我聽到過關於他的幾個傳說。據說，他和一般廣東人相同，對於衣著很不講究。從前他任怡和洋行買辦時，有一天早晨上寫字間，在電梯裏偶一疏忽多乘了一層樓。他關照開電梯的回下去。碰巧此人是新來的第一天接班，並不認識何東，看見他猥瑣得像個下人似的，很看不起他，當下便光起火來，把何東罵了一頓，說他老糊塗了，連自己要到幾層樓都不知道，還不如早點死的好。何東一聲不響，到他自已的寫字間裏去。那開電梯的却從隔壁同事處知道自己已經闖了禍，恐怕飯碗打碎，立刻便帶了老婆孩子去跪在何東面前，請他原諒。何東却笑笑說：『這不是你的錯，是我自已錯了，不關你什麼事，好好做事去罷』。

何東從前原常着西裝的，有一次他着了禮服去參加一個隆重的宴會，一個僕歐私下輕聲告訴他：『你應當打領結，不應該用領帶的』。何東認為這是一種莫大的侮辱，從此以後，永遠不着西裝，甚至英皇召見時，也着了中裝去。

何東是在香港淪陷後，才化粧逃往澳門去的，日寇幾次三番威逼利誘，促他返港，他都不聽，因此他所有的財產都被日寇沒收。他在澳門所過的幾年流亡生活也相當苦。此番勝利歸來，當然就更受中英人士的崇敬了。

關於何東致富的方法，我從前曾聽到過幾種很不好聽的傳說。此刻所述者，也不過本有聞必錄之旨，照朋友所說的直錄下來，聊供談助而已。

台灣游覽

陳訓愈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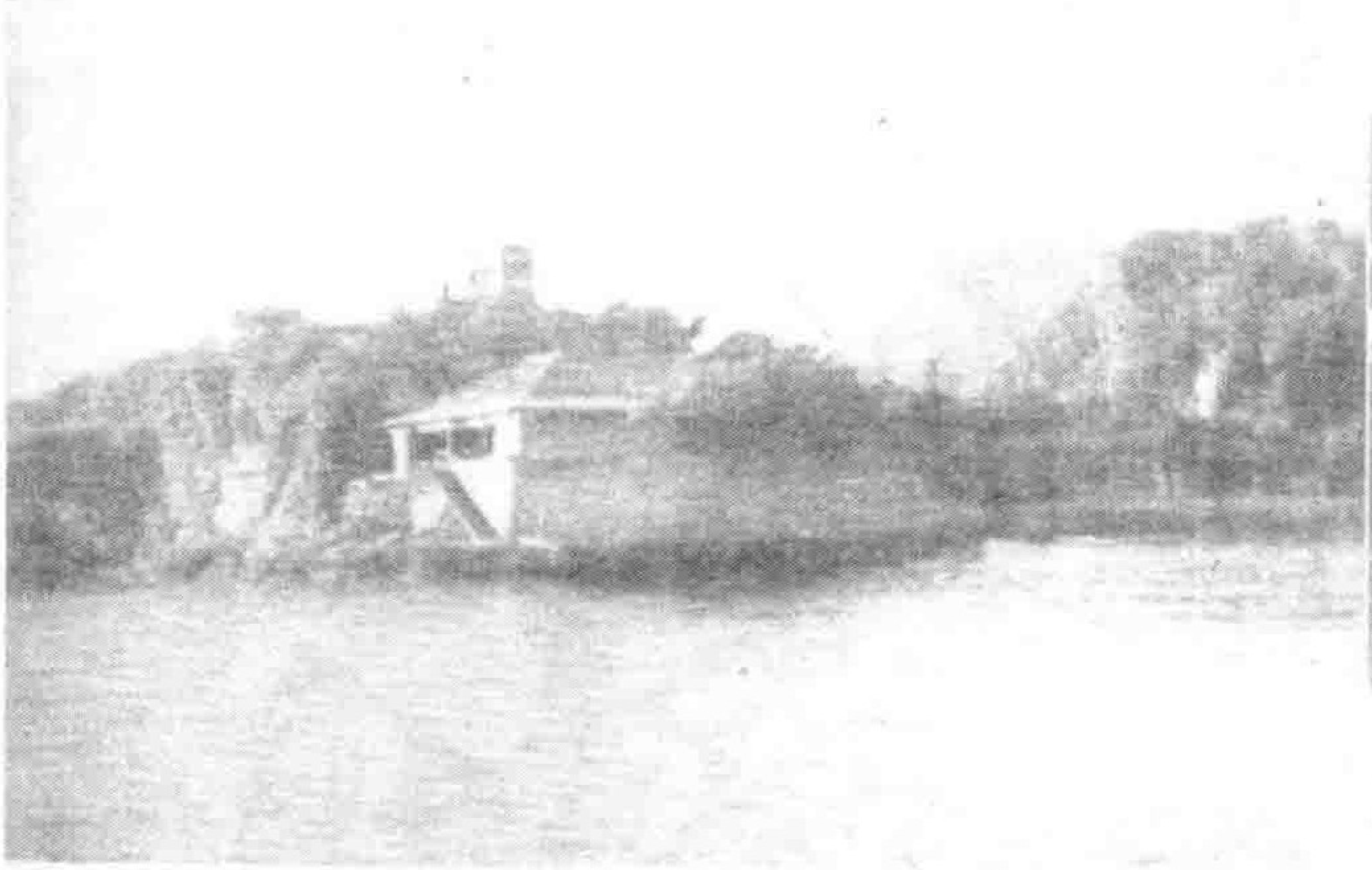


⇧日月潭泛舟



⇩宣傳部副部長許孝炎在水社與高山族同胞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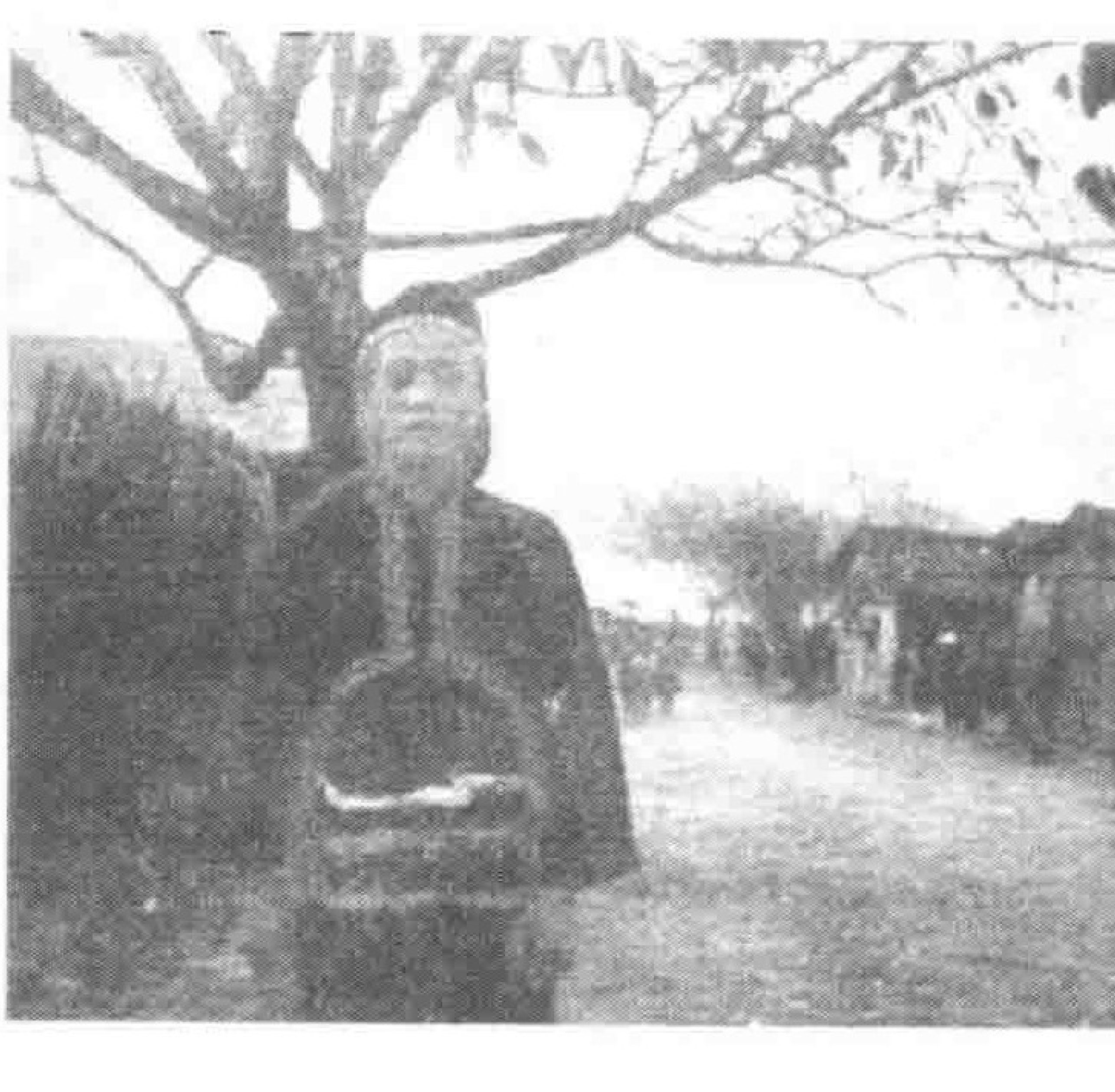
⇧十月十二日，京滬平昆新聞界組織記者團，一行廿二人，飛台視察。上圖：遊日月潭訪水社高山族時合影。



⇧高雄港入口處風景



⇩前台北總督官邸內景之一。（現作招待貴賓之用）





水社高山族毛阿金女士⇦

西昌的倮儸羣像

朱伯商攝

倮儸，古稱西南夷，是我國西部一大族。語言文字，自成系統。居深山中，能耐勞苦。性强悍，擅射擊，越山涉水，如履平地。女子天眞坦率，而且亦頗清麗。這裏是他們的幾個面影。



△酋長馬上雄姿



△頭上以黑布紮角之倮儸平民



△夷女含笑可親

△倮儸少婦高髻盛粧



△每一倮儸部落，立有酋長，他們大都頗負威望，爲一部落之領袖。





△一個手抱白鷄趕集的倮儸小女子

倮儸羣像

——樂西公路途中見聞之一

伯商

沿樂西公路駛車西進，一過峨眉山，便是重巖疊障，萬峯插天。那裏人煙稀少，樹木叢雜，令人想起了白樂天『峨眉山下少人行』的詩句。進入西康省界，更多邊疆情調；到了富林——大渡河上游的一個小城——第一個倮儸形像，便映入了遊人的眼簾。

原來倮儸族的分佈，北至大渡河，南至雲南昭通，西逾金沙江，東至貴州西部，地域著實廣泛，確是我國川、康、滇、黔四省間一個大族。在歷史上古稱西南夷，漢稱南蠻，東晉稱獠，唐稱南詔，明稱羅羅，清以後稱猓玀。民國以還，海內一家，民族一律平等，所以改寫倮儸。大體說來，西南一帶，人種至爲複雜，大別可分爲二：一爲藏緬族系之倮儸，一爲撣僰族系之擺夷。此種粗枝大葉的分法，明朝謝肇淛於其所著『滇略』中，便已認識清楚：

> 西南夷種類至多，不可名記；然大論不過二種：在黑水之外者曰僰，在黑水之內者曰爨。

他所謂黑水，就是現在的瀾滄江，所謂『僰』即是擺夷，所謂『爨』即是倮儸。作者嘗請敎過一位中央軍校畢業的倮儸領袖，此人對於漢學及倮儸歷史，頗有研究，承他不棄，爲作一表分析如左：

- 藏緬族系（爨）
  - 倮儸——一作倮蘇，以寧屬、雷馬屏峨，及雲南昭通爲主，其語言文字，自成一系統。
  - 黎蘇——一作傈僳，係從雲南東北遷入西康者，故其語言與貴州相近。性極強悍，擅長射擊，越山涉水，如履平地。其分佈以會理、鹽源、鹽邊、及雲南之永仁、華坪爲主。
  - 麽梭——一作麽些，係南詔後裔，與雲南西部之擺夷比較接近。因受元代征服較早，故頗被西藏之文化。其分佈以鹽源、鹽邊、及雲南之永寧、浪渠、麗江、鶴慶、維西爲主。
- 撣僰族系（僰）—擺夷——古稱僰夷，後漢書與華陽國志均載其族發祥於永昌郡哀牢山下，故亦稱哀牢夷。其分佈南至暹羅，老撾，在我國境內，則以雲南西部爲主。寧屬舊亦有之，今則除鹽源鹽邊外，殆已絕矣。

以上所立一表，異常分明，且爲倮儸人自己所分析，故比較正確，頗可校正過去史籍及一般觀念之錯誤。顧炎武嘗謂：

> 夫建南者，非漢所稱西南夷，而唐所稱六詔之屬者哉？至我明以來，部落散處，君長不齊，約其九種，可得而



夷女

言：一夔人，二猓玀，三白夷，四西番，五麽些，六狢鹿，七韃靼，八囘子，九漁人是也。而猓玀最猙獰。

實則顧炎武未嘗親至其地，不知夔人卽白夷，猓玀卽狢鹿，而黎蘇（倮傈）則猶漏而未舉。又國民參政會嘗組川康建設視察團，深入寧屬考察，其『南路組視察報告』曰：

鹽源縣幅員極廣，原爲昔日吐蕃、麽梭，西番、呷迷、古棕、斑衣等人聚族而居。倮儸常與漢人接近，故多通漢語。因地大人稀，倮夷遷入，初爲佃戶，繼逐地主。現各族能維持原有權益者，什不得一矣。

川康建設視察團雖嘗深入寧屬，然人云亦云，不知吐番與西番實一而二，二而一也。所謂呷迷，古棕，實皆係康族，而斑衣則當作擺夷，實卽僰也。總而言之：川康邊境中之主要民族，實爲倮儸，可與雲南西部之擺夷互相頡頏，而其武力之强盛，聲勢之浩大，則猶遠在擺夷之上。

作者曾深入西昌北山夷區，作實地考察，所見各式倮儸，數以千計：其中約略可分爲下列各型：

（1）慓悍的武士型　倮儸青年，崇尚武力，體格强健，性情慓悍；加以居處深山，櫛風沐雨，吃苦耐勞，飽經鍛鍊以後，遂造成好鬥之精神，慓悍之性情。尤以行軍之時，追擊則疾如風雨，退却則迅如脫兔，飄忽無常，爲官軍所不及。故倮儸作戰，雖敗不致損及實力；但官軍若不幸失敗，則往往全軍覆沒。普通倮儸武士，身披『擦妹』（一種以氈製成的披風，據說渡河時水不能透，浸濕後彈亦難穿），腰纏子彈，包頭赤足，渡山涉險，如履平地。

（2）陰鷙的酋長型　倮儸部落，互相攻殺，累世結仇甚深。每一部落，各立有酋長，往往陰鷙恨毒，部落與部落之間，日以尋仇雪恨爲事；對於外界漢人，則日以殺人越貨爲事。作者深入北山夷區調查，蒙一酋長騎馬引導，其人高鼻深目，相貌陰險，騎馬並不用鐙，但以繩結成一扣，扣足趾而行，騎馬深山之中，上下如飛。

（3）頭纏二角之平民型　倮儸俗信巫神，迷信頗深，一般平民，頭纏黑巾，紮成二角，

盛裝夷婦



遠望如牛首。其角俗稱『天菩薩』，為保佑其生命之神，不知者如以手觸之，必怒而拔刀相向，蓋視為神聖不可侵犯也。

（4）高髻盛妝之少婦型　夷女已婚者，多高髻盛妝，頸掛項鍊，着百褶裙，風姿婀娜，望之亦殊不惡。作者嘗遇之於越巂深山之中，見夷婦數人，拖百褶裙，娉婷而來。山徑崎嶇，岡巒重疊，乃猶長裾曳地，履險若夷，為之歎絕。

（5）頭披輕巾之少女型　倮儸少女，明眸善睞，又擅長表情。蓋數千年來，天眞未鑿，未受禮教之拘束，繁文縟禮之薰陶，故喜怒哀樂，一本自然。作者嘗於富林見一趕集小女子，手拖白雞，眉目清秀，略近高加索人種，與之糖菓，則靦覥作謝，與倮儸男子之粗獷，適成對照。

川康路上，余嘗攝有各式倮儸人影十餘張，皆為可寶貴之鏡頭，因綴以說明，加以描寫，特在旅行雜誌發表，以餉讀者。　（見美術圖景）



夷婦

浙江興業銀行

總行——上海北京東路二三〇號

本埠支行
大名路二六九號
南京西路一一四六號
林森中路九六九號
東門路六一——六三號

以顧客利益為前提
創辦肆拾年
辦理銀行信託儲蓄業務

外埠分支行
重慶・昆明・蘇州・
南京・漢口・杭州・
北平・天津・無錫・

本埠倉庫——北蘇州路九七〇號

歐美采風記（五十九）

沁明女士

由德赴瑞士——遊覽『歐洲的花園』

（七月卅一日）曾女士一早就來，帶不少的水菓食物送我們帶在路上吃，感謝得很！我們利用最後的一個早晨在柏林，到舊皇宮內外瞻禮一番，建於1695年，是沙樂后（Queen Sophie Charlotte）的夏季住宅，裏面裝璜很講究，現改爲博物館，有時大餐廳或金廳（長四十六碼）內舉行公開的音樂會(Berlin Art Weeks Concerts)，陳列品中有許多我國的瓷器，爲無價寶。時間很倔促，搭十時廿六分車赴 Heidelberg，經過 Thuringia 及 Spessart 的羣山和 Leipzig, Hof, Bayreuth, Bamberg, Würzburg 許多名城，這一段路當中有許多著名的礦質溫泉浴池，爲游覽的勝地；德國素來以溫泉治療疾病馳譽全球，不特天然的條件擅勝，醫學上的進步也特多，除含有各種礦質的水，可癒皮膚病外，尙有泥炭浴(Peat baths)可治各種內臟發炎；泥漿浴(Mudpacks)在華氏122度的高溫，可除去內臟的種種病態；炭酸浴(Effervescent Carb nic acid baths)可調理內部循環系的不健全，此外，蒸氣熱，風浴，hydrotherapy，電光浴，inhalatorium，養氣浴，diathermics，泡沫浴，rad um emanatorium，電療，按摩，葡萄治療，牛乳，休息種種，益以山明水秀的環境，釣魚，運動，音樂，騎騁種種的優越設備，如有病痃，天生不必醫藥，也能痊復！"Bad" 是有錢人休養的去處；在車中午飯，於午後八時抵海德堡，這是一座大學城，古色古香，有復興時代的皇宮，路易十四的軍隊於1689年毀壞，宮的『英國翼』，當時爲招待英國傑姆斯一世的女兒伊莉沙白公主所蓋，宮內至今尙存着世界最大的酒桶，(the famous "Heidelberg Tun") 一七一五年所造，每桶可分裝二十萬瓶；因時間已晚，到聖彼得敎堂及聖魂堂去看看，都是十五世紀時的建築；晚飯後，發一電報致光堉弟告以行踪，然後赴大學的暑期班去訪黃君，承領導參觀學生的寄宿舍，此城果然學術氣味很重，青年男女的生氣勃勃，別有一番朝氣。

八月一日。搭早車動身，經過德國南部，出境時自然又是一套手續，瑞士國也驗過護照，午後一時半抵柔立㓗(Zurich)，中途經過德國的『黑森林』(the Black-Forest)，地勢高出海面約一千五百呎，很是險要，當時我一個在默想，如果德國和別國作戰，敗退至最後一寸土時，或許要扼守這個地帶罷！相近有三大著名的溫泉：一爲 W.ldbad，從五月至九月游人極衆；一爲 Bad-Baden，世界聞名；一爲 Badenweiler，樹木葳蕤，奇花異草很是鮮豔。我們在 Wildshut 離開德國，渡過萊茵河，卽瑞境的 Koblenz，在車中由一位朋友介紹一家旅館，及抵柔立㓗，始知是一家富豪所住的客棧，且常川『客滿』，如去住，不但不方便，且所費當不貲！改到一家新開的名叫聖彼得，很時代化，雙人房祇十一法郎，也還不算貴，開好房間，到餐廳吃中飯，每人四法郎（瑞士法郎的兌換率大致是每金鎊合廿一個半，每美元合四個半每一百個銀馬克合一百十個。）飯後大雨，正悶得慌，光堉弟趕至，同出看國立博物館，裏面搜藏着不少瑞士美術的國粹，今日適逢瑞士國慶日，路人個個身佩徽章，紅地白十字，興高彩烈的，頗呈太平景氣；我們在咖啡館略憇，忙着要緊看光堉弟轉給我們國內寄來的信件；傍晚見許多小孩子提着燈綵，前往市政廳去舉行慶祝大會，我們也趕去湊熱鬧，節目很多；祇是我們自已國內方在多事之秋，沒心想去看人家高興，且言語不通，也自乏味，便返旅館休息，光堉弟夜車回 Wihtherthur 去。

（八月二日）照我國的農歷計算，今日是修的三十歲誕辰，無以稱慶，祇好吃一頓比較豐盛的晨餐，拿麵條兒來聊表意思而已。飯後參加觀光班坐汽車去游阿爾布山(Alps)，從市中心出發經過動物園(Jardin Zoologiqus) 登 Zurichberg 山，（高出海面約七百公呎）繞到 Dolder 大

旅館，沿着湖邊走，Haut-Lac 的霧色眞嫵媚，經過 Ufenau 小島到 Rappersw.l 村中景色如畫；然後登 L'Etzel 峯（高一千一百公呎）看故宮，再折返 Wetz kon 看 Pfäffikersee 湖，又前爲 Greifensee 湖，過飛機場回至城中；趕緊到 “Locanda Ticinese” 吃過午餐，便看 Musée des Beaux-Arts 所藏十五世紀至現代國內外名家的美術品，因時間實在忽忙，祇能儘特殊的 Hodler Collection 約略流覽，便到火車站搭三時四十五分的車經過 Zug 抵魯湛恩(Luzern)，投 Wagner 旅館，雙人房帶浴室房金十四法郎，既定便出逛街。魯湛恩是湖城之一，風俗人情與柔立黑大致相同，傍着 (Vierwaldstätter See)，背着叢山峻嶺，是人傑地靈之區，『夢境』之稱，美國人譽之爲『可愛的魯湛恩』，是散心治病的絕好地方；我們先到 Hofkirche 大禮拜堂去聽大風琴音樂會，有幻想曲，由 Pastoral organist 獨奏，聽了這種出乎塵俗以外的梵音，心情爲之沉靜，非常愉快，至七時始出；路上十分擁塞，因長途自行車競賽，適過本城，圍觀的人如潮水一般，雖雨不散，我們躲入 Hôtels Schweizerh of Luzernerhof 的餐廳去吃夜飯，飯後走回旅館，經過 Casino Kursaal 聽見舞樂鏘鏘，知是跳舞及表演正開始上場，裏面還有賭臺。

（八月三日）一早去參加環山旅行，瑞士的阿爾布斯山脈是造成瑞士風景爲歐洲之冠的主要原因，不愧爲『世界的樂園』；山頂終年積雪，每一峯有牠的特殊秀美處和歷史上佳話，譬如 St. Bernard 和尙的勇敢善行，用大狗到雪山中去救人，早已傳頌全世，蔚藍色的湖水，迎笑着的湖岸，經過許多名士才子烜染，更引人入勝，Gibbon 在洛桑寫成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拜崙在 Montreaux 因湖景的美妙寫成 “Prison of Chillon” 此外文豪如Rousseau, Shelley, Addison, Goethe, Goldsmith Grey, “George Eliot”, Voltaire, Madame de Staël, Schiller, Milton 等都在這裏居住過；因爲瀑布，山谷，森林，古怪的小鄉村，秋高氣爽的氣候，一切的一切，俱是助長文思的精神泉源；高山如 Zermatt（高五千呎）St. Moritz（高六千呎）是滑雪游戲的理想運動場；名城如 Lugano, Interlaken, Locarno, Neuchâtel, Fribourg 及 Bâle 都值得去遊，何日有緣，都挾多金重來！汽車由1437 呎高的魯湛恩出發，登 Filatus 山峯，（高七千呎），因需要坐電吊車，沒能達其巔，一看雲海和日出的美景，祇在山腰的 Horw 及 Cog 兩個小村莊略憇；繼經 Sarnen 及 Lungern 兩湖，過 Brunig（高三千三百呎）和 Meiringen，到 Cuttannen，這裏有高約二百呎的大瀑布，山居生活頗清苦；出 Grimsel Pass（高七千一百卅呎）之前爲著名的 Gorge de l'Arc，午刻抵 Gletsch，是人人必到的 Rhone Glacier 下面一村，山頂有兩家旅館，人煙絕跡，居然有很講究的房子，吃飯時，還有三位穿着瑞士風裝束的樂師，奏着道地的瑞士音樂佐餐，飲食當不惡，誠然難得！瑞士政府開闢山路，在懸崖削壁上修成平坦的汽車道，一切設計很科學化，有時一連穿過幾個山洞，工程偉大，本錢化得不少！過 Belverdere 約五十哩中，沒有一個村落，嗣抵 Furka Pass，這時正好自行車長途競賽的選手，將路過此地，昨日午後七時許在城內看見他們，現始重逢，不知他們昨夜在何處過夜？參加的人數確實不少，全程計爲一千四百五十公哩，每天至少要騎一百哩，約一個月始達終點；第一名可得到五千法郞的獎金，這樣『賣命』的幹法，精神可嘉！中途有人預備好乾糧飲料給他們吃，有醫藥設備，裁判員則坐着汽車跟；一年一度，誰得獎，誰是『英雄』，意義在鼓勵强身和遊山罷？繼續前進過 Hospenthal 後爲 Andermatt，下車看兵營和 Devil's Building，又前進二十分鐘，越過 Pfaffensferus 山脈始抵 Wassen，附近有個水力發電廠，規模不小 (Geltch Power Station)；經 Reuss 到 Altdorf 見蘋菓碑，爲瑞士開國鼻祖，民族英雄威廉泰爾 (Will am Tell) 射蘋菓故事的演出地點，卽所謂 “Tell's Country” 的起點；Fluelen 是 Lake of Lucerne 南端的一村，風景頗佳，再前到泰爾祠，在這地方，泰爾用他的弓箭，等候專制無道殘暴作惡的執行吏，結果了他的性命，因而煽動了一個被壓迫民族的心！接着到 Brunnen 是著名的 Axenstrasse 公路的起點，該路約長九英哩，是全

瑞風景最美的一環，工程固然異常艱鉅，可是給後人留下的印象也非同小可；Axenfluh 山洞，一串三個，在湖面上三百六十呎，望下鳥瞰，不啻置身瑤池仙宮，看後的憬憧永不致於泯滅的！Schwyz 是一個古老的小城，許多舊屋，至今還有鐵欄護窗；聖瑪丁禮拜堂是1774年所建，市政廳內雕刻畫工頗精，建於較近年代，這裏有很好的滑雪場：以後是 Goldau，在1806年，曾發生過崩山的大慘劇，全村五百人盡葬身於 Rossberg 山上所滾下的石塊中；Arth 是一個很別緻的小村莊，Rigi 是 Lake of Zug和東面高山交融成極嫵媚風景的圖畫一幅，Küssnacht 有比利時皇后阿司特李的紀念祠，她在此覆車殞命的，在 Hollow Lane 有泰爾的紀念堂，他孔武有力，魁梧奇偉，射死 Gessler 後，流芳千古，億萬人歌頌憑吊，不愧為一世人傑！回到城內，修告訴我自行車競賽沿途各城備有很多的小獎，所以參加的人如此踴躍！七時抵旅館進晚餐，飯後閱報見國內時局益趨緊張，當時兩人都發呆，一天暢游的結果，興緻為之冰消！

（八月四日）魯湛恩可游的地方尙多；Engleberg（高三三五三呎）是一著名的風景區；城中有十三世紀的老木橋如 Spreuebrüke（1407）及 Kapellbrücke（1333）都應當去看；世界聞名的『獅子碑』是紀念在巴黎殉難的廿六軍官，七百六十兵士，由丹麥盲目雕刻家 Thorwaldsen 作模型（見本文七月十六日中一段）；此外還有許多博物館如 Richard Wagner Museum, the Old Swiss House, the Old Town Hall 等等，都祇能留作懸案，下次再來解決；今日決動身赴白恩（瑞士的首都 Berne），搭八時廿五分車，經過瑞士的東北部抵達白恩稍作勾留，即轉十二時廿七分車赴日內瓦，途經 Fribourg 及 Lausanne, Nyon 諸地，沿 Lac Léman 邊走着，風景至壯麗。日內瓦（Genéve）是國際聯盟所在地，在國際關係和世界政治史上曾造成過許多驚天動地的事蹟，是人類鬥爭史中的一葉；抵後，赴旅館（Hotel Suisse）進餐休息，然後參加通濟隆公司所主辦的城市觀光班到各處去看看，這城在文化進步的今日，工商美藝及科學，都有殊特的造詣，敎育尤稱發達，氣候優良，宜於休養攝生；城的歷史頗悠久：猶律王（Julius Ceasar）時代，已開始建設，現有居民十三萬五千人，一方面有藍如寶石的落馬湖，一面是白雪蓋頂的白狼山，水秀山明，風景瑰麗，古蹟有：（一）Berques橋頭的 Jean-Jaeques Rousseau 塑像，Place du molard 附近古老的小鎭，Place de la Madeleine 左側的阿爾漢柏拉戲院，rue de la Monnaie 中間的 Fontaine de L'Esealade，銜接湖心小島的長堤和小橋，Philibert Berthelier 紀念碑；（二）從 Place Bel-Air 到 Place Neuve 見古雅的臘德博物館，內有近代美術家的作品，le Grand Théatre 是1879年所建的龐大劇院，方場當中有巨福將軍的大銅像，附近為音樂學院（Conservatoire de Musique）是瑞士最高的音專；（三）過 'Plaine de Plainpalais，有愛普羅戲院，阿芙河橋畔有博覽會館及 d'Hiver宮；（四）走上 Promenade des Bastions 來到大學區，建築頗莊重，這一帶有公共圖書館，改革博物館及羅梭博物館，裏面搜藏着不少的名畫雕刻集郵及其他藝術品；自然歷史博物館裏面有很重要的搜藏，大學對面為著名的『改革紀念碑』(Monument de la Réformation) 設計新穎，圖案美觀，替有功文化的名人造像，用簡明文字傳揚他們的貢獻；（五）維多利亞堂是舉行音樂會的地方，附近有設備完善的 de bain chauds avec hammam 及高等商業學校；（六）Promenade de la Treille 有古老的敎堂（Tour Baudet）及 1455 年所立的紀念碑，小鎭上又有復興時代遺留下來的 Hotel de Ville；（七）Salle de la reine 裏面有一幅很著名的油畫（Marie Leczinska 的肖像）Salle de L'Alabama 裏面有『最後審判』的名畫；至於 L'Angleterre 及 Etats-Unis 裏面，內容壯麗，也藏着許多好畫，惜未能入內一看；（八）聖披艾大敎堂建於1150年，以建築美術論，可謂極盡美奐之緻，浮雕尤俱特色；Macchabées 敎堂建於1406年，帶着羅馬及歌德的色彩；St.-Pierre 裏面有下列諸人的紀念碑石：法國 Rohan 公爵，葡萄牙的 Emilie de Nassau 公主，法王亨利四世的侍臣 Aggrippa d'Aubign 等，禮拜堂每逢佳節，晚間都有大風琴的音樂演奏；到 rue Calvin 見在 1536 年傳道約卅年的

Jean Calvin 與羅梭兩氏的故居；Place du Bourg-de-Four 的週圍有法院，1559年創辦的大學（le Collége），美術歷史博物館有大宗的古物，多半偏於美藝方面的，本國作品的大名家有 Liotard, Agasse, Toepffer, Calame, Diday, Menn, Hodler 等，外國的有（hampaigne, Largilliére, La Tour, Perronneau, Corot 等，頗值得鑒賞家一顧；（九）從 boulevard Helvetique 到湖邊看國立紀念碑，quai Gustave-Astor 一帶 Parc de la Grange 公園內景物姝麗都，Parc des Eaux-Vives 裏面有餐館，咖啡座及網球場；再前過白狼山橋（長二六〇公呎），有 Parc Mon-Repos 公園，見 charles de Brunswick 公爵紀念塔，又前爲 Casino；過 Jetée des Pâquis 及 jet d'eau 爲美國威爾遜總統的紀念碑，接看到阿麗安納博物館看古物，雕刻和油畫，到「國際聯盟」宮室的所在地；此 Palais dela Socsiete des Nations建於1929年，由各國競選獲獎的五大名建築師共同設計，至1933年十一月始告落成；三座很大的房屋，當中是大會會場（Assembly）左翼爲理事辦公地點（Council），右翼爲圖書館（美國煤油大王洛氏之子捐贈欵項所造）方場約一百卅方咪寬，謂之曰「公道之庭」；週環爲 Ariana 公園，花草樹木殊茂盛。

關於國聯的種種

（甲）性質——『國聯』不是『太上國』而是各會員國的共同團體，協力同做參加國所願做的事，牠僅提議，褒舉而不强制執行，加入後，個別的自由受了約束，原則上接受不用武力的義務，一經宣戰，即爲國聯所唾棄，所以牠的作用，是監督和管理這項義務的實行；（乙）公約——是國際間一切條約的基本憲章，與各國之簡單獨訂立的各種條約，無直接連繫，會員國的身份和簽約國的身份不同，彼此間的利害程度相隔懸殊；這廿六欵「公約」不能包容各個會員國的個別關係，「輿論」不過是外交家慣用的口頭禪，非至大家果眞從心底裏感覺到「一份子」的天責，配上「英雄主義」，熱忱，自尊心和退讓心，不能叫今日共同生活的國家，齊心一致，盡量的保持財產，生命，公法及秩序的安甯；上次戰爭所留下慘劇的經驗和痛定思痛的戰後經濟不景氣，使各國覺悟到每一國的人民日常生活，都可能因別國內部的變動而受到影響，加稅以增武備的姿態，能使億萬人的生命遭遇重大的危險，庶或曾見到有同舟共濟之必要；（丙）會員——國聯的目的，志在包羅全球，各國都可參加，由三分之二的大多數，決定接受聲請與否，新會員有許多必須履行的條件，最初成立時爲四十一國，後增至六十國，蘇聯及日本退出後，剩五十八國；（丁）功用——用以下三種方式解決國際間的糾葛：一爲仲裁，國際公法判決，調解，條約的重訂；一爲集體安全與公斷，一爲裁縮軍備；進一步的，從各國人民間種種方面替世界，人道謀物質和精神上的利益，促成合作；以上是國聯的大致輪廓，至於牠的組織，工作，經費種種，就不必贅述了。參觀的程序，大致如下：（1）大會廳可容兩千人，（2）理事會廳：內有西班牙所贈印象極深刻的壁畫，由美術名家 José-Maria Sert 所作，用烏絨墨顏料畫在金地上，大理石的牆椽，裱金葉的欄干，桌椅一色用綠絲絨和綠的漆色；（3）理事會小間；魚紅色牆，大穿衣鏡，硬木傢俱，佈置異常素雅；（4）理事特別室：牆上全用非洲梨不裝璜，有大的波斯地毯，胡桃木的桌椅；（5）理事長室；（6）祕書長室；（7）祕書長會客室；（8）小組委員會議室：計十餘間，每一間的佈置不同，由各國捐贈，委任專家監造，鈎心鬬角，各出所長，若以辦公場所的室內設計而論，都是最好的參考資料；如有大公司工廠的老闆，要設計公事房，大可做效。著名的畫家有 Szablya-Frischauf, Basilides, Barraud. Hügin 等。接着參觀圖書館，內藏國際問題參考書籍甚富。

從高原到盆地

——今日筑渝行——

丹冶

西南公路，是西南中國陸地主要交通線，它在抗戰中，曾對祖國盡過很大的貢獻，它以貴陽爲中心，（各線旅程，均以此爲起點。）東至長衡（長沙九七〇公里，衡陽八八三公里。）西至昆明（六六二公里）北至重慶（四八八公里）東南至梧州桂林。（在廣西大塘圩分路、桂林八七四公里，梧州一一二〇公里。）全部路線，貫通着西南諸省，作爲西南的大動脈。

★　★　★　★

八月，雖然是陽曆的仲夏，但在海拔千尺以上的雲貴高原，氣候却早似南國的仲秋了。

廿二日，是個晴和的日子，一早，太陽就愉快的爬上了『全黔第一峯』的東山，在秋風的晨歌裏，替山城揩抹臉上未散的夜霧。

七點鐘，記者乘西南公路局北開的木炭客車出發，——雖然昨天買票的時候，有很多朋友勸告我不要搭木炭車，說是怕要在路上担擱十天半月的時間，但因爲木炭車的票價，比酒精車相差很遠，且買票員一再保證『三天半到重慶』（酒精車二天半），所以結果還是打定主意，定購了木灰車的票。

意外得很，我們的木炭車開得很好，十一點半就到息烽，息烽是一個不很顯著的小縣，司機不願意停留，一鼓作氣，趕到了九十八公里的養龍場去，雖然養龍場只是一個圩鎮，但因位於貴陽與遵義這兩個大站之間，距離適中，市面繁榮，中國旅行社曾在此設有招待所，北行車輛，多在此休息，因此熱閙的程度，大有凌駕息烽縣城之勢。這裏的物價並不高，招待所的客飯，尤爲便宜，飯菜不錯，且清潔衛生。

在養龍吃過中飯，又繼續前進，不久，車抵烏江（黔江）岸畔，烏江雖非古代英雄項羽自刎名地，但也爲黔境第一大河，南北二源，均發源黔西威寧縣境，（北源爲六冲河，南源爲鍛渡河，（又名三岔河）兩源相合，納貴陽北行清水江，以下始稱烏江。）東北北流經思南沿河二縣，至四川的涪陵，注入長江，全長九二〇公里。公路因要選擇江面狹處築橋，故沿着河邊的腰闢路，汽車通過時，環山繞水，忽上忽下，時有翻覆的危險。在山上、山下、河邊、約莫走了廿餘分鐘，才到達烏江大鐵橋，這座橋造得牢固美觀，很像是廣州珠江橋的縮影，橋下黃波滾滾，兩岸大山高聳，過了橋，橋頭的峭壁上，刻有『氣接岷峨』四個大字，這四個字，的確題得很恰當，很能寫出這裏的偉大和險要。在另外一個相當高的山峯上，有一座六角亭，車子匆匆經過，無暇細看，大概是西南公路的什麼紀念吧!?

下午四時半車到遵義，一天的時間，跑了一五七公里的旅程。好傢伙！中國的木炭車。

遵義，地據大婁山南麓，濱要水（湘江支流）南岸，扼貴陽之背，是黔蜀道上之要衝，農產豐富，爲黔省魚米之鄉，名貴出產，有白木耳及山絲綢，今年春夏二季，氣候調和，雨水充足，造成一幅豐年的美景，從養龍到縣城一段路，是黔境少見平原，清溪綠竹，極富江南風味——雖然是二千公尺的高原——這片嫩綠的原野到處無不呈現着富庶與和平的景象，當這炮火連天，災鴻遍野的「勝利年」，黔北的確是「得天獨厚」之地。

城內市街整潔寬敞，電燈輝煌，有些商店的門面，裝璜得很講究，但一出城郊，那些古香古色的牌坊，（大概是紀念什麼忠臣孝子，烈女節婦之類的？）古香古色的古橋，與高山的肅穆，大河奔放，構成了一

種古代工程與大自然的和諧的情調，而使人深深地感到一個有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的民族，一種崇高的壯麗、偉大。

遵義的文化教育，也很發達，全城有公私立中學六七所，復員以前，浙江大學也在這裏，書店三四家。

相當時代化的新工業，也在進步與建立之中，而規模最大的是酒精廠，這裏的出產，曾對大後方的工業和交通，盡過相當的貢獻。

總之，遵義不論是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軍事、工業，它都佔着一席重要的位置，記得曾有人提議劃貴州為黔南黔北二省，而黔北省會，即設於此，雖然直到現在，分省之議，未成事實，但從這種建議上，也就不難想像到它在西南，在貴州的重要與繁榮了。

是的，遵義確不愧作為大詩人鄭子尹的故鄉。

★　★　★　★

第二天，七時開車，在山岣裏盤旋了數小時。這一帶地勢，是雲貴高原上相當高的一部份，（二千公尺）不宜耕種，沿途所見，皆光禿石山，既沒有河流，也沒有稻田，與昨天的情景，眞有天淵之別。

近午，車過婁山關，這是歷史的陳跡，也為今日一個值得旅人留神憑吊之處，所謂『……中通一線，歷嶺九盤，始達其頂，上有婁山關。』（辭源）卽指此也。

過婁山關不遠，到七十二彎，這是西南公路最險要的一段，因上山下嶺，一共七十二個急彎得名，最高峯處，有一四角形的大木牌，四面書有：『西南公路是中國抗戰的命脈！』一類的標語，在這裏，俯瞰谷底路網，綜錯橫陳，眞辨不出那裏是來路，那裏是去路哩！眞的，且不必把史迪威公路，去比擬古代的萬里長城吧！西南公路工程的浩大，也足够象徵着我們不朽的人民的創造力了。

下午一點半，到桐梓縣城，稍事休息吃飯，又繼續開行，桐梓縣城，從匆匆一瞥中得來的印象，是：它的繁榮似也不至與遵義相差太遠，是的，它是從黔入蜀最末——也是從蜀入黔最初的一座城鎭呢！它，怎麼不應該繁榮呢！

四時許，到桐梓的松坎鎭，松坎是川黔路上黔省最北的一座圩市，此去不遠，卽入蜀境，地方雖小，也頗熱鬧，食店旅館，櫛比林立，這雖非一種正常的經濟發展，但我們總不能否認它的繁榮與交通上的地位。這裏同時又是黔北水上交通的中心，松坎河北流入蜀，在東溪與綦江合流，直達重慶，頗富航利，江邊木船，縱橫密集，這是黔省他處少見的「江上情調」。本地人告訴我，說這裏有船來往重慶，船租四五千元，時間則需五六天，我想，自公路通車之後，乘搭的人，一定很少。

★　★　★　★

仍然一早就開車，本[illegible]打算一天就趕到綦江，（一一二公里）但因汽車在半路上拋了一次小錨，浪費了三個鐘頭，所以結果夜裏就留在這蜀南的第一個圩鎭上——東溪。

車子在山上拋錨的時候，太陽很大，炎熱不堪，迫得大家不得不躲到一個農家裏休息，（這裏仍是黔境，也許是苗夷之家。）剛好他們在早餐，他們吃的是玉蜀黍粉做的「飯」（？）南瓜做的「菜」（？）既無鹽，又無油，他們餐餐如此，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再加以繁重的體力勞動，以致面黃肌瘦，病容滿面。環顧陰暗的室內，更似一個大垃圾箱，飯桌、床舖、水桶、農具、爐灶、包谷堆（注意：這該是一個相當「富裕」之家，才有這麼多的玉蜀黍呢！）……橫七豎八的堆放着。好像很久很久以來，誰也沒有存心要整理它一下似的。服裝方面，則衣不蔽體，褸襤尷尬，蓬頭垢面，眞有點失去人形。這些罪惡制度下的底層的人們，何時才能過人的生活？才能享受人的享受呢？

大約是中午一點鐘，車子恢復了健康，我們又繼續沿松坎河前進，松坎河至此，河面雖很寬闊，水流也較和緩，河中船隻很多，但每逢到灘峽的地方，河水仍像小瀑布一樣的驟然下瀉。但在這些地方，已有小水閘的建築了。

約二時，車過省界碑不久，就達綦江縣屬的東溪鎭，東溪雖也只是一個圩鎭，但繁榮整齊，却遠在松坎之上，從市面上看來，經濟狀況，也比較正常，這裏不但有外表上相當富麗堂皇的食店旅館，經營其他商

業的也不少，並且還有一些小手工業的染織之類的場所，奇怪的是在這容易接受外間文化的交通線上的地方，還有虐殺兒童天性的私塾存在。

進入四川省門之後，最使人感到與貴州不同之點，是氣候的炎熱，在貴陽，季節早已迫人們穿起秋衣，——尤其是在晨昏時候，夜裏也非用棉被不可，可是，這裏，却仍保持着炎夏的高熱，旅館的設備，依舊沒有忘記涼蓆與蒲扇。

★　★　★

早上，車從東溪出發，一路上，雖也丘陵起伏，但已不在大山上爬行了，這應該就是『紅色盆地』的特色了吧!?沿途田野，像黔北一樣，呈現着豐年的象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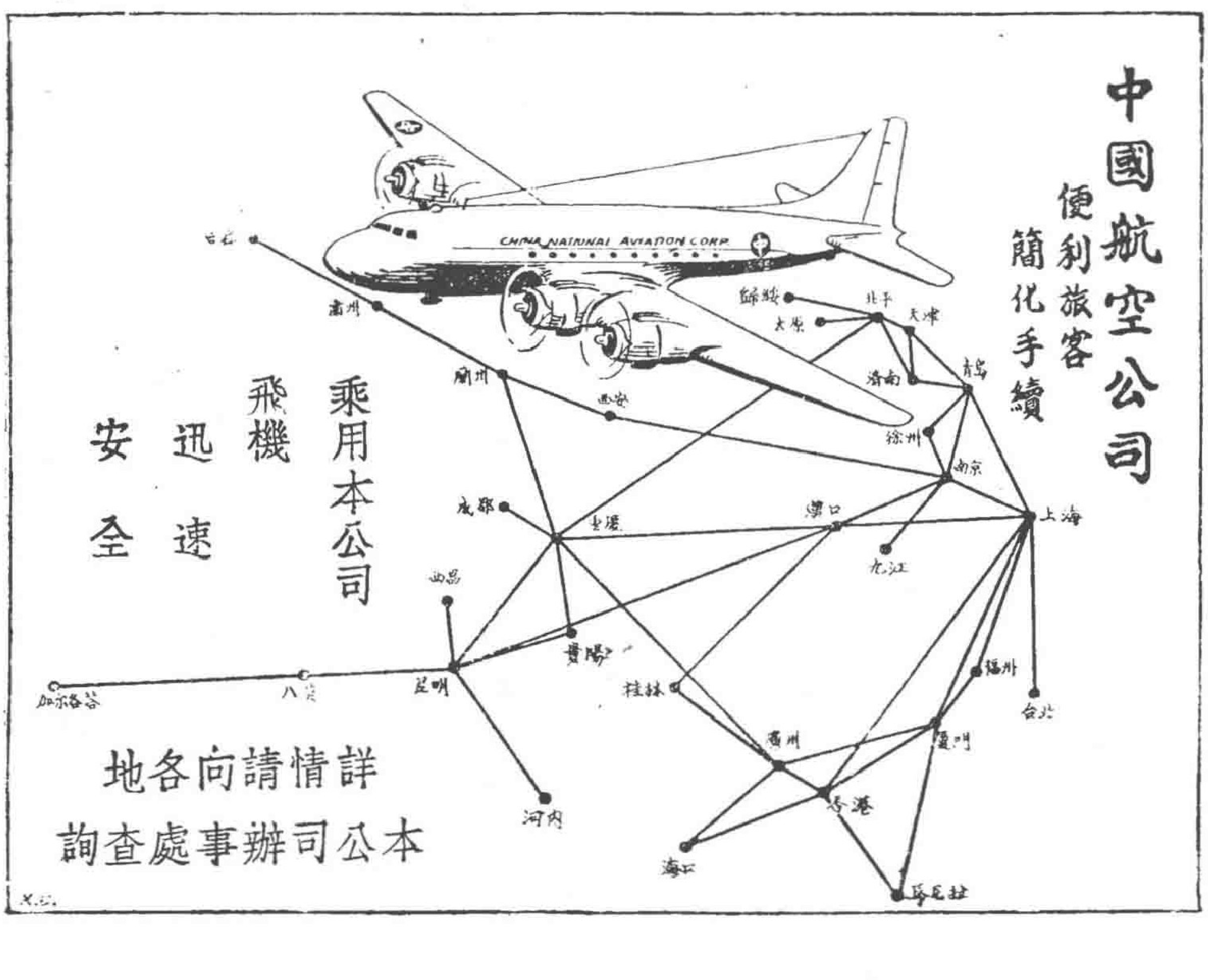
中午，車到綦江，綦江是蜀南第一座大城鎮，是川黔公路和川湘公路的交叉點，又爲本省南部進出口貨的小集散地，商業發達，附近煤鐵藏產量甚豐，工業也很有發展的希望，目前城區的繁榮，市街的整潔，已都達到一個小都市的程度。

下午四時，在炎夏的熱氣中到達重慶，一天的時間走完了一三四公里的路，也完成了四八八公里的全程。——於是，我們從高原來到盆地，從仲秋回到炎夏。

在海棠溪搭輪渡，過長江，投進了作爲民族復興的心臟，——重慶。雖然祖國仍遍地烽烟，但也還是使一個陌生的旅者，感到一陣强烈的興奮，這，畢竟是一個歷史的聖地喲!

有人說，重慶冷落了，比勝利之前。冷落，也許是的，但較之西南其他的大城市，却仍然完整的多，熱鬧的多，可愛的多。而使人有沉重隱憂的是：夏天過去了，霧季就在不遠，霧季，將帶給山城以衰老的摧殘，而只有春天的陽光，才能使它新生，復活。

一九四六，九，九在依鳳山麓●





·烟雨樓、



·烟雨樓內·



·南湖畔遊客·



·釣鰲磯·

嘉興

三山雲海幾千里，
十幅蒲帆過春水，
吳中過客莫思家；
江南畫船如屋裏。
蘆芽短短穿碧沙，
船頭鯉魚吹浪花，
吳姬蕩槳入城去；
細雨小寒生綠沙。
我歌水調無人續，
江上月明吹紫竹，
春風一曲鷓鴣詞；
花落鶯啼滿城綠。
陸天錫：「過南湖詩」

嘉興的沿革，攷古者要上推至夏、商，這些像我這樣一個遊客也不必費心推究的。但是命名之由來，到有一說之必要，秦始皇二十五年時在這裏置由秦縣，由秦這兩字到很難解釋的，據太平寰宇記稱由秦古城在今嘉興縣南五里，秦始皇見其山有王氣，使諸囚來鑿此山，囚倦並逃，因號囚倦山，置囚倦縣，後來因訛誤便稱做由秦了，然而這裏沒有山，這古城也無從找求。直到三國時孫權黃龍四年，因由秦縣生嘉禾，農本國裏自然是一件大事，便改稱嘉禾縣。嘉禾墩在杉青閘後，相傳就是那時候生嘉禾的地方，初在城內縣後一百步，元時移至江從村，現在是嘉善地境了。後來到了赤烏五年立子和爲太子，爲了避諱便改嘉禾爲嘉興，這地最古的古蹟要首推漢朝的朱買臣墓了，朱買臣別的也許很少人知道，但是「馬前潑水」這一段故事想大家會知道的，這位前任朱太太的墓，據說在落帆亭後面，叫做「羞墓」呢。有位站長告訴我現在的車站站址，是嚴嵩的故園址，以前還有幾塊大石塊，現在不知去向。也許在志書上還可以找到源由的，我却也懶於探問，因爲幾番到嘉興，不是攷古而祇是遊覽。或者帶着一點思古之幽情，也不過是一種追憶好奇的偶然性。

南湖與煙雨樓

到嘉興自然第一想到的是南湖，我初來此地，一下車就雇了一隻小艇蕩在南湖裏，趕到煙雨樓去。南湖該分東西兩湖，現在差不多混爲一談了。滮湖就是東南湖，因爲它在東門外

烟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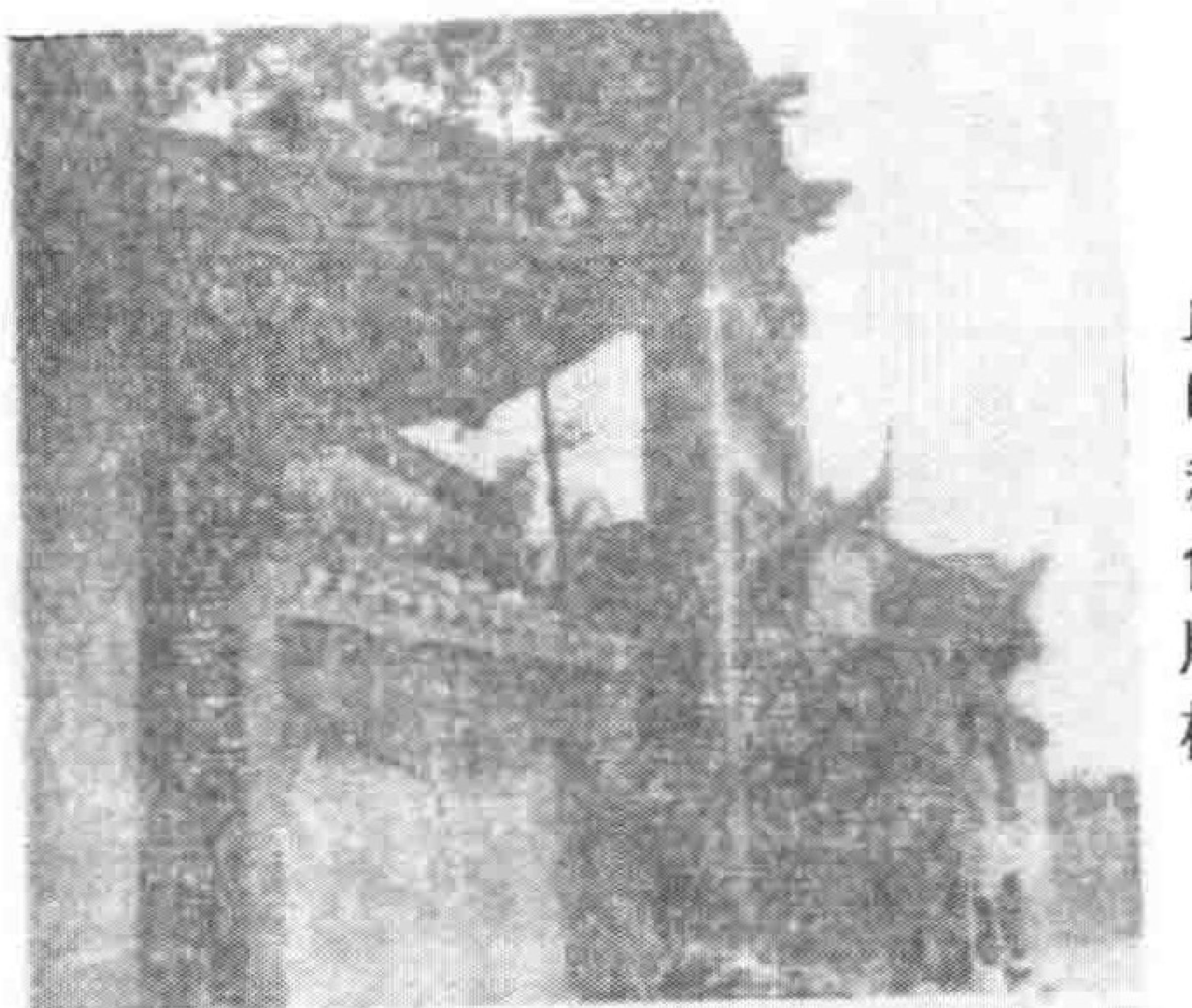
蕭雯

的，亦名馬場湖，煙雨樓，倉頡祠都在此湖中。西南湖在南門外，統稱南湖，還有一個雅名叫做鴛鴦湖。小船在菱塘中浮過去，不久就可以看到倉頡寺，前人叫它是小煙雨樓的，一上岸我看到是一座空屋而且破壞的了，據說裏面的「老爺」也早已請出去了，這個印象最壞，我怕煙雨樓也徒有虛名，且讓船蕩過去，就在前面了，我已經可以看到鬱勃的樹木所環着的小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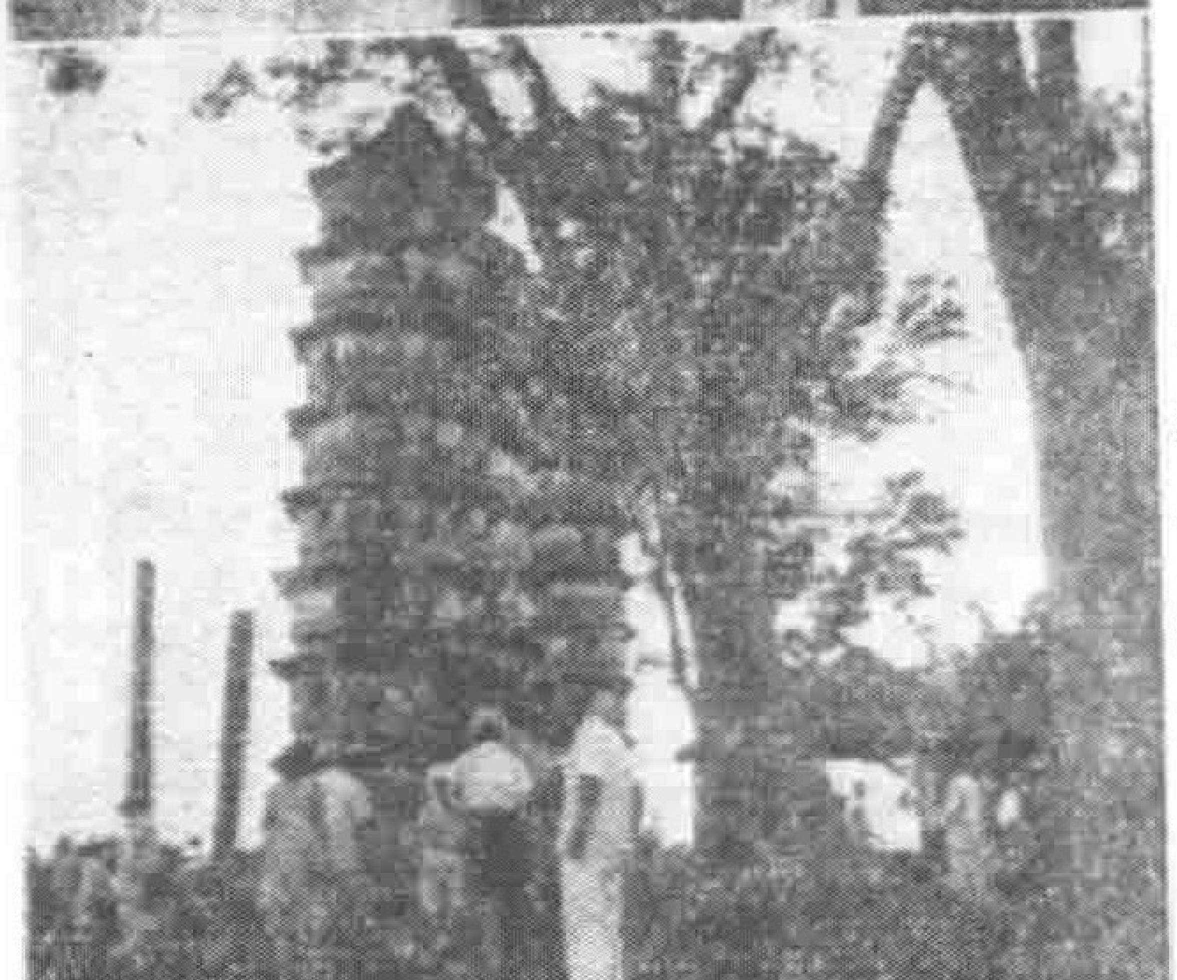
煙雨樓到了，小艇靠上岸，有石級數十級，最高盡處右手牆角，有煙雨樓三個大字的石碑，我到忘記是誰的手筆，字當然不壞，許多遊客在這裏照相留影。走進去，當然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題句字碑之類的東西，而我却忽略了這些，原來這不是煙雨樓的樓，再進去一層，這是煙雨樓了，上樓吧；到也很寬闊的，木欄不計在內，也可以坐十桌酒席光景，看南湖就得憑欄，南湖雖不廣，亦號稱千頃，祗是菱塘太密，佔了太多的湖面，似乎不很遼闊了，失掉了一種水波的風光：鄉土人告訴我縣政府已在整理這事，那末名勝風景不會給它們破壞，我想湖中人若是能够招攬一大批遊客，他們的進益不會比一點菱的生產更少的。

談起煙雨樓，不免要復古一下，否則到了此地還是不知道什麼叫煙雨樓的，我總感到能够知道一點歷史和地理的，那末在遊程中，更其有趣味，否則不過像上摩天樓喫咖啡看日昇樓行人而已，現在抄一段嘉興新志上話：

「煙雨樓在滮湖中，五代時中吳節度使廣陵王錢元璙築臺爲登眺之所，建炎中廢（1127A.D.），嘉定間（1208A.D）吏部尙書王希呂因舊址建樓，有司相繼拓沿爲一方之勝。後爲柳氏園，元爲高氏圃，後廢爲三賢堂，即其地爲宣公書院，旋毀。明嘉靖二十七年（1558A.D.）知府趙瀛修浚城內諸河運土塡滮湖中，次年重建煙雨樓於其上，蓋樓初建在湖濱與春波門相近，故嘉興八景有春波煙雨之目，自元以後興廢不一，趙瀛


血印和尙牌樓。


血印禪院。


三塔寺游客。


漢朱買臣墓。

重修，始在湖中。隆慶五年（1571A.D.）兵備道沈奎重修。萬曆十年（1582A.D.）知府龔勉增葺亭軒，臨流爲臺二層，名之曰釣鰲磯。二十七年知府劉應鈔重修，崇禎末毀（1643A.D.）淸順治十八年（1661A.D.）知府許煥重建。康熙二十年（1681A D.）同知李舜有重修又圮。雍正八年（1730A.D.）總旨李衛重建，樓旁更創亭軒傑閣，以復舊跡。乾隆十六年至四十九年（1751—1784A.D.）淸高宗六次遊臨，賦詩甚多。咸豐十年，（1860A.D.）粵匪陷城毀於火。同治四年至九年知府許瑤光於此建淸暉堂，亦方壺，八詠堂。同治十二年（1873A.D.）建菱晉水榭及菰雲簃。是年許瑤光任滿離禾，邑人爲建來許亭及鑑亭以爲紀念。光緒元年（1875A.D·）建實梅亭於方壺之側，壁嵌彭玉麟畫梅石刻。民國七年，重建煙雨樓。」


嘉興船孃

抄了這樣一段，我想很可以幫助我遊煙雨樓的懷舊之感。我到願意沖一壺茶，靜靜地坐在煙雨樓的欄干旁邊，細細地聆略湖水的風雨，看一艇去一艇來，出神地呆它一小時。或者立在釣鰲磯前面的小橋上，看水、看樹、看船、看人、有點累了，我會坐在草地上，躺在草地上，看天、看雲，一個眞會遊山玩水的人，不在浮過一條長河,爬過一座高山,而在到一處好地方，安心地欣賞着、思索着，而達到一種領悟的境界。有些人悤悤忙忙到一個地方，找到所謂名勝，又悤悤忙忙地還去，於是說我會經到過某地，豈不是荒唐之尤，然而天下儘多這些遊客，我是不惜再度到一個地方去，眞像我不惜化費，再看一次自已心愛的電影，第二次看的電影往往比第一次更美麗更神化，更能够明白藝術者的苦心；山水何嘗不然，也許有人說看多了會看膩的，看得膩的山水，我想不是好山水。

水鄉勝蹟

嘉興是一個水鄉，眞所謂「幹支源委，水道縱橫，不可勝數。」在水面上它是四通八達的，我的遊嘉興，因此也專門靠這些小艇，到不是爲了船孃們，在江南遊覽能够利用船隻的地方，還是用船隻來得穩舒，坐了人力車行駛在不平坦的路上是非常乏味而喫力的。但船孃在嘉興是很著名的，可是勝利後，已經不似往昔的盛旺，現在的船孃不過十數左右，僅是一些平凡的小姑娘們，也沒有特出斌媚的水國之女，但是靑春是可貴的，在陽光裏的姑娘是有一種輕飄的感覺，坐在她們的船裏由她輕輕向前浮蕩，在一個無邪的遊客心上是會有種神仙似的靈感籠罩在大自然的妙境上。

現在我來提起一件傳說，我似乎還不敢據爲事實的血印和尙牌樓，它的所在地是出西麗橋約半公里，在三塔東數十武，一隻破而陋小的廟，外面有一石牌樓，在左邊的石柱上有一個血影，像鉄銹色的，倒很像一個人狀，這就是了，相傳「此處舊有寺院，明倭寇犯境，掠婦女數百人，閉置寺閣，寇猶未饜，出寺續掠，囑寺僧名妙諦者扃門監守，僧俟寇出，俱放之，已則安坐以待，寇返，悉前情，大忿，縛妙諦於寺前石牌樓柱上，積薪焚之，死焉。而血痕深沁石骨，宛然一髡頂之僧影，歷經三百餘年而色不滅；天陰雨尤顯。寺內有碑，載其事。民十四年，縣人念其正行，於旁築廟祀之云。」

但是我第一次到嘉興時候，雇了一只小艇，到處遍遊，這位船家老婆婆告訴我說，是如此的：這裏有一位和尙，可是他還有老娘，有一年大亂，他背了老娘逃難，也許他的老娘並

不很老，有人不知道底細，反說和尙背了女人逃走，他辯也辯不清，在衆目衆指之下，認爲罪惡不赦，活活地燒死在這石柱上，而怨氣走進了石頭裏面。好在姑妄聽之，也就姑妄言之，是非曲直也無從查究的了。

離血印和尙牌樓不遠，前面就是岳王廟，門緊緊地關着，看樣子也很荒蕪似的，圍牆上留着四個「精忠報國」的大字，岳飛在每一地方都是受人敬仰的。岳王廟再過去，立着三個巨人，高高地站在運河旁邊，可惜有的已經禿了它的頂，却也不失其雄姿，這就是三塔，那裏的地方叫做白龍潭，舊傳當時運河到這裏忽然生了灣曲，船隻很多在河面上失事，有位高僧積土塡潭，造了三位巨人在這裏鎭壓，塔的故事是很短的，不過三座塔一起並峙着到很別緻，而別處也很少見，拍在照片裏更其好看；到了當地不過仰起了頭看看，望望運河，就向後朝茶禪寺一溜，望望菩薩進進香。

茶禪寺到算是個很古的寺院了，當然這許多年代來已經不是當初的樣子了；在五代時候叫保安寺，而且是錢氏賜額的呢，到了宋景德年，又改叫了景德禪寺，淸代乾隆皇帝也到過嘉興，在寺裏喫過茶，當然不可一世，於是又改名叫茶禪寺，直到現在。裏面還很寬暢，另有好幾間是橫列的；不像其他寺院的大雄寶殿一連三進，而也很淸淨的樣子，連和尙也沒有一個，問問香伙，他說做佛事去了，可見外面應酬也很忙的，無聊地在菩薩面前求了一張籤書，茶也不會喫一口，祗好解嘲地自己不是皇帝，沒福享受。

嘉興八景

嘉興在以前也曾有好事者來一個「八景」的雅稱，其八景的名稱如下：

一、南湖煙雨　二、東塔朝暾
三、杉閘風帆　四、茶禪夕照
五、漢塘春桑　六、禾墩秋稼
七、韭溪明月　八、瓶山積雪

天曉得這不過湊湊數說說而已，東塔在東門外角里街，浮屠七級好不荒涼，幸而塔後面還有個朱買臣坟，雖是荒塚一個，坟前有塊明朝嘉興知縣虛枉的題碑，也算來一地看到兩件寶貨，否則遠迢迢的豈不寃枉。說起落帆亭，在北門外，以前設有杉靑閘在這裏收卡釐的，光緒間有個酒商張某捐資重建，可是地方太小，氣象也不够，而且我遲來十年，看到的不過一片荒涼的景象，亭臺也毁壞不堪，似乎不很值得走一趟似的，瓶山據說在城內，相傳春秋時，吳越之戰，伍子胥行軍至此，人民勞以酒漿，兵士飲後，所棄酒瓶積累成山，故名。可是連問幾個訊也找不到影子，當然瓶山上的八詠亭也無從拜訪的了。由此這八景在目前已不存在，徒然留一絲淡影在好古者的懷舊裏。

嘉興在滬杭線當然及不上杭州，然也算是個可以一覽的地方，我之多次到臨此地，祗不過對南湖還有一點好感而已，其餘許多名勝也者實在太荒涼，因此連蘇小小的坟也未曾去探問過，想來也不過是荒塚一碑，甚至什麼也沒有了。

樂口福麥乳精
老牌滋補飲料
營養豐富　冲調簡便　裝璜別緻
上海九福製藥公司出品
白克路二五〇號
公司藥房洋酒南貨號均有售


海屋劍客羣

葉勁風

(九)

晚上上床太遲，早晨略略起得晚了一點。練工場上只有我同紹裘兩人。我們已經練習完了，紹華仍沒有來。建中的生活本來不十分規則，不來練工並不希奇，可是紹華竟也破例了。

「紹華也許不舒服……？昨天我就看她臉色不大對。」我們回來的時候，路上我提起這件事來。

「也許是女人病，」紹裘隨意答應，「每個月總有這們兩三天。……可是」他好像想起了什麼，烏楞的雙眉縐在一起。「不對……！」自言自語地說着。

「那，我可以猜出一些。」我明白紹裘說「不對，」是指着紹華「女人病」的日期不對。「我想她有些生氣。」

「爲什麼？」

「她覺得無事可幹……插不進手……你知道她雖是那們文靜，性子可很急躁。發生這件事之後，昨天竟讓她待在家裏一整天……今天又要她待在家裏。」我解釋給紹裘聽。

「南京這地方，我們不熟，一點線索沒找到，上哪兒去胡闖呢？……況且，總得有一兩個人待在家裏呀。」

「好像記得希賢要她一起上新生飯店去，也許……」

「對哪，也許她陪着希賢，所以沒來練工？……不能吧……！」

我們回到家裏，客堂裏只有希賢和建中，兩人都在看報。

「糟糕—媽斯……」建中眼睛仍注射在報上，「他們丟了人，憑什麼問中國要？……」這是指着日本大使館的事件說的。他說到這裏，才抬起頭來，射了我們一眼，又瞧瞧我們身後，「咦……紹華呢？」

「哪……！」希賢也放下了報，怔怔地瞧着我們。

「不是在家裏嗎？」我吃了一驚，心下已經有些明白了。

「唶……！」紹裘縐了縐雙眉，「我知道她又要亂來哪……說不定又要多生枝節……！」

希賢好像想着什麼，陡地站起來，跑上樓去了。建中啃着大拇指，變成一副尷尬面孔。想說什麼，可又不能說什麼。一會兒希賢從樓上下來，手上拿着一張字條：

「瞧這個人，仍舊這們任性。……您大家聽……」她舉起字條來念着：

「晨六句鐘如未歸，必是已獲賊踪；勿庸焦急。如上午八句鐘左右仍未見歸來，即請速來下關，或外交大樓附近，及可能地點，尋跡接應。至要！至要！華白。」

「這孩子！」紹裘搖頭喃喃自語。

「眞有種！……嘿嘿嘿。」建中瞧了瞧手錶，「七點哪……！我們這又不能不動哪……」他瞧着紹裘，「咱們幾個人怎麼分撥？」

「帶傢伙，咱們得一起走；不帶傢伙……」

「心佛一人帶着就行了，……我看這們辦罷，……咱們別分散……讓遲小姐守在這兒，怕有電話……」又對希賢說，請您打電話先喊一部汽車，再叫匡時在家裏待着，我們立刻去約會他……電話號碼都在牌子上。……我們得換衣服去哪。」

★　★　★　★

我同建中紹裘，我們三個人，臨時規定的計劃，先到西藥店去約匡時，再一路到新生飯店，看那裏有紹華的粉條符記沒有。設若發現符記，那就簡單了，只要沿路留心，尋踪前去。萬一沒有符記，可以證明她

並不從那裏出發，只好到外交大樓一帶去尋跡。

我們預備到了外交大樓一帶，四個人分頭尋跡，然後再集中。萬一這一帶仍沒符記，那只好到下關再說。她字條上所說的「可能地點，」當然是指建中報告裏的幾個地點：除了外交大樓，下關只有那位「南京通」的跳蝨王府上。可是我們料到她決不會上那裏去，因為建中沒有說出地名。

除了遲希賢的電話之外，我們一連又催了兩次，才見汽車慢騰騰的開了來。並且這部汽車很上了些年紀，簡直走兩步要退一步的神氣。據說這汽車行裏的車子，都上下關接早班火車去了，只賸下這部帶了點殘疾的，勉强掙扎着來應酬一下。

從我們門口到匡時那裏，不過一里多路，而且只要轉一個灣，就是一平坦的柏油大路，就說叫一個上了年紀的人步行而去，我估計至多也花不了十分鐘。誰知這部「老爺」汽車，剛開到路口，哦的嘆了一口氣似的，四平八穩地停在大路當中。

汽車夫不好意思，一面駡着汽車「婆婆妹妹的，」一躍下車去搖發動機。這一天本也很熱，車夫搖了一身大汗，外帶建中幫着拉汽油開關，車子却只騰騰鬧了兩下，又洩了氣；打定主意，不肯前進一步；表示牠是一個極有主張的穩建派。

建中恨極了，叫汽車夫上車掌着開關，我們三個人都下車去推。這樣一換方式，這位老太婆的車子，才算賣點面子，總算肯行動了。這們慢騰騰，一步三幌，幌到匡時店裏，前後大約已經鬧了十幾分鐘了。匡時早在店門口等着。

「這們鬧下去，有點不是味兒。」建中指着車子。

匡時趕緊打電話，另外叫了一部車子來，這才正式出發，已經快到八點鐘了。

到了新生飯店入口的小路口上，車子停住。建中一人，跑到小路裏面，新生飯店門口，打了一個轉，嘻開着嘴回來，對車夫一揮手，自己一躍上了車。

「朝北去哪！」建中告訴我們。那就是說，紹華的符記，標示朝北去了，正是上外交大樓和下關去的一條路。

到了外交大樓，我們叫車子停在路邊，按計劃四面分頭去搜索踪跡。我走的是南面，正是回頭路。我想四方面，算我這一面沒有多大意義，她可不能走回路哩。到了一個小路口，規定到符記的地方一瞧，誰說她不走回頭路？轉灣牆角上不是綠油油的一個小符記？

也沒有仔細端詳，我趕緊跑回停車的地方。他們三個人早在車裏候着我。我打了一個手示，他們都明白了。

「可以走車嗎？」建中問我。

「可以……可不知道裏邊怎樣，是一條僻道。」

「我去瞧瞧。」建中下車，同我一路跑到小路口。他向路裏頭張去，搖搖頭說，「恐怕不行……咦……！」他一眼瞧見紹華的符記，很吃驚似的，跑到留下符記的牆跟前，仔細瞧了瞧，好像上了心思一段，縐起眉頭來。

「怎麼樣？」我很耽心事的問。

「取消哪。」建中說着，我們重又回到停車的地方。

「那是回家去哪？」紹裘有點懷疑，「最妥當是打個電話回家去問問。」

「對哪！」匡時一面說，一抬身從車子裏鑽了下來，「我去借電話。」說着一打四向，就向一家大飯館子跑了去。

約摸三四分鐘，只見匡時從飯館子裏跑出來，幌動着胖大的身軀，直冲了過來，一面打着手式，叫我們上車。

「怎麼說？」建中來不及的問。

「……」匡時一面爬上汽車，一面揮手叫車夫開車，又對我們豎起大姆指，又是搖頭，又是喘氣，半天掙出了一句，「回家再說……！」

（十）

「先生們剛走，大小姐就回來了，還有幾個小姐，同一個先生。他

們都睡了。……桌子上有字條，叫先生們看看。」這是老媽子替我們開門的時候，念的幾句「台辭。」

大小姐當然指的紹華。其他幾位小姐，大約必是顧青，馮逸，顏家姊妹。一位先生，必是心田。一夜沒睡，當然需要休息。我們幾個人一聽，別人的感想，我不敢專斷。我個人這時的感想，却有些形容不出來。高興的成分，當然佔最大分量，驚訝的成分，也不算小。而其中還有一些說不出來的贊嘆，也許滲和着些慚愧。這兩種成分，合攏在一處，把這齣戲，——從昨天聽到心田子珊子玉五個人被逮起，到午夜建中發令止——看作了一部諷刺格調的喜劇。回想起來，當然免不了有些酸酸辣辣的陳皮橄欖意味。

「老大哥——我們平安回家了。需要幾小時睡眠。大家提議到我們的「小覺谷」去午宴，兄等贊成否？玉同珊吵着要吃野兎，不知可能買到？屆時尚有緊要報告，華白。……希賢料理劇團事去了，準十二時回來。」

「我的牙齒，有些酸哪……！嘿嘿嘿。」建中摸着自己的下頷，瞧着我們傻笑。「牙齒酸」是他的私有語句，表示難以爲情，或寒傖。

「好的很……英雄出少年！」匡時笑的瞇了眼，「……旁的我辦不了；汽水，啤酒，燒鴨，水菓，都是我的事。十二點半我直接上那邊去。……我們回頭「見」……哈，哈，哈，……好……很好！」

我同紹裘本來各有一份差事。我們一商量，還是彼此同伴，比較有意味。

「先去瞧瞧野味罷？」紹裘提議。

尋跡昨天買野兎的山徑，我們沿路走着談着。討論的題目不出「朝氣」，「暮氣」的範圍。我說「朝」「暮」，關係年齡的大小；十幾二十多歲的人，當然朝氣勃勃。一過三十，好比日中，月盈，到了頂點，往後就要虧昃了。紹裘認爲這種觀念不建全。他說朝氣暮氣全是精神關係；有精神，八十歲還有朝氣，沒有精神，二十歲也不免暮氣沉沉。

我們談論之間，信步已經走到了小王的家裏。小王却不在家，只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在灶下做飯。

「姑爹捉野鴿子去了，……怕要回來了……」孩子告訴我們。

我同紹裘拿了兩張凳子，坐在門口蔭處，預備等他半小時再看，好在才九點多鐘，時間頗有富裕。

這裏雖是一個窮山凹子却也有牠的小天地。坐北朝南，一橫排共有大小六間茅草房子，在佈置點綴上好像也有點小小貧富階級。

我們剛剛坐定，尾間一所茅屋，鑽出來一個壯漢，好像也是一個獨戶。他對我們注意了一會，重又鑽進屋裏去。

「你的觀察力怎樣？」紹裘微笑着忽然這樣問。

「關於那一方面的觀察？」我一時不懂紹裘的用意。

「無所謂方面，我認爲觀察力是普遍的；富於觀察力的人，對於無論什麼方面都是有興趣的。」

紹裘正說着，那盡頭一所茅屋裏，又走出一個老婆子，對我們瞧了一瞧，便對準我們這裏踅了過來。

「瞧這婆子有多大年紀？」紹裘細聲問。

「大約五十以上，六十以下？」我猜着。

「她來做什麼？」

「不知道。」

「她要盤問我們了。」紹裘聲音愈加細了。

「爲什麼？」

「不能決定。」

老婆子果然走到我們身邊來了。

「王小哥家裏來了客咧。」老婆子自言自語地，「巧姑……你家裏來了客哩，你姑爹那裏去了？」

「上山去了，……就要回來的……」屋裏的小女孩子答應了，跟着就笑嘻嘻地跑了出來，「二姑婆，今天不上街？」女孩子站在門口扎煞着一雙手，臉上滿了灶煙灰。

「這是你家的客人嗎？……找你姑爹的吧？」老婆子不直接給我們

談話。

「找我姑爹的。」

「沒有看見過哩。」

「來過的吧……我不記得。」

「有什麼事吧？」

「不曉得。」巧姑答着，對我嘻嘻的笑。

「不是要買山鷄的吧？」老婆仍是瞧着我們，對巧姑問着。

「我們想問王小哥買兩隻野兎。」紹裘滿足了老婆子的好奇心。

「六月天那裏有野兎，……冬天才打得到咧。」老婆子搖着頭，轉身走了，「八月山鷄九月雀，十月野麂才離窩。」她一面一面蹣跚地踅回去了。

「這邊，」紹裘用手肘輕輕觸了我一下。

我回過頭來，看見上次建中同我們站着打呼哨的山頭上，下來了一個人。

「這個人，天天這個日影來一回，」巧姑自己說着，好像告訴我們什麼新聞似的。「我總看到的，來過三四回了。」

我受了紹裘的暗示，便仔細觀察了這個人一下。從衣着上看，好像外國人或新式大旅館，飯莊，用的僕歐。手上提着一個大紙包，扎縛得很整齊，從我們身旁走過。他也很注意的瞧了我們一眼，一直走到剛才老婆子家裏去了。

「也是來買山鷄的？」紹裘問着巧姑。却沒有人答應；我們回頭一看，巧姑不知什麼時候早進屋去了。

「又來了一個，」我告訴紹裘。

「那就是小王哪。」紹裘笑起來了。「你眞是近視眼哪。」

我瞇細了眼縫一瞧，果然是昨天給我野兎的那個壯漢，這時大約看見我們坐在這裏，早加緊脚步，跑過來了。

「先生們哪！」小王招呼我們。

「今天沒有什麼嗎？」紹裘問。「昨天的幾樣東西很好，還想買一點。」

「沒有哪。」小王拍着空手。「有了還不送給先生們去？」

我早站起來，預備走了。紹裘却不動身，仍舊坐在那裏，跟小王扯談起來。

「他也懂得花草」紹裘走着告訴我「慢慢有機會，我想把他弄到上海去，這個人很老實。」

「你那裏不是已經有很多長工麼？」

「不多他一個。」紹裘笑着。「慢着，心佛，我忘了一句話，您先慢慢走着，我隨後趕來。」說着已經又回頭跑到小王茅屋裏去了。

紹裘平日舉動，極合規則，明朗坦白。今天這些舉動，確有些離了常態。我瞧着很有些奇怪。

採辦了幾種食品，已經快十一點了，我和紹裘，一車子坐到家裏。建中好像無聊，一個人在客堂，拉着京胡，筒子上沒有裝上馬子，只用一隻鉛筆托着絃子，聲音極小。

「他們還睡着？」紹裘問。

建中只把頭點了一點，很用心似的，拉着一段反二簧過門。我們把買來的東西，一樣樣點着——麵包，蛋糕，蘋果，香蕉，鰱頭燻魚，牛肉，等等。

「匡時剛來過電話，那位丁大爺道謝咱們，他說極願意做調解人。」

「道謝？」紹裘覺得奇怪。

「不花錢的廣告，幹嗎不道謝？」

「現在不用調解哪。」我說。

「他可不知道局面變了哩。」建中停了胡琴。「喂，二位看過報？」

「不是日本大使館的事嗎？」紹裘很舒服的坐在軟榻，頭上一滴汗都沒有。可見他心靜。

「對哪，」建中點頭，「有辦法嗎？……另外……白崇禧將軍要去淸點飛機哪，看見這一段？」

「對哪」我脫下了上裝，也歪在大沙發上，「這裏面您大概也看出

五六—四六六

文章來？」

「大文章沒有。」建中怔怔的說，「希望他別給人矇混過去。」

「您小看了白將軍哪。」紹裘笑着。

「不去管牠，」建中有些正顏厲色。「我們幹什麼待在這兒？……我想還是老佛回頭花點功夫弄一封信，我有辦法找人遞給白將軍親收，……把以前那些混蛋們拿舊貨出新，開新飛機價錢，餵飽了他們的袋袋。」

紹裘點頭，似乎很贊成這一着，「亡羊補牢……哈哈哈。」

「啊……嗯……！」樓上很尖脆的一個聲音叫着，好樣小孩子撒嬌似的，「好媽媽，讓我再睡一會兒，……五分鐘，……二分鐘，……嗯，……十秒……一秒……。」

「子珊，」建中手指樓上，悄悄的說「小淘氣。」

「慧君要在這兒，她們正好編成一個淘氣劇團……慧君第一，子珊第二，紹裘第三，子玉第四，還有顧青，挨着淘氣程度，合成一套兒。」紹裘細聲數着。

（十一）

餐桌安置在一棵大樟樹底下。所謂餐桌，乃是王老頭兒的三塊床舖板，兩頭各用兩條長板凳疊起來架住，上面倒是舖着雪白的被單，眞有點像大飯店的大菜台。椅子倒是一律活架露天帆布靠背椅，聽說是就近向勵志社借來的。桌子上當中一條列着七八隻大磁盆，每席上放着一隻空盆，一隻大號玻璃杯，一雙筷子，也是勵志社的東西。另外還有兩隻花瓶，每隻裏插着幾枝薔薇。

旁邊還是一隻正式小條桌，也有桌氈。上面放着應用的零碎餐具，小刀、開瓶啓子、開聽啓子等等。我同希賢，小母親馮逸，還有紹裘，正忙着把帶來的大包小裹，一樣樣打開，一樣樣佈置着的時候，匡時一隻手提着一隻大提籃，滿頭大汗，興匆匆的跑了來：

「偏勞，偏勞，哈哈哈，」他一面嘻嘻哈哈笑着，一面應酬我們。

建中這時候同心田仰天躺在樹蔭底下，頭枕在凸出的樹根上，正在逗笑。子玉、子珊、顧青、紹華四個人，在老遠的圍牆根樹脚下，穿去跑來，捉跳蜢子，撲蝴蝶，一陣嘻嘻哈哈，一陣嘰嘰呱呱。冷清清的一座荒院，登時顯得生氣勃勃起來。

我們將食品飲料佈置齊備後，建中一翻身從草地上起來，找了一隻空聽罐，用聽頭啓子敲着。敲幾下，又用手圈在口邊，像北平賣甜脆香瓜的一樣，打着怪腔怪調，對院牆根那邊的紹華等四個人吆喝：

「五香風嫩鷄、紅燒野兎、精緻美味燻青魚、大塊兒、小條兒，你愛吃快來，不愛吃不怪，……喂，哎哎喲，……」囉囉哆哆唱了一大路。唱了又敲，敲了又唱，直鬧到四個人，遠遠跑來才停。

建中和匡時坐在餐桌兩頭，左邊一條我和紹裘把子玉子珊夾在當中，右邊一條讓紹華、顧青、馮逸、希賢、心田、一順挨下來坐着。

「野兎呢？」子珊鶻碌碌轉着眼睛，在當中大盆子裏找着。

「給……這兒，」建中用筷夾了幾塊美國聽頭醃牛肉，遞給子珊，「還是來路大野兎。」照樣也給子玉一大筷子。

「胡說……」子珊笑着嚷道，「您騙鄉下人哪。」

「哦，您要中國野兎哪，……這兒，」建中又夾了兩塊五香紅燒牛肉，「道地的南京大野兎。」說着又給子珊遞過去。

這時候匡時用筷子敲着盆邊，咳了一聲，淸淸嗓子，舉起一杯啤酒：

「今天這是慶功宴哪，……哈哈，……各位同志……我們大家先乾一杯……預祝大覺谷成功！……預祝百忍莊成功！……預祝覺厂老師，曉莊兒以及各位同志成功！……最後，慶祝紹華小姐以及各位同志成功！……來……，大家乾一大杯……」

「好！……」子珊先照了杯，立時又斟滿了一杯，等大家吃過了；——也有吃半杯的，也有一口的，（像顧青根本不能吃酒）——又舉起杯來說，「我是個撞禍精，我這一杯，一半慶祝紹華姐姐，智勇兼備，努力成功，一半慶祝我自已，再多多撞禍。來來來，大家痛喝一杯。」

大家聽了，哈哈大笑，也都各人吃了酒。

「瞧她要吃酒，還鬧上這一堆台辭兒，怪不害臊的……」子玉披了披嘴，「我們五個人倒是眞應該祝謝紹華姐姐一大杯哩。」

「得哪，」紹華笑着，「瞧這兩個小鬼，盡拿人做題目，鬧酒吃哩。」

「好……還是紹華姐姐公道！……」子珊瞧着她姐姐哈哈一笑。

我們大家也不禁大笑起來。大家吃喝的時候，子珊子玉吵着問建中爲什麼偏偏不買野兎。建中說天氣太熱，南京野兎都上北戴河避暑去哪。

一會兒建中也用筷子敲着盆邊說，「從昨天早起到這時候止，我老是迷迷糊糊的，您幾位藝術家，究竟怎麼一回事，紹華大妹子究竟鬧的什麼神通……？也該說給我們聽聽哪。」

「大概該我先說吧，」子珊掃射了大家一眼，又瞧着心田。

心田笑着點頭，「本來沒有人知道怎樣鬧起頭來，除了你。……」

「屋子裏太熱，小母親、青姐、姐姐，都在那裏淸檢東西，姐姐叫我上心田屋子裏去取手提箱。我跑到門外，就看見一個混賬傢伙，鬼鬼祟祟，在門外張着；一看見我出來，就走開了。

「屋子外穿道兒裏，有一股涼風。我沒上心田屋子去，順脚走到天井欄干跟近，——那前後當中間，不是有一個大天井嗎？——那兒更涼快，我就扶住欄干，瞧樓下的人玩兒。

「誰知那混賬東西，不知什麼也跑來了，嘴裏唱『妹妹我愛你；』站的地方，離開我才兩三尺。我瞪了他一眼，仍舊瞧着樓下。我爲什麼要走開？走開不是怕了他嗎？

「他瞧我沒走開，竟挨到我身邊來——您大家請注意，可知我沒做錯。——照我的本性，早就大耳瓜子打過去哪。他竟涎着臉皮，問我『吃冰淇淋去嗎？』您想他該挨揍嗎？

「我沒理他，只瞪了他一眼，回身就到心田屋子裏去。」子珊說着，又問心田道，「您不是問我找什麼，我沒答應嗎？我就是有氣。

「我取姐姐同青姐的手提箱，剛出屋子，走了兩步，誰知那東西，那們不要臉，竟攔住了我問『是幹什麼的？……好大的架子』。您大家想，我還忍得住嗎？

「可是我仍舊饒了他，只避開一步，從他身邊岔過去。您知道他怎麼？他竟抓住我的膈脖。……您看怎麼辦？

「我氣的火冒出了頭頂尖兒，瞪着眼睛問他，『幹什麼？……你撒手不撒手……？』他咧開嘴呵哈哈的笑着，仍舊不撒手。這可不能怪我哪。我把右手提箱交給左手，瞧準他那王八厚臉皮子，就是一巴掌。他再要不走，預備再給他一下利害的。

「他握住臉走了，我也回到屋子裏。還沒來得及說，門外不是鬧起來了嗎？……往下，你們都知道哪。」

「往下怎麼樣，我們可還不知道咧。」紹華笑着。

「啊……」心田才明白事的起因，「難怪他們來找着我咧……」

「找着你怎樣？」建中問。

「一共四個人；一個黑大個兒，天津衛吧，光着脊梁，嘴裏不乾不淨，氣勢汹汹地，跑到我房裏，『你沒睜開眼睛，那兒來的野……』

「我正在拾掇零碎兒，莫名其妙。我問他們什麼事——屋子裏一個，屋門口三個——

「『你別吃烏龜肉，裝王八蛋……！不打聽大爺是誰，就敢揍人……我揍給你瞧瞧！』他罵着，招手就一掌打過來……」

「唉……」小母親驚得叫起來；因爲當天晚上，心田並沒把事情說的這們淸楚。

「我一閃身讓開哪……我叫他慢慢動手，把話先說明白。門口三個小子，大概都是安徽江北口氣，直嚷打。那黑大個，高了我一尺多，似乎有些氣力，直逼過來，要來抓我。

「我知道沒法兒給他們說理，又怕他糟了我屋子裏東西，正預備抛他出去，誰知外面已經打起來哪，直聽見卟嗵嘍，哎喲。……」

「對哪……」子玉接口，「我們看見小珊兒氣鼓鼓地把手提箱往床

上一扔，嘴裏咕咕嘰嘰的。剛要問她什麼事，外面已經有那天津人罵過去，我們趕出來，看見一羣人都跑到隔壁心田大哥屋子門口，好像尋鬧似的。旅館裏許多人聽見嚷，都跑過來看。

「小珊兒也沒說什麼，搶過去就扔倒了兩個，又給那第三個一耳巴。……」

「對哪……」心田又接過口去，「那天津黑大個兒大約聽見外面已經打起來了，一回頭瞧，我本可以撩他出去，可沒動手，只叫他『滾出去！』

「這找打的東西，您知他怎麼？他一回身，一個猛勢，預備撲過來。我沒等他近身，便給了他一個冲天砲，一下就送出屋子去哪。我趕上去，正想問個青紅皂白，誰曉得那幾個傢伙，大約嚐到了滋味兒，一爬起來，就像小說裏說的「抱頭鼠竄」，一溜跑哪。」

「嗐，……」顧青笑着說，「當時你們誰都沒說明白怎麼一回事……否則眞該好好兒敎訓他們一頓咧。」

「氣都氣死哪，誰還顧意婆婆媽媽的，細細訴給您聽？」子珊格格地笑着，一口氣又嘈嘟了半杯啤酒。

「昨天早起又鬧哪？」匡時睇起眼來笑着。

「起頭，我們還當是另外一回事咧。」心田一面吃着水菓，「天剛亮吧，我剛想再睡一會兒，忽地有人來敲門。我一開門，一擁進來兩個公務人員模樣的，穿着中山服，有徽章；另外還有幾個長袍短套的。

「我問他們『什麼事』。頭一個傢伙，蓄着兩撇小仁丹鬍子，陰陽怪氣地瞧着我，『什麼事？……該我來問你哪！……』一口的合肥話，也不知道還是徐州口音，一臉的陰氣：

「『你們一共男女幾個人？』」

旁邊一個穿大褂子的，拿着手冊預備記。

「你們幾位是哪兒來的，找誰問話？」我還是客客氣氣的。

「『我們是那兒來的，你管不着，』那仁丹鬍子，凸出兩隻黃鼠狼眼珠子，『你問我誰？……我就找你哪！……你別恁們裝傻……一共男女幾口，快說！』那傢伙言語裏都帶着一股子陰氣。

「『你別麻煩！……』旁邊一個傢伙幫腔哪，『回頭你就知道咱們是那兒來的，快說話罷！……』

「『不成！』我也不對他們客氣哪『你要想我說話，非得說明你們是哪兒來的……』

「『別跟他廢話，逮他走罷……！』後而又有人發話哪。

「『你說不說？』仁丹鬍子又問，『不說，跟咱們到部裏去罷！』

「什麼部？」我很不屑意的問，「爲了什麼跟你去？」

「『偵緝隊……』旁邊拿着手冊的人說『你要問，我們就告訴你……有人報告你們幹秘密工作……這可明白哪？……還有幾個人？……咱們一起走罷！』

「我這時已瞧明白他們徽章上的字，好像什麼部第幾隊……我說『好，我跟你們到部裏去罷。』

「這時候我還穿的褲义子。我立刻穿起衣服來。誰想逸就在這當兒裏，跑進我屋子裏來哪。」

「我們早就在屋子門口聽哪，……」顧靑插口說「幾次逸姐要進屋子去，給我們攔住，她說怕有誤會，說明白也許就沒有事了，所以她進了屋子……」

子珊嗤的一笑，「小母親好像串演似的，給他們問答起來。她眞老實，一句句把話都告訴那般東西。這時候想起來，眞叫人好笑。」

「誰知臨了兒還是這們一回事？」子玉也插口了，「要早知道，咱們該大鬧一下，才痛快咧。……」

「反正他們一個也別想逃走……哼！」紹華豎起了一雙翠眉。

「那麼，您幾位就跟那東西們去哪？」匡時仍舊笑嘻嘻地，舉着啤酒杯。

「誰說不是……」希賢顰起雙眉，微微含笑，「等我到新生飯店，大概不過七句多一點罷，幾間屋子，門都關的緊緊的。我還怕走錯了地方，又把頭天心田給我送去地名號碼，重新又對了一遍，誰說不是那幾

間屋子？」

「後來？……」建中問心田。

「後來？……」心田笑着，「他們竟有兩輛汽車，歇在路邊等着哩……

「我們誰也沒想到其中有詐，坐上車就跟他們去了。一直就開到他們那個窩兒裏——門口也有站崗的。

「一進門就把我給她們幾位隔開哪——我坐的地方好像一間會客室——待了差不離一個鐘頭，門口也有一個衛隊打扮的，踅去踅來。好在屋子裏有煙有茶……」

「咱們待的那間屋子還要整齊哩。」子玉補上一句。

「我正煩膩的當口兒，來了一個中山裝，說是部長到了，請我去談話；很有禮貌。我倒有些莫明其妙。

「跟那中山裝走進另外一間屋子，好像一間律師事務所似的，一瞧書桌兒裏邊坐的那個人，叫我吃了一大驚——看看像一個『阿那達』，看看又像一個敝同胞。又是一個仁丹鬍子。

「等他一開口，倒是一口道地好北平話，登台上演，決不會錯。

「他很客氣問了我許多話，我也告訴他，我們是一個劇團等等。他把我的話，都記下來了。

「我問他，這是什麼偵緝部，爲什麼叫我們來。他說這裏邊怕有很大的誤會，反正可以說的明白。

「後來才提起昨晚打人的事，仁丹鬍子要求我給介紹子珊她們。這才請她們到那屋子裏見面。

「他見子珊她們進屋子，很客氣離座鞠躬，好像歡迎貴賓似的。一同子珊子玉顧青談話，顯出很欽佩的神氣。這才告訴我們，說報告的人，發生了誤會……」

「我說『一點兒誤會也沒有！』」子珊把啤酒杯往桌上『怦』地一放，『請把報告人叫來』，我對那個小鬍子說，『我要問他爲什麼那們下流！』」

「他直認錯，」心田接口說，「我說『既是錯了，您知道就行哪，我們該告辭哪。』他趕緊說，一定要招待一下。我們說，不必費事。他說這裏面還有些手續，待他們把手續弄清楚了，他還要請客，叫報告人來當面陪話。

「這小鬍子好工夫，一直差不離陪了我們一整天，吃了點心，又是午飯，鬧了個三茶五點。又派了一個很乾淨伶俐，三十來歲的老媽子來侍候。往後什麼也不提，直跟我們討論中國話劇哪，藝術哪，什麼的。我也知道這叫作『軟禁』哪，可是始終不明白他的用意，問他什麼，也問不出一句來，只是歉遜着，我們也只好呆鳥似的，等他辦理手續。

「臨晚，他出去了，一會兒回來，很抱歉似的，說上頭命令他，好好兒招待。我要求打電話。他爲難了一會兒，問我打給誰。能不能讓他代轉。我一想，這裏面進出很大，不知他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公事不像公事，私事不像私事，給他們知道了你們幾位的地方，又怕生出旁的麻煩，只好不打電話哪。

「晚上招待我們上樓，嘿……簡直比旅館還預備得整齊。並且告訴我們要什麼，只管問老媽子。」

「我們可盤問了老媽子不少話哩，」顧青笑着說，「您知道那老媽子說什麼？她說她是太太公館裏臨時轉來的，什麼也不知道。問她什麼太太，她說就是她的太太。問她這太太的老爺呢？他說老爺是做官的，——反正問去問來，她只跟你油滑滑地，給你沒一絲兒捉摸。」

「後來？……」建中又問。

「後來……」心田剛要說下去。

「嘻……」紹華忍不住笑了。

「後來，」心田也笑起來，「後來……我睡得正好，不知怎麼一來，鼻子悶住了氣。猛烈醒轉來，登時覺得好像有一隻鉗子，把我的鼻孔給鉗住，拚命一搖頭，才覺得鬆爽了。您知道怎麼？……我一抬身從床上坐起來，四下一瞧，昏朦朦的光裏，什麼也沒有。剛想下床，後腦上拍的挨了一下打。一回頭……」

心田說到這裏，一邊笑，一邊指着紹華「她就有恁們頑皮，……一瞧，她站在我床頭邊給我扮那們一個鬼臉……」

「眞的……」子珊也格格笑着，我也是給她鬧醒的……也只有紹華姐……那兒雖說不是什麼龍潭虎穴，可十成十是個强盜窩子哪，不是嗎？……她偏有那麼閒心，給人家鬧着玩兒……把一張小嘴兒，死命貼在我嘴唇上，把我給逼醒哪……我還當是靑姐姐或是小母親，誰知還是她……她套着我的耳朵輕輕說，『小鬼，是我哪……這兒很危險，快別出聲，也別亂………叫姐姐們都起來，千萬不能響動！

「我把她拉過來仔細一瞧，這才瞧清楚，是華姐姐，對我直撩舌頭，呰牙齒，當時我睡得迷迷糊糊的，還當是在旅館裏咧……一抬身坐起來，才清醒過來，這才想起當天的事。」

大家聽到這裏，都哈哈大笑。

我想頑皮的人也很多，淘氣也得揀個地方，偏是這位紹華小姐，跑到這等一個龍潭虎穴裏，多們一個緊張危險的局面，脫險都來不及，她偏生行所無事的，去同人淘氣，開起玩笑來。

這，大概由於練了武功，身體强健，心神安定，所以能够履險如夷。

「我這就算開玩笑哪，」紹華格格的笑着，「您還沒看見慧君咧。……

「有一回我不是在天通庵那個匪窟裏，給幾個傢伙拿手槍擠住了？慧君從我身後牆頭上溜下來，貼住我耳根子，叫我放心。我正沒辦法冲出去，看見她來了，心下一喜。誰知她又告訴我，『不行哪，我的頭暈哪，快扶住我——那才眞叫人着急咧。』

「我一扭頭瞧她，誰知她冲着我一呰牙齒，嘻嘻的一笑。再等我回過頭去，說也不信，她眞有那們快的身段，早一個撲地龍，哧溜過去，一個大掃堂腿，四五個傢伙，沒一個沒躺下。外帶像揀豆兒似，把那些傢伙的手槍都給摘下啦。」

紹華說着，擎起酒杯來，忽地一收笑容，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把酒杯又放下了。

「華姐，」子玉等大家笑過了一陣，瞧着紹華，「您究竟怎麼知道我們困在那兒呢？」

紹華吸了一大口酒，笑悠悠地，「不是我，可虧了建中老大哥哪……

「哈哈！」建中張開嘴瞧着紹華。

「幾個人都給你們幾位忙了一整天，直到夜晚十一點。

「我當時聽了老大哥的報告，心下急得什麼似的。他一面說，我一面打主意。後來決定冒一下險。我想你們還說不定在受什麼罪咧；一分鐘都是寶貝的咧。

「本來我想把我的計劃公佈出來，後來一想不妥，大家一定會不贊成。所以我打定主意，單獨進行。反正至多再把我一人陷下去罷咧。

我把希賢姐拖到樓上去睡下，一面把自已的進行的方法，一而再，再而三的反覆想了幾遍。等匡時兄和老大哥走出去了，心佛大哥和我三哥也都上前房歇下了，這時希賢姐早睡熟了。

「您知道老大哥是上報館送新聞稿去，說不定一會兒就要回來。我害怕他碰見，所以慌忙急忙的摸了一些錢，放在袋裏，又摸索着找了幾樣應用東西，放在一隻手提箱裏，這才溜到樓下，走後院牆翻出去。

「一路好容易找到一個汽車行叫到一部車子，七塊錢一個鐘頭，我包了六個鐘頭。第一個目標是新生飯店。跑到新生飯店，叫車子停在大路邊上。這時已經十二點多，飯店早關了門。敲開門，我告訴他們從上海剛到，是劇團的人，找着樓梯，就奔到樓上，硬逼着他們把你們住的房間開了。

「我故意叫叫嚷嚷，給他們囉嗦了一會兒，大概叫我把旅館的人，都吵醒了一多半兒。我的計劃，要是那般東西，還有人住在那裏，一定有人出來。誰知這一步沒料準，鬼都沒一個出來。——這也沒關係，反正還有好幾條路哩。

「第二步，就是對付那個茶房。我拿出幾張鈔票放在桌上，叫茶房

給我找東西來吃。茶房一口回絕，深更半夜沒有東西買。我抽出一張五塊頭的票子，說是叫他受了麻煩，賞給他。他這才轉了笑臉，謝了又謝。剛想走，我忽地叫住他，說要問他的話。要是說了，我再賞他十塊錢。要是不說。明天我連他都得交給巡警局裏去。

我問他那對面屋子住的，給我們劇團打架的人，可還在這兒，有幾個人？

「他回頭瞧瞧門外，不敢說。我把門關了，叫他放心，決不會有人知道。他正在游移，我趕緊把十塊錢扔給他。他這才告訴我，那般東西是一羣老虎。斜對面房間是他們包着的，有時有人來；有時一隔多少天，一個也不來。來的人有多一半好像是吃公事飯的，也有幹黑生意的；都是人家惹不起的。那領頭包房間的，名叫馬回回，晚上來了，這時候還沒走，想必不會走了。

「把話問明白了，我把手提箱打開，摻出我那把手槍來，給他瞧了瞧；告訴他，我是特務部的偵探隊長，不是什麼劇團團員。今天是奉命來探訪這件案子的。那傢伙一聽，吓的眼睛都定住哪。

「第二步總算達到目的了。現在第三步，就是審賊。

「旁的一切都沒問題，單怕這個賊，不是什麼大頭大腦人物，知道的不多，那就白費精神，還要耽誤我的事。至於進門的話，別說南京這種破旅館，叫他房門上加上十重鎖，也攔我們不住，不是嗎？

「我却細心把自己這間房門，看了一看，裏邊只有一個小小鐵拴子，又細又小，只有幾隻小銹釘釘住，普通人也可推開咧。

「我在房裏，又待了約摸一小時，幫她們把凌亂的東西順了順，聽聽外面都靜了，這才熄了燈光。跑到走道兩頭，走了幾步，一點什麼也沒有，大概全旅館都睡死了。

「跑到斜對面那間房口，一手把住門上拉手，輕輕試了試，整片假牆壁都晃動起來。輕輕頂住門往裏一擠，小鐵拴已經離了地位。推開了門，挨身進屋，把燈一開，糟了。……您知怎麼？……那間房很小，只有一張床，一瞧床上，却是空空如也。別說人，連蓆子被毯都沒有。

「上當哪！……我想那個茶房，那個南京拐子，說話的時候，眼睛一霎一霎，大概說的都是鬼話。

「把燈熄了，跑出屋來，把門給拉上，回到自己房裏，只好預備去找那個什麼白二爺，就是老大哥約會今天去碰頭的那個小混混。

「但回頭一想，那茶房不應當敢說假話，要不是我走錯了房子？可惜沒問他房間號頭，只知道『斜對面』，朝南不也是斜對面嗎？再過去一間屋子也可說是斜對面呢。

「跑出屋子外，仔細定了定神，覺得剛進去的那屋子間壁，正也斜對着這邊。因為兩間屋門是開在一起，只隔了一道牆壁。

「再來一下吧。照樣擠開了那間屋門，開燈一瞧，吓了一跳。大概又弄錯了？——床上明明有兩個人睡着；一個男，一個女。

「燈一開，床上那個男的已經醒了，一翻身就跳下床來。不知什麼時候，已把手槍抓在手裏了——哼……倒是沒有弄錯——普通人，那有這敏捷手脚，又何須帶手槍？……這一瞧，我倒安心哪。

「我先還以為這馬回回，必定是一個橫蠻强盗一般的東西，誰知這傢伙倒是個白面書生，只是一臉的陰氣。

「『胆子倒不小哩！』他冷笑着。

「這時床上那個女人也坐起來哪，馬回子對她說了一句不知什麼話，她又躺下去倒了尸。

「『我就知道你們這般東西，不是什麼好交易——早就料到。』那傢伙還很鎮靜似的，大約恃着有了一把手槍吧；『早聽見你跑到這裏大聲怪叫……不去找你的皮陋，還要來遭惹……』

「『少放閑屁！』我喝住他。『問一句，你答應一句。你要多放了屁，莫怪我手饞！』

「那傢伙倒笑起來了。我知道不給他兩下，他決不肯說話。跑過去我就給他一嘴巴，一擰手腕就把他的手槍摘了下來。那女人一見，立刻坐起來，好像要叫喊。我把手槍扔到她床上，指着她說，『你要知趣，老爺是奉了公事，來捉賊的！』那女的一聽，果然不敢做聲，只狂着眼

瞧着那個男的。

「我正對那女的說話的當口，那傢伙趁空手張牙舞爪撲了過來。我反手一撈，擒出他一隻手腕一擰一提。眞不濟事哪，那傢伙早跪下去嚷痛。我想這東西也很嫩，只在他後頸上輕輕提了一把，他身體却抽搐起來。

「『問你一句，你答一句，』我還是那句老話。他吃了苦，不敢反抗了。我這才把他們的內容都找明白哪。

「您知道怎麼？」紹華笑嘻嘻地喝了一大杯汽水，「正像小說上說的『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他們這般東西正是建中老大哥要找的那個『爲虎作倀』的一羣『倀鬼！』雖是一個組織，却分了很多門部。除了外人的津貼賞號，我們敝國還有親善派的大好老支撑着。根子已經浸到軍政兩部裏去哪！

「可是只有一兩個陰謀家，算最利害的人物。其餘就是兩三個亡命之徒，算是文武雙全的台柱子。

「最奇怪的，××社爲什麼不下他們的手？也許怕引起外交？還是認爲時機不到？

「本來昨天的事，倒不是這馬回回幹的，是幾個胡鬧的小混混，假公濟私。見了任何女人，他們都要欺負一下。這回碰到小珊妹子，吃了苦，這才定計逮人。其中兩個偵緝，却是眞的，把人逮去之後，硬說是秘密恐怖團，對於他們不利。

「誰知那主事的傢伙，也許就是您們剛才說的那個仁丹鬍子，一聽有這們好身手的靑年，他倒想收買下來。要錢要做官他們都辦的到，只要你肯定價出賣。

「把這些底細審問清楚了，把兩個傢伙都上了綁，嘴裏也給他們堵上，熄了燈，拉上門，一切都弄好，這才回到自己房裏。瞧瞧還只兩點四十分鐘，趁空把那傢伙的口供，記了些下來；尤其是匪窩的地點兒。……」

「哈哈哈哈，」子珊大笑起來，瞧着紹華，「我說您剛一起床，幹嗎那們慌張，跑到樓下去打電話哩，大槪是叫旅館的人，去放那一對粽子？……」

「你替他們想得那們美，」紹華笑着瞅了子珊一眼，「我是打電話給警察公署，叫他們上新生飯店去捉小偷。」

「缺德！」顧靑，子玉，都哈哈大笑起來。

「華小姐，」心田瞧着紹華，「那匪窩子裏禁衞似乎很森嚴似的，您……」

「森嚴什麼呀，」紹華接口說，「還不是混飯吃的一般東西，當眞還赤胆忠心，賣命？我還眞懊惱愼重大事的，帶了手槍去咧。誰知翻到牆裏邊，連狗也不見一隻。倒是有一羣人，東邊房裏倒着幾個，西邊屋子又是幾個。還有全副武裝倒在那裏的。要不是怕逸姐害怕，我眞預備先懲治他們一頓哩……」紹華瞧着馮逸微笑的點了點頭；又很愼重的向大家說，「可是，我給那般渾蛋們可留下話哪！」

大家聽了這句話，又全神貫注起來。

「留的幾句什麼話，管小姐？」匡時特別注意，睒起一雙眼睛。

「我想，您幾位不是預備把這兒敗類的爪牙，肅清一下嗎？」紹華正色的說，「這可不是一個絕好的機會？……所以我臨走給留下了一張手諭，告訴新靑社那羣狗，限三天以內，離開南京。如再待在這裏，替外人和國賊做狗，咱們就要來處治他們。」

「三天？」建中和我們幾個人，不約而同的問。

「好呀！」子珊樂的跳了起來，「這可有的玩兒哪。」

「對哪，」紹華很鎭靜的說，「我那張手諭，等於一面王母娘娘的『聚妖旗』。料想那般敗類，見了那張手諭，必得布置一個陣式。我預備讓他們布置好了，我們再去動手。這叫做作『聚而殲之！』不是嗎？」說着，格格的笑了。

「聚而殲之！嘿嘿嘿。」建中滿臉的尷尬味兒，「小姐，您想咱們還幾個人，够做這件事嗎？」

「我還有一個附加的辦法。」顧靑很興奮似的。

五六－四七四

「我也有一個巧招兒。」子珊拍着手。

「我……」子玉見子珊搶着說話，便咽住了。

「軍師爺，」建中喊了一聲，又自管自輪着指頭兒，好像淸點人數，「軍師爺，您看怎麼樣？」

紹裘聽着他妹妹最後「手諭」的話，早已皺起一雙劍眉，重新燃上一根煙捲兒，低下頭正在盤算什麼似的。聽見建中怪腔怪調，問他的話，便抬起頭來，微微笑着，眼光注定了建中。比及建中問他對於這件事的意見，稍一沉吟，又瞧了瞧滿座的人，這才往椅背上一靠，淸了淸嗓子：

「事情呢，可行而不可行！」說了這句，又停頓了一下，好像要讓大家細心咀嚼這句話的意味似的。

「酸嘘！」紹華顰起雙眉來要笑，「三哥，你就痛痛快快的說罷。唉！」

「我說可行，」紹裘瞧了他妹妹一眼，微微含笑，「那就是不管他天高地厚，一往直前的幹去。反正世界的事，多少得冒點險，不冒險而能成功……」

「未之……有也。」子珊朗聲哦唸着，替紹裘接了下句，搖着兩隻小辮子，把頭劃了一個大圈，手指也懸空在桌上劃了一個大圈，綳住一臉的淘氣意味，睜開兩隻大圓眼睛，凝覷紹裘，候着他的下文。

「對哪。」紹裘瞧着子珊一笑，「……至於『不可行』的話……我看紹華這一次，所以成功，無非是『行險以徼倖』罷啦。正合着『攻其無備』的戰略。

「可是俗話說『得意不可再往！』而况她還下了一個什麼手諭，明明的告訴他們準備起來。雖說是『聚而殲之』，我們可也得準備一個『大張撻伐』的局面，才能把握勝利。

「再說，『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哪。」

「對哪！」建中插口，又問紹華，「華大妹子，他們究竟有多少人，武器全不全，有手脚的不知多不多，您可問過那個什麼馬回回嗎？」

「是幹武的，都是淮徐一帶的傢伙，全有槍，可不一定敢用，並不全發子彈咧。據說也都會幾下子，還敢試過咧……大概一攏總，要是都在的話，大約有二三十人。」

「噢！」建中同匡時都有點驚而訝之。

紹裘摸着那光緻緻的下頷繼續說，「照這們說，力量也不算小。况且他們主事的，吃了這一次虧，也許還要動員別一部分的人，也未可知呢！

「可話又說回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紹裘把說話的尺寸催快了些，大約害怕子珊子玉或紹華，又要接腔。「我倒有一個『反客爲主』的辦法……」

「嗯，有意思啦！」子玉仍舊插補了一句口，意思是說，紹裘的文章，該做到頂點了。

「……可是俗話說『三個皮匠，抵個諸葛亮。』……剛才顧小姐，顏小姐妹妹，都說有辦法，我們不妨參詳一下。」紹裘瞧着顧青。

「我也是『反客爲主』的辦法。」顧青微笑着。

「這叫作『英雄所見……』……」

「別打岔罷，」子玉攔住了子珊，「聽青姐姐先說。」

「我的意思，」顧青繼續說，「咱們先決定，準到第三天晚上去動手。這裏面有兩條利益：一，咱們可以利用這三天功夫，設法窺查他們有些什麼舉動。二，他們等了三天，也許懈怠下來，咱們晚上去，可以趁隙，一鼓成功。

「我說反客爲主，……咱們先看看那匪窩子地點左近，有什麼地形有利的地方，先埋伏起來，只派一兩個，或兩三個人去，把他們誘到埋伏的地方，然後兩頭堵起來，或四面圍起，……」

紹華聽到這裏，拍起掌來喝好，一雙天眞無邪的美目，射出閃閃的奇光來。

「……可不知道各位贊成這個辦法嗎？」顧青向座中的人，巡視了

一周。除了馮逸希賢以外，百忍莊幾位武功精純的女性中，她要算最文靜的一個。

「這個辦法，我只同意一半。」子玉一邊說，一邊瞧了瞧大家，又把眼光注射着紹裘。「我說咱們不如正式給他們去一封信，換句話，就是下一封戰書，約定一個日期地點，地點愈冷靜愈好。到了時候，咱們同他們正式較量一下——個對個兒也行，混戰也行，徒手也行，帶槍也行。……

可咱們得臨場之先，先給他們聽幾句敎訓，讓他們知道，他們幹的什麼事，咱們爲什麼要敎訓他們，也省得人家說咱們『不敎而誅。』

「同時咱們還得預備一着奇兵——那就得那位大哥，先通知××社一下，咱們先算準時刻，咱們打完了，好讓他們去收梢，這是我的辦法。」

紹裘點頭，瞧着子珊問，「二小姐的巧招兒，也發表給我們聽聽呀。」

「給她們先說啦，我的招兒，也不算巧哪。可有一點跟她們不同：我想這種事，咱們應該讓偵緝隊，或是特務工作人員，或是什麼『××社』去辦才對。咱們只在暗中幫忙……管大哥，咱們三個臭皮匠的計劃都發表了，您的『反客爲主，』可是跟我們幾個人的作用相同？還是另有透新鮮招兒？」

「一大部分相同，」紹裘笑着，「其中只有一個小小的樞紐不同——回頭回家，我擬出一個節略來，大家參詳參詳。」

「好！」匡時好像心思安定了似的。

「很好！」建中也表示滿意，「心田老弟，逸小姐，希賢大藝術家，您幾位沒說話，看樣兒，大概贊成他們的辦法咧，嘿嘿嘿。」

我留心紹華這時又在冷笑。旁的人，除了她哥哥以外，都沒注意。瞧她那樣兒，又像前次一樣，說不定又要幹出什麼獨特的行動似的。我這時唯一的希望，卽要知道紹裘計劃的內容，同時希望紹華別再單人獨騎，一人上前才好。

× × × ×

餐後散座，幾位小姐都結伴在廢園各處閑散談笑。匡時約了晚飯左右，到我們寓所來看計劃節目，客氣了一陣，匆匆告辭去了。臘下建中、心田、紹裘和我，又隨意磋商了一些小問題：如何安頓劇團的事務，（心田因環境關係，和馮逸的健康問題，已決定重回上海；）新生飯店的行李等件如何取回；心田等幾個人，如何安身，等等。

紹裘說因要把計劃節目寫明出來，一人先自回寓所去了。

臘下的人，躺着、走着、玩着的，直鬧到下午五點多鐘，才興盡回家。

我們回到家裏，匡時也接踵而至。當中桌上放着一封平快郵件，一個大封套，裝得厚厚實實地，一看那信封，就知是百忍莊寄來的。建中拆開，內中原來套着好幾封信：一封是曉莊具名，寫給大家的叮囑辦事以靜鎭爲主；另外附有唐燁（卽陳華胄太太），轉請某君給我們寫給××社的一封介紹信。其餘兩封，一封是九江的那位蕭英小姐寄給紹華的；一封是小汽泡寫給我的，小汽泡的信上，說是待在九江無聊，『不禁有髀肉後生之感，』又是什麼「國家多事之秋，男兒應當做一番英雄事業，」等等。

蕭英小姐的信上，說明她的祖父巳遷居牯嶺，頗能潔身自好。她計劃把家事交給母親，自己件同父親到上海來戒煙。此外，她自已羨慕紹華爲人，要求紹華收爲弟子決心習武；並要求紹華介紹她進百忍莊。紹華看了這封信，高興得很；說她要收「高足」了。

我們正鬧着看信說笑，　忽然看見紹裘滿頭大汗，笑嘻嘻地跑進屋來。大家不約而同的「咦」了一聲，奇怪他爲什麼這時才回來。

我從來沒見紹裘如此興奮過，料想必是有了什麼特殊發現。果然紹裘一面拭着汗，一面告訴大家，說那個失踪的日本書記，給他找到了。

這一宣佈，大家都驚訝之至，噪着要紹裘說明用什麼方法找到的。

這是一半能耐，一半機會，兩者結合起來，湊巧才產生了這個結果。但也可以證明，紹裘眞也有些神出鬼沒的本領，懂得「運籌帷幄，

決勝千里」的精妙。

原來上午我和他上小王那裏買野兎，他忽然提出「觀察力」的玩意兒。大槪他在那時已有所見——也許看出那尾間一家，有些鬼鬼祟祟地。果不其然就在那不多一會，不是有一個僕歐模樣的人，提着紙包，上尾間那家獨戶家裏去了嗎？

紹裘不知如何觀察出了一些消息，臨走的時候，他又返身去同小王談話，原來是指導小王如何去尾隨那獨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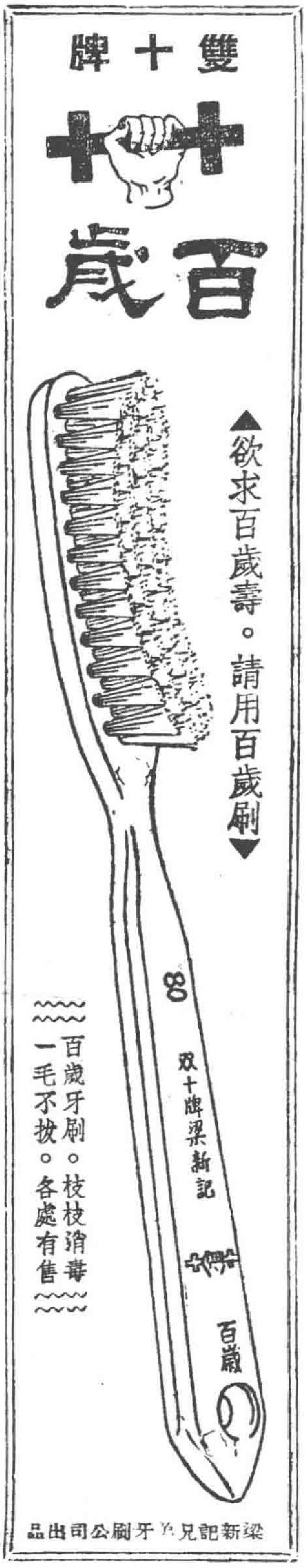
聚餐以後，紹裘沒有約我同行，一人先走，我本有些疑心。果然他獨自一人，又到小王家裏去了，要打聽小王隨尾的成績。小王告訴他，看見那個獨戶，拿着僕歐給他的那個包裹，匆匆出門，跑到明陵不遠，平日捕捉野兎的一個小山洞裏，鑽了進去。不多一會，却空手跑了出來。

紹裘一聽，早猜到八成，便同着小王一路，再到小山洞左近，隱在叢樹背後，窺伺一下。本來打算第二天，設法進洞探看；偏生那個書記，這時正從洞裏出來，想是要疏散疏散。

照說，一時也無從指定，那洞中人便是那個書記；因爲他已經換了我國鄉下人打扮。無奈紹裘目光銳利，雖然距離相當遠，却已經看明那人的面貌，粗野之中，帶了幾分秀氣；尤其是那雙盤脚走道的神氣，更無法掩藏。還有一點，頭兩天報上發表的那張照片，雖然沒戴眼鏡，文字上却註明他平日御用着黑框大片眼鏡，這洞裏出來的人，却巧戴着黑框眼鏡。

紹裘見了，一目了然，便帶着小王，從原路出山，扯了一張活葉紙，把××社的地址寫明，又指點小王一番言語，叫他去報告消息。紹裘作事，非常縝密。這個發現，照通告上講，本應向警署報告。紹裘因恐署中人朦混小王的功勞，故意指點他先上××社去，由××社帶着小王轉向警署。這麼一來，警署也就無法吞沒人家功勞了。後來小王果然獲到一筆賞金哩。

略事休息之後，紹裘取了紙筆，把他擬定的計劃，和各人的職務，一筆揮就。大家輪流看了，覺得十分精密週到。既不動公，又不觸法。紹裘生恐其中還有差池，便請大家逐步斟酌一下。匡時心田和建中，細心研究之下，都覺無懈可擊。希賢、馮逸，雖不上場，因担心大家的安危，也很注意將計劃中各點，一一向紹裘討論一過。顧靑、子玉、子珊，因見紹裘這個辦法比她們的提議來得高，覺得很爲滿意。只有紹華，細心看了兩遍，默想了一會，却沒表示。



交通消息

京滬杭鐵路客票加價　京滬滬杭兩路客票自十一月一日起，普通客票一律增加百分五十，京滬線之太湖號，現改爲每張二萬元，滬杭線之西湖號，上海至杭州爲每張二萬五千元，臥舖上舖每張一萬五千元，下舖每張一萬八千元，行李包裹按原價增加百分之八十計算。

中國中央二航空公司調整班期　中國中央二航空公司各線飛機最近均有調整，茲將調整後由上海至各線班機詳列於后：

中國航空公司班期

一、滬渝線：每日飛行

二、滬平線：每日飛行

三、滬港線：每日飛行

四、滬昆線：每星期三日飛行

五、滬台線：每星期二四六日飛行

六、滬蘭線：每星期三日飛行

七、國外線（至馬尼剌）每星期一四日飛行

中央航空公司

一、滬渝線：每日飛行

二、滬平線：每星期一二四五日飛行

三、滬港線：每星期二六飛行

四、滬昆線：每星期一二四六日飛行

五、滬陝線：每星期日飛行

六、滬蘭路：每星期一五飛行

中央開闢京滬航空專線　中央航空公司爲便利京滬旅客之往返，特闢京滬專線，於十一月四日起開始，票價國幣四萬五千元，行李限帶十五公斤，每日上午八時由滬起飛，下午五時由京返滬，星期日停飛。

平漢北段客車近況　平漢鐵路北段收復各站，搶修順利由平開出列車，自十一月三日起通至高碑店，每日由平往返四次，旅客稱便，現工程隊已往定興等站搶修中。

粤漢鐵路客票加價　粤漢鐵路客票自十一月八日起，一律按原價增加百分之五十。

中航機停靠濟南　中國航空公司滬平線機，爲便利旅客起見，自即日起所有滬平線往返之飛機，每班皆停靠濟南。

恢復滬歐航輪　荷蘭東亞航運公司自下月起開闢歐洲上海間定期班輪，每月開行一次，由滬經新加坡歐洲口岸，現定芝比沙，皇特海司等六艘經常行駛。

船舶統計　據航業界最近統計，我國現有船舶共計四百七十九艘，廿九萬七千八百八十三噸，內招商局二百十五艘，其餘爲二百六十四家輪船公司分有，其中二百七十五艘在內河航行，噸位每艘二十至五百之間，總噸位僅三萬四百九十四噸，又五百噸以上海輪，計九十九艘，十四萬六千五百七十三噸，最近各輪船公司向外洋定購四十一艘，已有多艘駛來，尚未交貨。

湘桂黔鐵路已開始修築　湘桂黔鐵路都筑段，業於本月八日開工，依照工程計劃：（一）全長爲一百五十一公里又五百三十八尺，計土石工程一千二百七十萬里立公方，隧道三十七處，大橋二十二座，小橋一百一十六座，涵洞四百三十九個。（二）舊線坡度爲二·七，現減低爲一·五，最長之谷藻隧道，舊線計長二千五百公尺，現改用新線縮短爲九百六十公尺。（三）全部器材需用枕木二十六萬根，水泥十萬桶，鋼軌二萬一千噸。（四）預定兩年完成，全部通車。

中央航空公司籌闢暹邏航線　中央航空公司馬尼剌航線，經籌備數月，因待請准護照，迄未開航，近該公司又籌闢曼谷航線，由滬起飛，經廈門香港至曼谷，俟護照請准，將與馬尼剌航線同時開放。

平綏鐵路張垣北平已通車　平綏鐵路搶修工程，三道營自大同間已修復，即將通車外，所有大同至青龍橋間搶修工程，路局現以張家口爲中心，分組多數搶修隊，分段積極搶修，刻青龍橋北上搶修隊，已修抵土木堡，張家口南下搶修隊，亦已修抵沙城，張家口與北平間，全線工程告竣，十日可通車，張家口以西至大同間路線破壞較劇，修復需時云。

京滬路時刻表

上行

站名 \ 車次	54 四等客車	52 三等客車	4 凱旋號	76 滬錫區間	72 太湖號	6 特快	8 特快	78 滬錫區間	2 金陵號	74 滬常區間	58 四等混合	80 滬錫區間	10 夜特快車	12 特快臥車
上北	1.10	5.10	7.00	7.30	8.30	9.00	11.00	12.30	13.30	15.10	17.20	18.30	21.30	23.00
蘇州	3.34	9.08	8.48	9.20	10.14	11.05	13.04	14.36	15.26	18.09	21.00	21.44	0.27	1.10
無錫	4.55	10.33	9.42	10.45	11.05	12.06	14.02	15.25	16.32	19.30	22.33	22.05	1.29	2.15
常州	16.18	12.11	10.40			13.08	15.15		17.19	20.45	0.18		2.37	3.25
丹陽	7.46	14.20	11.41			14.03	16.17				2.05		4.00	4.33
鎮江	9.27	15.24	14.25			14.45	17.17		18.53		3.16		4.55	5.27
南京	11.04	17.45	13 55			16.10	18.50		20.20		5.40		6.30	7.15

下行

站名 \ 車次	75 錫滬區間	72 常滬區間	51 三等客車	1 錢塘號	5 特快	77 錫滬區間	7 特快	79 錫滬區間	17 太湖號	53 四等客車	3 凱旋號	57 四等混合	9 夜特快	11 特快臥車
南京			5.00	8.00	9.00		11.00			14.15	15.45	16.30	22.00	23.00
鎮江			7.29	9.32	10.28		13.07			16.40	17.23	19.48	0.09	1.07
丹陽			8.27		11.09		14.05			17.43	18.12	20.58	1.07	2.03
常州		6.10	9.58	11.17	12.22		15.20			19.47	19.16	22.38	2.35	3.30
無錫	6.00	7.24	11.18	12.11	13.24	14.10	16.27	17.05	18.45	21.07	20.10	0.17	3.39	4.26
蘇州	7.15	8.43	12.42	13.06	14.33	15.19	17.29	18.12	19.42	22.29	21.06	2.06	4.39	5.39
上北	10.25	12.00	16.55	14.45	16.25	17.10	19.30	20.15	21.35	0.55	22.45	4.50	6.35	8.00

京滬路價目表 （卅五年十一月一月起實行）

特別快車

站名	頭等	二等	三等
崑山	6,000.00	3,000.00	1,500.00
蘇州	8,500.00	4.500.00	2,500.00
無錫	12,000.00	6,000.00	3,000.00
常州	15,500.00	8,000.00	4,000.00
丹陽	19,000.00	9,500·00	5,000.00
鎮江	21,000.00	10,500.00	5,500.00
南京	27,000.00	15,500.00	7,000.00
臥舖	上舖15,000.00		下舖18,000.00

凱旋號

蘇州	15,500.00	8,000.00
無錫	15,500.00	8,000.00
常州	15,500.00	8,000.00
丹陽	21,000.00	10,500.00
鎮江	21,000.00	10,500.00
南京	27,000.00	13,500.00

金陵號	頭等	二等
蘇州	24,000.00	12,000·00
無錫	24,000.00	12,000.00
常州	24,000.00	12,000.00
鎮江	27,000.00	13,500.00
南京	27,000.00	13,500.00

太湖號

蘇州	20,000.00
無錫	20,000.00

滬杭綫時刻簡表

杭州至上海北站

站名	92 滬嘉區間	42 三等二客	2 金陵號	68 四等混合	26 特別快車	22 西湖號	62 二四三等	94 嘉杭區間
杭州		6.10	8.00	8.30	14.00	16.00	16.25	18.25
長安		7.27	8.58	10.40	15.06	—	17.42	19.34
硤石		8.14	9.31	11.53	15.39	—	18.29	—
嘉興	6.35	9.04	10.13	13.10	16.20	17.54	19.25	20.50
嘉善	7.01	9.42	10.39	14.08	16.46	—	19.58	
松江	7.51	10.44	11.26	15.29	17.48	—	21.00	
上海	9.15	12.15	12.35		18.55	20.05	22.30	

上海北站至杭州

站名	23 特快	21 西湖號	61 二四三等	67 四等混合	25 特快	1 錢塘號	41 三等二客
上海	6·45	8.00	8.15	—	11.30	16.00	16.15
松江	7.54	—	9.56	10.40	12.43	17.08	17.51
嘉善	8.39	—	11.09	12.08	13.27	17.53	18.52
嘉興	9.16	10.08	11.50	13.15	13.58	18.26	19.33
硤石	10.00	—	12.33	14.52	14.32	19.01	20.16
長安	10.36	—	13.26	16.10	15.11	19.37	21.06
杭州	11.30	11.55	14.45	18.10	16.20	20.30	22.20

滬杭路價目表

特快 （卅五年十一月一日起實行）

	頭等	二等	三等
松江	5,500.00	3,000.00	1,500.00
嘉善	7,500.00	4,000.00	2,000.00
嘉興	9,000.00	4,500.00	2,500.00
硤石	12,000.00	6,000.00	3,000.00
長安	14,000.00	7,000.00	3,500.00
臨平	14,500.00	7,500.00	4,000.00
杭州	17,000.00	8,500.00	4,500.00

錢塘號

松江	17,000.00	8,500.00
嘉善	17,000.00	8,500·00
嘉興	17,000.00	8,500.00
硤石	17,000.00	8,500.00
長安	17,000.00	8,500 00
杭州	17,000.00	8,500.00

西湖號

嘉興 15,000.00　杭州 25,000.00